

二十四史九通政典類要合編

唐

第三冊

鄭
氏
藏
書
印

二十四史九通政典類要卷編卷一百二十八

唐十

田賦

田制 永業口分田 職分田 買賣賃質禁令 水利田 屯田 賦稅 雜稅 徵輸事例 進奉羨餘 貢獻

買賣賃質禁令 水利田 屯田 賦稅 雜稅

武德七年始定律令以度田之制五尺爲步步二百四十爲畝畝百爲頃丁男中男給一頃篤疾廢疾給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若爲戶者加二十畝所授之田十分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世業之田身死則承戶者便授之口分則收入官更以給人

舊唐書 食貨志

右田制

開元二十五年令丁男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八十畝其中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給老男篤疾廢疾各給口分田四十畝寡妻妾各給口分田三十畝先永業者適充口分之數黃小中丁男子及老男篤疾廢疾寡妻妾當戶者各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二十畝應給寬鄉並依所定數若狹鄉所受者減寬鄉口分之半其給口分田者易田則倍給

寬鄉三易以上者 仍依鄉法易給

其永業田親王百頃職

事官正一品六十頃郡王及職事官從一品各五十頃國公若職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頃郡公若職事官從二品各三十五頃縣公若職事官正三品各二十五頃職事官從三品二十頃侯若職事官正四品各十四頃伯若職事官從四品各十頃子若職事官正五品各八頃男若職事官從五品各五頃上柱國二十頃柱國一十五頃上護軍二十頃護軍十五頃上輕車都尉十頃輕車都尉七頃

上騎都尉六頃騎都尉四頃驍騎尉飛騎尉各八十畝雲騎尉武騎尉各六十畝其散官五品以上同職事給兼有官爵及勳俱應給者唯從多不並給若當家口分之外先有地非狹鄉者並即迴受有贖追收不足者更給諸永業田皆傳子孫不在收授之限即子孫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每畝課種桑五十根以上榆棗各十根以上三年種畢鄉土不宜者任以所宜樹充所給五品以上永業田皆不得狹鄉受任於寬鄉隔越射無主荒地充者雖欲聽亦聽

還公田充願於寬鄉取者亦聽應賜人田非指的處所者不得狹鄉給其應給永業人若官爵之內

有解免者從所解者追即解免不盡者其餘名者依口分例給自外及有賜田者並追若當家之內

有官爵及少口分應受者並聽迴給有贖追收其因官爵應得永業未請及未足而身亡者子孫不

合追請也諸襲爵者唯得承父祖永業不合別請若父祖未請及未足而身亡者減始受封者之半

給其州縣縣界內所有部受田悉足者為寬鄉不足者為狹鄉諸狹鄉田不足者聽於寬鄉遙受應

給園宅地者良口三口以下給一畝每三口加一畝賤口五口給一畝每五口加一畝並不入永業

口分之限其京城及州郡縣郭下園宅不在此例通典食貨典

致堂胡氏曰古者制民之產是度其丁戶之衆寡而授之田也無世而無在官之田不特唐初

也係上之人肯給與不肯給耳苟有制民常產抑富恤貧之意則必括民之無田者而給之田

其富而逾制者必有限之之法收之之漸也若無此意則以民之犯法而沒田為公家之利與

百姓爲市而買之甚則以爲價不售而復奪之又甚則強其親屬鄰里高價而買之而民之貧之富之利之病皆不概於心惟鬻田得直重斂得稅斯已矣自後魏齊周以來莫如唐之租庸調法最善然不能百年爲苟簡者所變可勝惜哉食祿之家毋得與民爭利此以廉恥待士大夫之美政也古之時用人稱其官則久而不徙或終其身及其子孫祿有常賜故仕則不稼有馬乘則不察雞豚家伐冰則不畜牛羊當是時而與民爭利斯可責矣後世用人不慎升黜無常朝饗大倉暮而家食苟非固窮之君子甘於菽水彼仰有事俯有育若不經營生理又何以能存慮懷愼爲丞相其死也惟有一奴自鬻以辦喪事況其餘哉以理論之凡士而旣仕者卽當視其品而給之田進而任使則有祿以酬其品置而不用則有田以資其生惟大譴大呵不在原宥之例然後收其田里如此則不得與民爭利之法可行而廉恥之風益勸矣

水心葉氏曰自古天下之田無不在官民未嘗得私有之但强者力多卻能兼并眾人之利以爲富弱者無力不能自耕其所有之田以至轉徙流蕩故先王之政設田官以授天下之田貧富強弱無以相過使各有其田得以自耕故天下無甚貧甚富之民至成周時其法極備雖周禮地官所載其間不能無牽合抵牾處要其大略亦可見周公治周授田之制先治天下之田以爲井井爲疆界歲歲用人力修治之溝洫畎澮皆有定數疆界旣定人無緣得占田其間田有弱者游手者不耕卻無強民貪井之害後來井田不修隄防浸失毀壞絕滅至商鞅用秦已

不復有井田之舊於是開阡陌

漢志曰東西曰阡南北曰陌

阡陌既開天下之田卻簡直易見看耕得多少

惟恐人無力以耕之故秦漢之際有豪強兼并之患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錫之地雖然

如此猶不明說在民但官不得治故民得自侵占而貧者插手不得不去而爲游手轉而

爲末業終漢之世以文景之恭儉愛民武帝之修立法度宣帝之勵精爲治卻不知其本不如

此但能下勸農之詔輕減田租以來天下之民如董仲舒師丹雖建議欲限天下之田其制度

又卻與三代不合當時但開墾田幾畝全不知是誰田又不知天下之民皆可以得田而耕之

光武中興亦只是問天下度田多少當時以度田不實長吏坐死者無數至於漢亡三國並立

民既死於兵革之餘未至繁息天下皆爲曠土未及富盛而天下大亂雖當時天下之田既不

在官然亦終不在民以爲在官則官無人收管以爲在民則又無簿籍契券但隨其力之所能

至而耕之元魏稍立田制至於北齊後周皆相承授民田其初亦未嘗無法度但末年推行不

到頭其法度亦是空立唐興只因元魏北齊制度而損益之其度田之法闊一步長二百四十

步爲畝百畝爲頃一夫受田一頃周制乃是百步爲畝唐卻是一倍有餘此一項制度與成周

不合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世業是一家之田口分須據下來人數占田多少周制八家皆

私百畝唐制若子弟多則占田愈多此又一項與成周不合所謂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爲寬鄉

少者爲狹鄉狹鄉之田減寬鄉之半其他有厚薄歲一易者倍授之寬鄉三易者不倍授之而商

者寬鄉減半狹鄉不給亦與周制不同先王建國只是有分土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無分民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但付人以百里之地任其自治蓋治之有倫則地雖不足民有餘孟子所謂天下之農皆悅苟而顯耕於王之野者是也

不能治或德不足以懷柔民不心悅而至則地雖多而民反少孟子載梁惠王所謂寡人之民不加多者是也唐既止

用守令爲治則分田之時不當先論寬鄉狹鄉當以土論不當以人論今卻寬鄉自得多狹鄉

自得少自狹鄉徙寬鄉者又得并賣口分永業而去成周之制雖是授田與民其間水旱之不

時凶荒之不常上又振貸救郵使之可以相補助而不至匱乏若唐但知授田而已而無補助

之法縱立義倉振給之名而既令自賣其田便自無郵民之實矣周之制最不容民遷徙惟有

罪則徙之記王制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唐卻容他自遷徙

并得自賣所分之田方授田之初其制已自不可久又許之自賣民始有契約文書而得以私

自賣易故唐之比前世其法雖爲粗立然先王之法亦自此大壞矣後世但知貞觀之治執之

以爲據故公田始變爲私田而田終不可改蓋緣他立賣田之法所以必至此田制既壞至於

今官私遂各自立境界民有沒入官者則封固之時或召賣不容民自籍所謂私田官執其契

券以各征其直要知田制所以壞乃是唐世使民得自賣其田始前世雖不立法其田不在官

亦不在民唐世雖有公田之名而有私田之實其後兵革既起征斂煩重遂雜取於民遠近異

法內外異制民得自有其田而公賣之天下紛紛遂相兼并故不得不變而爲兩稅要知其弊

實出於此通考田賦考

右永業口分田

唐制諸京官文武職事職分田一品一十二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四品七頃五品六頃六品四頃七品三頃五十畝八品二頃五十畝九品一頃並去京城百里內給其京兆河南府及京縣官人職分田亦準此卽百里外給者亦聽諸州及都護府親王府官人職分田一品一十二頃二品一十頃四品八頃五品七頃六品五頃京畿縣亦準此七品四頃八品三頃九品一頃五十畝三衛中郎將上府折衝外監官五品五頃六品三頃五十畝七品三頃八品二頃九品一頃五十畝三衛中郎將上府折衝都尉各六頃中府五頃五十畝下府及郎將各五頃上府果毅都尉四頃中府三頃五十畝下府三頃上府長史別將各三頃中府下府各二頃五十畝親王府典軍五頃五十畝副典軍四頃千牛備身左右太子千牛備身各三頃親王府文武官隨府出藩者於在所處給諸軍上折衝府兵曹一頃中府下府各一頃五十畝其外軍校尉一頃二十畝旅師一頃隊正副各八十畝皆於領所州縣界內給其校尉以下在本縣及去家百里內領者不給通典食貨典

右職分田

唐制諸庶人有身死家貧無以供葬者聽賣永業田卽流移者亦如之樂遷就寬鄉者并聽賣口分田賣充住宅邸店碾磑者雖非樂遷亦聽私賣諸買地者不得過本制雖居狹鄉亦聽依寬制其賣者不得更請凡賣買皆

須經所部官司申牒年終彼此除附若無文牒輒賣買財沒不追地還本主諸以工商爲業者永業口分田各減半給之在狹鄉者並不給諸因王事沒落外藩不還有親屬同居其身分之地六年乃追身還之日隨便先給卽身死王事者其子孫雖未成丁身分地勿追其因戰傷及篤疾廢疾者亦不追減聽終其身也諸田不得貼賃及質違者財沒不追地還本主若從遠役外任無人守業者聽貼賃及質其官人永業田及賜田欲賣及貼賃者皆不在禁限諸給口分田務從便近不得隔越若因州縣改易隸地入他境及犬牙相接者聽依舊受其城居之人本縣無田者聽隔縣受雖有此制開元之季天寶以來法令弛壞兼井之弊有論於漢成哀之間 通典食貨典

右買賣質質禁令

武德七年同州治中雲得臣開渠自龍首引黃河溉田六十餘頃貞觀十一年按通典作十八年揚州

大都督府長史李襲稱以江都俗好商買不事農業乃引雷陂水又築白城塘溉田八百餘頃百姓獲其利永徽六年雍州長史長孫祥奏言往日鄭白渠溉田四萬餘頃今爲富商大賈競造碾磑堰過費水太尉長孫無忌曰白渠水帶泥淤灌田益其肥美又渠水發源本高向下支分極眾若使流至同州則水饒足比爲碾磑用水洩渠水隨入滑加以壅邊耗竭所以得利遂少於是遣祥等分檢渠上碾磑皆毀之至大曆中水田纔得六千二百餘頃開元九年京兆少尹李元紘奏疏三輔諸渠王公之家緣渠立磑以害水田一切毀之百姓蒙利廣德二年戶部侍郎李栖筠等奏拆京城北白

渠上王公寺觀碾磑七十餘所以廣水田之利計歲收糧稻三百萬石大曆十二年京兆尹黎幹開

決一渠二水支渠毀碾磑以便水利復秦漢水道建中三年宰相楊炎請於豐州置屯田發關輔人

開陵陽渠詳見屯田門貞元八年嗣曹王皋為荆南節度觀察使先是江陵東北七十里有廢田旁漢古

隄壞決凡一處每夏則為浸溢皋始命塞之廣良田五千頃畝收一鍾楚俗佃薄舊不鑿井悉飲陂

澤皋乃令合錢鑿井人以為便元和八年孟簡為常州刺史開漕古孟漬長四十里得沃壤四千餘

頃十二月魏博觀察使田弘正奏準詔開衛州黎陽縣古黃河故道從鄭滑節使薛平之請也先是

滑州多水災其城西去黃河止二里每夏雨漲溢則浸壞城郭水及羊馬城之半薛平詢諸將更得

古黃河道於衛州黎陽縣界遣從事裴弘泰以水患告於田弘正請開古河用分水力弘正遂與平

皆以上聞詔許之乃於鄭滑兩郡徵促萬人鑿古河南北長十四里東西闊六十步深一丈七尺決

舊河以注新河遂無水患焉十三年湖州刺史于頔復長城縣方山之西湖溉田三十頃長慶二年

溫造為郾州刺史奏開復鄉渠九十七里溉田一千頃郡人利之名為右史渠至太和五年造復為

河陽節度使奏浚懷州古渠枋口堰役功四萬溉濟源河內溫武陟四縣田五千頃長慶中白居易

為杭州刺史浚錢塘湖周迴二十里北有石涵南有算凡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伏

時可溉五十餘頃作湖石記言若隄防如法蓄洩及時則瀕湖千餘頃田無凶年矣通考田賦考

大曆五年郾州刺史韋夏卿於所治開槎陂溉田千餘頃德宗貞元九年明州刺史任侗修鄞縣仲

夏堰溉田數千頃憲宗元和二年江南西道觀察使韋丹開南昌南塘斗門以節江水開陂塘以溉田淮南道節度使李吉甫築揚州高郵隄塘溉田數千頃

續通志
食貨略

右水利田

唐開軍府以捍要衝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總九百九十二司農寺因屯三頃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水陸腴瘠播植地宜與其功庸煩省收率之多少皆決於尚書省苑內屯以善農者爲屯官屯副御史巡行莅驗上地五十畝瘠地二十畝稻田八十畝則給牛一諸屯以地良薄與歲之豐凶爲三等具民田歲穫多少取中熟爲率有警則以兵若干人助收隸司農者歲二月卿少卿循行治不法者凡屯田收多者裏進之歲以仲春籍來歲頃畝州府軍鎮之遠近上兵部度便宜遣之開元二十五年詔屯官敘功以歲豐凶爲上下鎮戍地可耕者人給十畝以供糧方春令屯官巡行譏作不時者天下屯田收穀百九十餘萬斛初度支歲市糧於北部以贍武振天德靈武監夏之軍費錢五十萬緡沂河舟溺甚眾上元中於楚州古射陽湖置洪澤市壽州置芍陂屯厥田沃壤大獲其利建中初宰相楊炎請置屯田於豐州發關輔民鑿陵陽渠以增溉京兆尹嚴郢嘗從事朔方知其利害以爲不便疏奏不報郢乃奏五城舊屯其數至廣以開渠之糧貸諸城官田約以冬輸又以開渠功直布帛先給田者據估轉穀如此則關輔免調發五城田闕比之沒渠利十倍也時楊炎方用事郢議不用而陵陽渠亦不成然振武天德良田廣袤千里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

省度支漕運及絕和糴欺隱憲宗稱善乃以韓重華為振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運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贓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糧種使償所負粟一歲

按續通志作二歲大熟因募人

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畝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

柵二十墾田二千八百餘頃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重華入朝奏請益開田五千

頃法人人七十可以盡給五城會李絳已罷後宰相持其議而止憲宗末天下營田皆僱民或借康

以耕又以瘠地易上地民間苦之穆宗即位詔還所易地而耕以官兵耕官地者給三之一以終身

靈武邠寧土廣肥而民不知耕太和末王起奏立營田後黨項大擾河西邠寧節度使畢誠亦募土

開營田歲收二十萬斛省度支錢數百萬緡

通考田賦考

開元二十五年令諸屯隸司農寺者每三十頃以下二十頃以上為一屯隸州鎮諸軍者每五十頃

為一屯應置者皆從尚書省處分其舊屯重置者一依承前封疆為定新置者並取荒閑無籍廣占

之地其屯雖料五十頃易田之處各依鄉原量事加數其屯官取勳官五品以上及武散官并前資

邊州縣府鎮戍八品以上文武官內簡堪者充據所收斛斗等級為功優諸屯田應用牛之處山原

川澤土有硬軟至於耕墾用力不同土軟處每一頃五十畝配牛一頭疆硬處一頃二十畝配牛一

頭即當屯之內有硬有軟亦準此法其稻田每八十畝配牛一頭諸營田若五十頃外更有地剩配

丁牛者所收斛斗皆準頃畝折除其大麥蕎麥乾蘿蔔等準粟計折斛斗以定等級天寶八年天下

屯收者百九十一萬二千九百六十石關內五十六萬三千八百一十石河北四十萬三千二百八十石河東二十四萬五千八百八十石河西二十六萬八千八百八十八石隴右四十四萬九百石通典食貨典

右屯田

武德七年定每丁歲入租粟二石正

按唐書有租三

調則隨鄉土所產綾絹絁各一丈

按唐書作絹

二匹綾絹二丈

布加五分之一輪綾絹絁者兼調綿三兩輪布者麻三斤

按唐書有非綾絹輸銀十

四兩

凡丁歲役一旬若不役則收其備每旦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曰免其調三旬則租調俱

免通正役並不過五十日若嶺南諸州則稅米上戶一石二斗次戶八斗下戶六斗若夷獠之戶皆從半輸蕃胡內附者上戶丁稅錢十文次戶五文下戶免之附經二年者上戶丁輸羊一口次戶一口下三戶其一口凡水旱蟲霜爲災十分損四已上免租損六已上免調損七已上課役俱免廣德元年七月詔一戶之中三丁放一丁庸調地稅依舊每畝稅一升天下男子宜二十三成丁五十八爲老永泰元年五月京兆麥大稔京兆尹第五琦奏請每十畝官稅一畝效古什一之稅從之二年五月諸道稅地錢使殿中侍御史韋光裔等自諸道使還得錢四百九十萬貫乾元以來屬天下用兵京師百寮俸錢減耗上卽位推恩庶寮下議公卿或以稅畝有苗者公私咸濟乃分遣憲官稅天下地青苗錢以充百司課料至是仍以御史大夫爲稅地錢物使歲以爲常均給百官大曆四年正月十八日勅有司定天下百姓及王公已下每年稅錢分爲九等上下戶四千文上中戶二千五百

文上下戶二千文中上戶二千五百文中中戶二千文中下戶一千五百文下上戶一千文下中戶七百文下下戶五百文其見官一品準上上戶九品準下下戶餘品並準依此戶等稅若一戶數處任官亦每處依品納稅其內外官仍據正員及占額內闕者稅其試及同正員文武官不在稅限其百姓有邸店行鋪及鑪冶應準式合加本戶二等稅者依此稅數勘責徵納其寄莊戶準舊例從八等戶稅寄住戶從九等戶稅比類百姓事恐不均宜各遞加一等稅其諸色浮客及權時寄住田等無間有官無官各所在爲兩等收稅稍殷有準八等戶餘準九等戶如數處有莊田亦每處稅諸道將士莊田既緣防禦勤勞不同百姓例並一切從九等輸稅其年十二月勅令關輔墾田漸廣江淮轉漕常加計一年之儲有大半之助其於稅地固可從輕其京兆來秋稅宜分作兩等上下各半上等每畝稅一斗下等每畝稅七升其荒田如能佃者宜準今年十月二十九日勅一切每畝稅二升仍委京兆尹及令長一一存撫令知朕意五年三月優詔定京兆府百姓稅夏稅上田畝稅六升下田畝稅四升秋稅上田畝稅五升下田畝稅三升荒田開佃者畝率二升八年正月二十五日勅青苗地頭錢天下每畝率十五文以京師煩劇先加至二十文自今已後宜準諸州每畝十五文建中元年二月遣黜陟使分行天下其詔略曰戶無主客以見居爲薄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行商者在郡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各有不便者三之餘征賦悉罷而丁額不廢其田畝之稅率以大歷十四年墾數爲準徵夏稅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一月違者進退長吏令黜陟使各量

風土所宜人戶多少均之定其賦尙書度支總統焉三年五月淮南節度使陳少遊請於本道兩稅

錢每千增二百因詔他州悉如之

舊唐書食貨志通典同

貞元四年詔天下兩稅審等第高下三年一定戶自初定兩稅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輸綬絹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稱匹爲錢二千二百其後一匹爲錢一千六百輸一者過二雖賦不增舊而民愈困矣度支以稅物預諸司皆增本價爲虛估給之而終以濫惡督州縣剝價謂之折納復有進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召雇率配曰和市以巧避徵文比大曆之數再倍又癘疫水旱戶口減耗刺史析戶張虛數以寬責逃死闕稅取於居者一室空而四鄰亦盡戶版不緝無浮游之禁州縣行小惠以傾誘鄰境新收者優假之唯安居不遷之民賦役日重帝以問宰相陸贄贄上疏請釐革其甚害者大略有六其一曰國家賦役之法曰租曰調曰庸其取法遠其斂財均其域人固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法制均壹雖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天寶之季海內波蕩版圖墜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賦役舊法行之百年人以爲便兵興供億不常誅求隳制此時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兩稅新制竭耗編氓日日滋甚陛下初卽位宜損上益下嗇用節財而摘郡邑驗簿書州取大曆中一年科率多者爲兩稅定法此總無名之暴賦而立常規也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兩稅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資產少者稅輕多者稅重不知有藏於襟懷囊篋物貴而人莫窺者有場圃園倉直輕而衆以爲富者有流通蕃息之貨數寡而日收其贏者有廬舍器

用價高而終歲利寡者計估算繕失平長僞挾輕費轉徙者脫徭稅敦本業者因斂求此誘之爲姦
政之避役也今徭賦輕重相百而以舊爲準重處流亡益多輕處歸附益衆有流亡則攤出已重者
愈重有歸附則散出已輕者愈輕人嬰其弊願詔有司與宰相量年支有不急者罷之廣費者節之
軍興加稅諸道權宜所增皆可停稅物估價宜視月平至京輿色樣符者不得虛稱折估有濫惡罪
官吏勿督百姓每道以知兩稅判官一人與度支參計戶數量土地沃瘠物產多少爲二等州等下
者配錢少高者配錢多不變法而逋逃漸息矣其二曰播殖非力不成故先王定賦以布麻繒纈百
穀勉人功也又懼物失貴賤之平交易難準乃定貨泉以節輕重蓋爲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
庸出絹調出繒纈布麻曷嘗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今兩稅効算繕之末法估資產爲差以錢穀定
稅折供雜物歲目頗殊所供非所業所業非所供增價以市所無減價以貨所有耕織之力有限而
物價貴賤無常初定兩稅萬錢爲絹三匹價貴而數不多及給軍裝計數不計價此稅少國用不充
也近者萬錢爲絹六匹價賤而數加計口蠶織不殊而所輸倍此供稅多人力不及也宜令有司覆
初定兩稅之歲絹布定估爲布帛之數復庸調舊制隨土所宜各修家技物甚賤所出不加物甚貴
所入不減且經費所資在錢者獨月俸資課以錢數多少給布廣鑄而禁用銅器則錢不乏有繒鹽
以入直榷酒以納資何慮無所給哉其三曰廉使奏吏之能者有四科一曰戶口增加二曰田野墾

闕三曰稅錢長數四曰率辦先期夫貴戶口增加詭情以誘姦浮苛法以析親族所誘者將議薄征
門遽散所析者不勝重稅而亡有州縣破傷之病貴田野墾闢率民殖荒田限年免租新畝雖闢舊
畝蕪矣人以免租年滿復爲污萊有稼穡不增之病貴稅錢長數重困疲羸捶骨慙髓苟媚聚斂之
司有不恤人之病貴率辦先期作威殘人絲不容纖粟不暇春貧者奔迸有不起物之病四病繇考
覈不切事情之過驗之以實則租賦所加固有受其損者此州若增客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邊賞
而稅數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國家設考課之法非欲崇聚斂也宜命有司詳考課籍州稅有定
條役有等覆實然後報戶部若人益阜實稅額有餘據戶均減十三爲上課減二次之減一又次之
若流亡多加稅見戶者殿亦如之民納租以去歲輸數爲常罷據額所率者增闕勿益租廢耕不降
數定戶之際視雜產以校之田既有常租則不宜復入兩稅如此不督課而人人樂耕矣其四曰明
君不厚所資而害所養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家給然後斂餘財今督收迫促蠶事方興而輸縑農
功未艾而斂穀有者急賣而耗半直無者求假費倍定兩稅之初期約未詳屬征役多故率先限以
收宜定稅期隨風俗時候務於紓人其五曰頃師旅亟興官司所儲唯給軍食凶荒不邊賑救人小
乏則取息利大乏則鬻田廬斂穫始畢執契行貸饑歲室家相棄乞爲奴僕猶莫之售或繼死道途
天災流行四方代有稅茶錢積戶部者宜計諸道戶口均之穀麥熟則平糴亦以義倉爲名主以巡
院時稔傷農則優價廣糴穀費而止小歉則借貸循環斂散使聚殺幸災者無以牟大利其六曰古

者百畝地號一夫蓋一夫授田不得過百畝欲使人不廢業田無曠耕今富者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疆家爲其私屬終歲服勞常思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京畿田畝稅五升而私家收租畝一石官取一私取十穡者安得足食宜爲占田條限裁租價損有餘優不足此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贊言雖切以讒逐事無施行者十二年河南尹齊抗復論其弊以爲軍興國用稍廣隨要而稅吏擾人勞陛下變爲兩稅督納有時貪暴無容其姦二十年間府庫充牣但定稅之初錢輕貨重故陛下以錢爲稅今錢重貨輕若更爲稅名以就其輕其利有六吏絕其姦一也人用不擾一也靜而獲利三也用不乏錢四也不勞而易知五也農桑自勸六也百姓本出布帛而稅反配錢至輸時復取布帛更爲三估計折州縣升降成姦若直定布帛無估可折蓋以錢爲稅則人力竭而有司不之覺今兩稅出於農人農人所有唯布帛而已用布帛處多用錢處少又有鼓鑄以助國計何必取於農人哉疏入亦不報憲宗時分天下之賦以爲三一日上供二日送使三日留州宰相裴迥又令諸道節度觀察調費取於所治不足則取於屬州而屬州送使之餘與其上供者皆輸度支穆宗卽位者功罷之兩稅外加率一錢者以枉法贓論蓋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爲患至是四十年當時爲絹一匹半者爲八匹大率加三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帝亦以貨輕錢重民困而用不充詔百官議革其弊而議者多請重挾銅之律由是兩稅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絲織租庸課調不計錢而納布帛乾符初中官田令改用事督賦益急天下遂亂唐書食貨志

按自秦廢井田之制墮什一之法任民所耕不計多少於是始舍地而稅人征賦二十倍於古漢高祖始理田租十五而稅一其後遂至三十而稅一皆是度田而稅之然漢時亦有稅人之法按漢高祖四年初爲算賦注民十五以上至六十五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七歲至十五出口賦人錢二十此每歲所出也然至文帝時卽令丁男三歲而一事賦四十則是算賦減其三分之一且三歲方徵一次則成丁者一歲所賦不過十三錢有奇其賦甚輕至昭宣帝以後又時有減免蓋漢時官未嘗有授田限田之法是以豪強田連阡陌而貧弱無置錫之地故田稅隨占田多寡爲之厚薄而人稅則無分貧富然所稅每歲不過十三錢有奇耳至魏武初平袁紹乃令田每畝輸粟四升又每戶輸絹二疋綿二斤則戶口之賦始重矣晉武帝又增而爲絹三疋綿三斤其賦益重然晉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及丁男丁女占田皆有差則出此戶賦者亦皆有田之人非擊空而稅之宜其重於漢也自是相承戶稅皆重然至元魏而均田之法大行齊周隋唐因之賦稅沿革微有不同史文簡略不能詳知然大槩計畝而稅之令少計戶而稅之令多然其時戶戶授田則雖不必履畝論稅只逐戶賦之則田稅在其中矣至唐始分爲租庸調田則出粟稻爲租身與戶則出絹布綾錦諸物爲庸調然口分世業每人爲田一頃則亦不殊元魏以來之法而所謂租庸調者皆此受田一頃之人所出也中葉以後法制弛田畝之在人者不能禁其賣易官授田之法盡廢則向之所謂輸庸調者多無田之人矣

乃欲按籍而徵之令其與豪富兼井者一例出賦可乎又況遭安史之亂丁口流離轉徙版籍徒有空文豈堪按以爲額蓋當大亂之後人口死徙虛耗豈復承平之舊其不可轉移失陷者獨田畝耳然則視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以定兩稅之法雖非經國之遠圖乃救弊之良法也但立法之初不任土所宜輸其所有乃計綾絹而輸錢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遂至輸一者過二重爲民困此乃培刻之吏所爲非法之不善也陸真公與齊抗所言固爲切當然必欲復租庸調之法必先復口分世業之法均天下之田使貧富等而後可若不能均田則兩稅乃不可易之法矣又歷代口賦皆視丁中以爲厚薄然人之貧富不齊由來久矣今有幼未成丁而承襲世資家累千金者乃薄賦之又有年齒已壯而身居窮約家無置錫者乃厚賦之豈不肯纒今兩稅之法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尤爲的當宣公所謂計估算緡失平長僞挾輕費轉徙者脫徭稅敦本業不遷者困斂求乃誘之爲姦毆之避役此亦是有司奉行不明不公之過非法之弊蓋力田務本與商量逐末皆足以致富雖曰逐末者易於脫免務本者困於徵求然所困猶富人也不猶愈於庸調之法不變不問貧富而一概按元籍徵之乎蓋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今不可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只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蓋雖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重爲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自兩稅之法行

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其出於楊炎而少之乎

右賦稅

唐德宗時軍用不給乃稅間架算除陌其間架法屋一架爲間上間錢二千中間一千下間五百吏執筆握算入人家計其數除陌法者公私給與及買賣每緡官留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爲率算之

續通志
食貨略

右雜稅

貞觀中配租以斂穫早晚遠近爲差庸調輸以八月發以九月同時輸者先遠良皆自概量

唐書食貨志

開元八年正月勅頃者以庸調無憑好惡須準故遣作樣以頒諸州令其好不得過精惡不得至濫任土作貢防源斯在而諸州送物作巧生端苟欲副於斤兩遂則加其丈尺至有五丈爲疋者理甚不然濶一尺八寸長四丈同疋共軌其事久行立樣之時亦載此數若求兩而加尺甚暮四而朝三宜令所司簡閱有踰於比年常例丈尺過多奏聞二十二年七月勅自今已後京兆府關內諸州應徵庸調及資課並限十月二十日畢至天寶三載二月赦文每載庸調八月徵以農功未畢恐難濟辦自今已後延至九月三十日爲限二十五年三月勅關輔庸調所稅非少既寡蠶桑皆資菽粟常賤糶貴買捐費逾深又江淮等苦變造之勞河路增轉輸之弊每計其運脚數倍加錢今歲屬和平庶物穰賤南畝有十千之獲京師同水火之饒均其餘以減遠費順其便使農無傷自今已後關內

諸州庸調資課並宜準時價變粟取米送至京逐要支用其路遠處不可運送者宜所在收貯便充
隨近軍糧河南河北有不通水利宜折租造箱以代關中調課所司仍明爲條件稱朕意焉唐書食貨志

寶應元年租庸使元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比諸道猶有贖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通

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擇豪吏爲縣令而督之不問負之有無贖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

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十取八九謂之白著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有蓄穀十斛者則重足以

侍命或相聚山林爲群盜縣不能制會昌元年勅令後州縣所徵科斛斗一切依額爲定不得隨年

檢責數外加有荒闕陂澤山原百姓有人力能墾闢耕種州縣不得輒問所收苗子五年不在稅限

五年之外依例納稅於一鄉之中先填貧戶欠闕如無欠闕則均減眾戶合徵斛斗但令不失元額

不得隨田加率仍委本道觀察使每年收成之時具管內墾田頃畝及合徵科斗數分析聞奏數外

有勅納人戶斛斗刺史以下重加懲貶大中二年制諸州府縣等納稅祇合先差優長戶車牛近者

多是權要富豪悉請留縣輸納致使貧單之人卻須雇脚搬載今後其留縣並須先饒貧下不支濟

戶如有違越官吏重加科殿四年制百姓兩稅之外不許分外更有差率委御史臺糾察其所徵兩

稅正段等物並留州留使錢物納正段虛實估價及見錢從前皆有定制如聞近日或有於虛估正

段數內實徵估物及其間分數亦不盡依敕條宜委長吏郡守如有違越必議科懲又青苗兩稅本

繫田土地既屬人稅合隨去從前赦令累有申明豪富之家尚不恭守以後州縣覺察如有此比須

議痛懲地勒還主不理價直通考田賦考

右徵輸事例

初德宗居奉儲畜空窘朱泚既平於是帝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息劍南西川節度使韋臯有日進江西觀察使李兼有月進淮南節度使杜亞宣斂觀察使劉贊鎮海節度使王緯李錡皆徵射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爲羨餘至代易又有進奉當是時戶部錢物所在州府及巡院皆得擅留或矯密旨加斂謫官吏刻祿稟增稅通津死人及蔬果凡代易進奉取於稅入十獻二三無敢問者常州刺史裴肅露薪炭案紙爲進奉得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也劉贊卒于宣州其判官嚴綬領軍府爲進奉召爲刑部員外郎判官進奉自綬始也憲宗時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河東節度使王鐸進獻甚厚翰林學士李絳嘗諫曰方鎮進獻因緣爲姦以侵百姓非聖政所宜帝喟然曰誠知非至德事然兩河中夏貢賦之地朝觀久廢河湟陷沒烽候列於郊甸方刷祖宗之恥不忍重斂於人也然獨不知進獻之取於人者重矣唐書食貨志

憲宗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卻翰林學士錢徽懇諫罷之帝密戒後有獻毋入右銀臺門以避學

士

宣宗時右補闕張潛奏藩府代移之際皆奏羨餘爲課績朝廷因爲甄獎夫財賦有常非重取於民刻削軍士則安得羨餘南方諸鎮不寧皆由此也變故一生所蓄旣遭焚掠發兵費又百倍然則朝

延何利焉乞自今藩府長吏不增賦斂不減糧賜獨節游宴省浮費而能致羨者然後可賞也上嘉納之

致堂胡氏曰憲宗喜進奉上承乃祖代德之弊然當朝多賢相繼論列雖實不能革猶又爲之禁穆敬而後遂無復諫者非無進奉也蓋以爲常例矣故李德裕收諸道助軍錢帛入備邊庫然因私獻以爲公家費策之次也觀張潛疏則益信羨餘之進累朝相襲明矣雖然潛之言曰長吏不增賦斂不減糧賜獨節游宴省浮費而能致羨然後賞之審如是將安取餘且方鎮專制境內倚法剗削朝廷何自而稽之羨餘之名存而甄獎之令在彼必曰此節省所得而非增削所致也悅其名不去其實病源易瘳不若禁絕羨餘無得進奉則民瘼庶乎少損矣

通考土貢考

右進奉羨餘

唐制州府歲市土所出以爲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匹異物滋味名馬鷹犬非有詔不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代宗時生日端午四方貢獻至數千萬者加以恩澤諸道多尙侈麗以自媚敬宗初立侈用無度詔浙西上脂盞妝具時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奏比年旱災物力未完乃三月壬子赦令常貢之外悉罷進獻又赦令禁諸州羨餘無送使今歲經費常少十三萬軍用褊急所需脂盞妝具度用銀二萬三千兩金一百三十二兩物非土產雖力營索尙恐不逮願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乏軍興不疲人不斂怨則前敕後詔咸可遵承不報時罷進獻不關月而求貢使足相接

於道故德裕推一以諷他又詔索盤條線綾千匹復奏言太宗時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
大亮諫止詔嘉歎元宗時使者抵江南捕鳩鵲翠鳥汴州刺史倪若水言之卽見襄納皇甫詢織半
臂造琵琶捍撥鏤牙箭於益州蘇頲不奉詔帝不之罪夫鳩鵲鏤牙微物也二三臣尙以勞人損德
爲言豈二祖有臣如此今獨無之且立鸞天馬盤條掬豹文彩怪麗惟乘輿當御今廣用千匹臣所
未諭優詔爲停

通考土
貢考

右貢獻

二十四史九通政典類要台編卷一百二十九

唐十一

戶口

盛衰戶口數
丁中 逃戶

唐貞觀戶不滿三百萬三年戶部奏中國人因塞外來歸及突厥前後降附開四夷爲州縣獲男女一百二十餘萬口十四年侯君集破高昌得三郡五縣二十二城戶八千四十六口萬七千三十一馬千三百匹永徽元年戶部尙書高履行奏去年進戶一十五萬高宗以天下進戶旣多謂無忌曰比來國家無事戶口稍多三二十年足堪殷實因問隋有幾戶今有幾戶履行奏隋大業中戶八百九十萬今戶三百八十萬永徽去大業末二十六年顯慶二年十月上幸許汝州問中書令杜正倫曰此閒田地極寬百姓太少因又問隋有幾戶正倫奏大業所有八百餘萬戶末年離亂至武德有二百餘萬戶總章元年十月司空李勣破高麗國虜其王下城百七十戶六十九萬七千二百配江淮以南山南京西初自貞觀以後太宗勵精爲理至八年九年頻至豐稔米斗四五錢馬牛布野外戶動則數月不閉至十五年米每斗值兩錢麟德二年米每斗折五文永淳元年京師大雨饑荒米每斗四百錢加以疾疫死者甚衆武太后孝和朝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恣情奢縱造罔極寺太平觀香山寺昭成寺遂使農功虛費府庫空竭矣睿宗景雲初又造金仙玉真二觀補闕辛替否上書極諫不從二年監察御史韓瑗陳時政上疏曰臣竊聞永淳之初尹元貞任陝州雍縣令界內婦人修路御

史彈免之頃年婦人役修平道路蓋其常也調露之際劉憲任懷州河內縣尉父思立在京身亡選人有通案闕者於時選司以名教所不容頃者以爲見讓後人矣頃年國家和市所由以刻剝爲公雖以和市爲名而實抑奪其價殊不知民足官孰與不足矣往年兩京及天下州縣學生佐史里正坊正每一員闕先擬者輒十人頃年差人以充猶致亡逸往年選司從容安閑而以禮數見待頃年選司無復曩時接引但如仇敵估道爾往年效官交替者必備蓄什物以待之頃年替人必諠競爲隙互執省符紛然不已往年召募之徒人百其勇爭以自效頃年差點勒遣逃亡相繼若此者臣粗言之不可勝數卽知政令風化漸已弊也開元四年山東諸州大蝗紫微令姚崇奏言臣聞毛詩云秉彼蠡賊以付炎火又漢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螟蟻以及蠹賊此並除蝗之義也及蝗旣解飛夜必投火臣請切敕所在夜中設火火邊掘大坑且焚且瘞除之可盡乃遣使分道驅除瘞埋朝臣多言不可元宗以問崇崇對曰常人執文不識通變凡事有違經合道而適權者魏時山東有蝗傷稼緣小恐不除遂使苗稼總盡人至相食後秦時有蝗禾稼及木草俱盡牛馬至相噉毛尾今山東蝗蟲所在充滿儻不救其收穫百姓未免流離事屬安危不可膠柱縱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若驅逐不得臣在身官爵並請削除元宗許之黃門監盧懷慎謂崇曰蝗是天災豈可制以人事外議籍籍咸以爲殺蝗太多和氣有傷猶可停罷崇曰楚王吞蛭厥疾用廖叔敖斷蛇其禍乃降趙宣子至賢也恨用其犬孔宣父將聖也不愛其羊皆志在安人思不失禮今旣救人殺蟲天

道固應助順若因此致禍崇請以身當之懷慎更不能答崇令埋瘞之累月方盡其後漸風熟八年天下戶口逃亡色役僞濫朝廷深以為患九年正月監察御史宇文融陳便宜奏檢察僞濫兼逃戶

及籍外贖田於是令融充使推劾獲僞勳及諸色役甚眾特加朝散大夫再遷兵部員外兼待御史

融遂奏置勸農判官長安尉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往天下

慕容珣王水張均宋希玉宋瑀
韋洽薛備喬夢松王誘徐楚璧

徐錡裴寬岑希逸邊仲毅班景倩郭廷倩元將茂劉白正王燕于播嗣王忠翼何千里
梁脚盧怡庫狄履溫賈晉李登盛興等皆知名士判官得人於此為盛其後多至顯秩所在檢責田

疇招攜戶口其新附客戶則免其六年賦調但輕稅入官陽翟縣尉皇甫憬左拾遺楊相如並上疏

盛陳煩擾不便寬等皆當時才彥使還得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憬遂貶為衢州盈川尉融拜御史

中丞融又上言天下所檢責客戶除兩州計會歸本貫以外便令所在編附年限向滿須准居人更

令所在優矜卽此輩徵幸若徵課稅目擊不堪竊料天下諸州不可一例處置且請從寬鄉有贖田

州作法竊計有贖田者減三四十州取其贖田通融支給其贖地者三分請取其一分以下其浮戶請

任其親戚鄉里相就每十戶以上共作一坊每戶給五畝充宅並為造一兩口室宇開巷陌立閭伍

種桑棗築園蔬使緩急相助親隣不失丁別量給五十畝以上為私田任其自營種率十丁於近坊

更共給一頃以為公田共令營種每丁一月役功三日計十丁一年共得三百六十日營公田一頃不

營得之計不收一年不減百石便納隨近州縣除役功三十六日外更無租稅既是營田戶且免征

行安堵有餘必不流散官司每丁納收十石其粟更不別支用每至不熟年斗別一十價然後支用

行安堵有餘必不流散官司每丁納收十石其粟更不別支用每至不熟年斗別一十價然後支用

行安堵有餘必不流散官司每丁納收十石其粟更不別支用每至不熟年斗別一十價然後支用

計一丁年遣出兩丁以上亦與正課不殊則官收其役不爲矜縱人緩其稅又得安舒倉廩日殷久
長爲使其狹鄉無廢地客多者雖此法未該准式許移窄就寬不必要須留住若寬鄉安置得所人
皆悅募則三兩年後皆可改圖棄地盡作公田狹鄉總移寬處倉儲既益水旱無憂矣至十三年封
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齊穀斗至五文自後天下無貴物兩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麵三十二文絹一
疋二百一十文東至宋汴西至岐州夾路列店肆待客酒饌豐溢每店皆有驢貨客乘倏忽數十里
謂之驛驢南詣荆襄北至太原范陽西至蜀川涼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遠適數千里不持寸刃
二十年戶七百八十六萬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萬一千二百六十五天寶元年戶
八百三十四萬八千三百九十五口四千五百三十一萬一千二百七十二自十三載以後安祿山
爲范陽節度多有進奉蛇馬牲口不曠旬月郡縣供熟食酒肉草料楊國忠任用之後卽與蠻王關
羅鳳結讐徵關輔河南京兆人討之去者萬不一全連枷赴役郡縣供食於是當路店肆多藏閉以
懼挽亂驢馬車牛悉被虜奪不酬其直數年間因漸減耗十三載京城秋霖米價騰貴官出太倉米
分爲十場出糶其所在川谷泛溢京城坊市墻宇崩壞向盡東京灑洛又溢隄壞墮損十九坊居人
邑屋二十遺京城諸坊人家於門前作泥人長三尺左手指天右手指地十月方霽十四載管戶總
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應不課戶三百五十六萬五千五百一管口總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
千三百九不課口四千四百七十萬九千八百八十八此國家之極盛也浹後漢自建武初至桓帝永壽
三年凡百三十年有戶千六

用武帝建德六年平齊至隋文帝開皇九年滅陳凡十四年然後車書混一甲兵方息至大業二年
此十八年有戶八百九十萬自武德初至天寶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此崇漢室而人戶總比於隋
氏蓋有司不以經國取遺爲意法令不行所在隱漏之甚也肅宗乾元三年見到帳百六十九州應
貢戶總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七十四不課戶總百一十七萬四千五百九十二課戶七十五萬八
千五百八十二晉口總千六百九十九萬三千八百八十六不課口千四百六十一萬九千五百八十七
課口二百三十七萬七千九百九十九自天寶十四年至乾元三年損戶總五百九十八萬二千五百八
十四不課戶損二百三十九萬一千九百九十九課戶損三百五十九萬六千七百七十五損口總三千五百
九十三萬八千七百三十三不課口損三千七百七十二萬三千三百一課口損五百二十一萬八千四百三
十二戶至大曆中唯有百二十萬戶建中初命黜陟使陸贄諸道按比
戶口約都得土戶百八十餘萬客戶百三十餘萬 通典食貨典

憲宗元和時戶二百四十七萬三千九百六十三六年自制定兩稅以來刺史以戶口增損爲其殿
最故有析戶以張虛數或分產以擊戶兼招引浮客用爲增益至於稅額一無所加徒使人心易搖
土著者寡觀察使嚴加訪察必令詣實穆宗長慶時戶三百九十四萬四千五百九十五敬宗寶曆
時戶三百九十七萬八千九百八十二文宗開成四年戶四百九十九萬六千七百五十二武宗會
昌時戶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元年正月制安土重遷黎民之性苟非艱窘豈至流亡將
欲招綏必在資產諸道頻遭災沴州縣不爲申奏百姓輸納不辦多有逃移長吏擅在官之時破失
人戶或恐務免正稅減剋料錢祇於現在戶中分外攤配亦有破除逃戶桑地以充稅錢逃戶產業
已無歸還不得見戶每年加配流亡轉多自今以後應州縣開成五年以前觀察使刺史差強明官
就村鄉詣實檢會桑田屋宇等仍敕令長加檢校租佃與人勿令荒廢據所得與納戶內正稅有餘
卽官爲收貯待歸還給付如欠少卽與收破至歸還日不須徵理自今以後二年不歸復者卽仰縣

司召人給付承佃仍給公憑任爲承業其逃戶錢草斛斗等計留使錢物合十分中三分已上者並仰於當州當使雜給用錢內方圖權落下不得尅正員官吏料錢及館驛使料遞乘作人課等錢仍任大戶歸還日漸復元額

續通志
食貨略

按古今戶口之數三代以前姑勿論史所載西漢極盛之數爲孝平元始二年人戶千一百二

十三萬二千東漢極盛之時爲桓帝永壽三年戶千六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

此通典所載之
數據東漢書郡

國志計戶一千六百七萬九百六則多通
典五百八十三萬有奇是又盛於前漢矣三國鼎峙之時合其戶數不能滿百二十萬昔人以

爲緩及盛漢時南陽汝南兩郡之數蓋戰爭分裂戶口虛耗十不存一固宜其然晉太康時九州攸同然不可謂非承平時矣而爲戶只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自是而南北分裂運祚短

促者固難稽據姑指其極盛者計之則宋文帝元嘉以後戶九十萬六千八百有奇魏孝文遷

洛之後只五百餘萬則混南北言之纔六百萬隋混一之後至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

有奇唐天寶之初戶八百三十四萬八千有奇隋唐土地不殊兩漢而戶口極盛之時纔及其

三之二何也蓋兩漢時戶賦輕故當時郡國所上戶口版籍其數必實自魏晉以來戶口之賦

頓重則版籍容有隱漏不實固其勢也南北分裂之時版籍尤爲不明或稱僑寄或冒黥閭或

以三五十戶爲一戶苟避科役是以戶數彌少隋唐混一之後生齒宜日富休養生息莫如開

皇貞觀之間考覈之詳莫如天寶而戶數終不能大盛且天寶十四載所上戶總八百九十一

萬四千七百九而不課戶至有三百五十六萬五千五百夫不課者鰥寡廢疾奴婢及品官有
蔭者皆是也然天下戶口豈容鰥寡廢疾品官居其三分之一有奇乎是必有說矣然則以戶口
定賦非特不能均貧富而適以長姦僞矣又按漢元始時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千三十六
頃計每戶合得田六十七畝百四十六步有奇隋開皇時墾田千九百四十萬四千二百六十
七頃計每戶合得田二頃有餘夫均此宇宙也田日加於前戶日削於舊何也蓋一定而不可易
者田也是以亂離之後容有荒蕪而頃畝猶在可損可益者戶也是以虛耗之餘並緣爲弊而
版籍難憑杜氏通典以爲自武德初至天寶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漢室而人戶纔比於
隋氏蓋有司不以經國取遠爲意法令不行所在隱漏之甚其說是矣然不知庸調之征愈增
則戶口之數愈減乃魏晉以來之通病不特唐爲然也漢之時戶口之賦本輕至孝宣時又行
蠲減且令流徙者復其賦故膠東相王成遂僞上流民自占者八萬餘口以微顯賞若如魏晉
以後之戶賦則一郡豈敢僞占八萬口以貽無窮之逋負乎

通考戶口考

右盛衰戶口數

唐制凡民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開元二十六年詔民三歲以下爲黃
十五以下爲小一十以下爲中又以民門戶高丁多者率與父母別籍異居以避征戍乃詔十丁以上
免二丁五丁以上免一丁侍丁孝者免徭役天寶二載更民十八以上爲中男二十三以上成丁五

載詔貧不能自濟者每鄉免二十丁租庸男子七十五以上婦人七十以上中男一人爲侍八十以上以令式從事廣德元年詔一戶二丁者免一丁凡賦稅二升男子二十五爲成丁五十五爲老以

優民 唐書食貨志

按開元二十五年戶令云諸戶主皆以家長爲之戶內有課口者爲課戶無課口者爲不課戶請視流內九品以上官及男年二十以上老男廢疾妻妾部曲客女奴婢皆爲不課戶無夫者爲寡妻妾餘准舊令請年八十及篤疾給侍一人九十二人百歲五人皆盡子孫聽取先親皆先輕色無近親外取白丁者人取家內中男者並聽請以子孫繼絕應析戶者非年十八以上不得析卽所繼處有母在雖小亦聽析出諸戶欲析出口爲戶及首附口爲戶者非成丁皆不合析應分者不用此令諸戶計年將入丁老疾應徵免課役及給侍者皆縣令親形狀以爲定簿一定以後不須更貌若有姦欺者聽隨事貌定以附於實

通考戶口考並見通典

右丁中

證聖元年鳳閣舍人李嶠上表曰臣聞黎庶之數戶口之衆而條貫不失按此可知者在於各有管統明其簿籍而已今天下流散非一或違背軍鎮或因緣逐糧苟免歲時偷避徭役此等浮衣寓食積歲淹年王役不供簿籍不挂或出入關防或往來山澤非直課調虛蠲關於恆賦亦自誘動愚俗堪爲禍患不可不深慮也或逃亡之戶或有檢察卽轉入他境還行自容所司雖具設科條頒其法

禁而相看爲例莫適德承縱欲糾其德違加之刑罰則百州千郡庸可盡科前既依違後仍積習檢獲者無賞停止者復原浮逃不悛亦由於此今縱更搜檢委之州縣則遺襲舊蹤卒於無益臣以爲宜合御史督察檢校設禁令以防之垂恩德以撫之施權衡以御之爲制限以一之然後逃亡可還浮寓可絕所謂禁令者使閭閻爲保遞相覺察前乖避皆許自新仍有不出輒聽相告每糾一人隨事加賞明爲科目使知勸沮所謂恩德者逃亡之徒久離桑梓糧儲空闕田野荒廢卽當賑其乏少助其修營雖有缺賦懸徭背軍離鎮亦皆舍而不問寬而勿征其應還家而貧乏不能致者乃給程糧使達本貫所謂權衡者逃人有絕家去鄉失離本業心樂所住情不願還聽於所在隸名卽編爲戶夫願小利者失大計存近務者喪遠圖今之議者或不達於變通以爲軍府之地戶不可移關輔之人賈不可改而越關離鎮背府相尋是開其逃亡而禁其割隸也就令逃亡者多不能總計割隸猶當計其戶等量爲節文殷富者令還貧弱者令住檢責已定計料已明戶無失編人無廢業然後按前躡申舊章嚴爲防禁與人更始所謂限制者逃亡之人應自首者以符倒百日爲限限滿不出依法科罪遷之邊州如此則戶無所遺人無所匿矣開元八年宇文融請括籍外逃戶羨田從之乾元三年敕逃亡戶不得輒徼親近及鄰保務從減省要在安存又敕應有逃戶田宅竝須官爲租賃取其價直以充課稅逃人歸復宜竝卻還所由亦不得稱負欠租賦別有追索廣德二年敕如有浮客願編附請射逃人物業者便准式據丁口給授如二年以上種植家業成者雖本主到不在卻還限

任別給投大厯元年制逃戶復業者給復二年如百姓先賣田宅盡者宜委本州縣取逃死戶田宅量丁口充給會昌元年正月制安土重遷黎民之性苟非難寤豈至流亡將欲招綏必在資產諸道頻遭災沴州縣不爲申奏百姓輸納不辦多有逃移長吏懼在官之時破失人戶或恐務免征稅減剋料錢祇於見在戶中分外攤配亦有破除逃戶桑地以充稅錢逃戶產業已無歸還不得見戶每年加配流亡轉多自今以後應州縣開成五年已前觀察使刺史差強明官就鄉村詣實檢會桑田屋宇等仍勒令長加檢校租佃與人勿令荒廢據所得與納戶內征稅有餘卽官爲收貯待歸還給付如欠少卽與收破至歸還日不須徵理自今以後二年不歸復者卽仰縣司召人給付承佃仍給公憑任爲永業其逃戶錢草斛斗等計留使錢物合十分中三分已上者竝仰於當州當使雜給用錢內方圓權落下不得剋正員官吏料錢及館驛使料遞乘作人課等錢仍任大戶歸還日漸復元額大中二年正月制所在逃戶見在桑田屋宇等多是暫時東西便被鄰人與所由等計會推云代納稅錢悉將斫伐毀拆及願歸復多已蕩盡因致荒廢遂成闕田從今已後如有此色勸村老人與所由并鄰近等同檢勘分明分析作狀送縣入案任鄰人及無田產人且爲佃事與納稅如五年內不來復業者便任佃人爲主逃戶不在論理之限其屋宇桑田樹木等權佃人逃戶未歸五年內不得輒有毀除所伐如有違犯者據根口量情科責并科所由等不檢校之罪

通典戶口考

職役 徵除

唐令諸戶以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二家爲保每里設正一人

若山谷阻險地遠人稀之處聽隨便量置

掌按比

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在邑居者爲坊別置正一人掌坊門管鑰督察姦非並免其課役

在田野者爲村別置村正一人其村滿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其村居如滿十家者隸入大村不

須別置村正天下戶量其資產升降定爲九等三年一造戶籍凡三本一留縣一送州一送戶部常

留三比在州縣五比送省

儀鳳二年正月勅自今以陝省黃籍及州縣籍也

諸里正縣司選勳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強幹

者充其次爲坊正若當理無人聽於比鄰里簡用其村正取白丁充無人處里正等並通取十八以

上中男殘疾免充開元十八年勅天下戶等第未平升降須實比來富商大賈多與官吏往還遞相

憑囑求居下等自後如有囑請委御史彈奏廣德二年勅天下戶口委刺史縣令據見在實戶量貧

富等第科差不得依舊籍帳大中九年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作差科

簿送刺史檢署訖鍊於令廳每有役事委令據簿輪差

通考戶口考

東萊呂氏曰賦役之制自禹貢始可見禹貢既定九州之田賦以九州之土地爲九州之土貢

說者以謂有九州之土貢然後以田賦之當供者市易所貢之物考之於經蓋自有誰何者何

服百里賦納總至於五百里米自五百里之外其餘四服米不運之京師必以所當輸者土貢

於天子以此知當時貢賦一事所以冀州在王畿甸服之內全不敘土貢正緣已輸粟米以此

相參考亦自有證蓋當時寓兵於農所謂貢賦不過郊廟賓客之奉都無養兵之費故取之於畿甸而足自大略而言之三代皆沿此制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三代之賦略相當周官所載九畿之貢而已九州之貢所謂出者半或三之一或四之一或以半輸王府或以二之一輸王府或以四之一輸王府所謂土貢未必能當貢賦之半留之於諸侯之國以待王室之用皆是三代經常之法所謂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師說者以爲二千五百人爲師亦是一時權時之役所謂經常之役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幽詩所謂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皆是經常之役法如此用兵軍役寓之井賦乘馬之法無事則爲農有事則征役至漢有所謂材官踐更過更卒更三等之制當時有千戈之征及至魏晉有戶調之名凡有戶者出布帛有田者出租賦後魏亦謂之戶調在後魏以一夫一婦出帛一疋在北齊則有一牀半牀之制已娶者則一牀未娶者則半牀當時有戶調之名然役法尙存古制但至南北朝增三代之三日至於四十五日自漢至南北朝其賦役之法如此至唐高祖立租庸調之法承襲三代漢魏南北之制雖或重或輕要之規摹尙不失舊德宗時楊炎爲相以戶籍隱漏徵求煩多變而爲兩稅之法兩稅之法旣立三代之制皆不復見然而兩稅在德宗一時之開雖號爲整辦然取大厯中科徭最多以爲數雖曰自所稅之外並不取之於民其後如開架如借商如除陌取於民者不一楊炎所以爲千古之罪人大抵田制雖商鞅亂之於戰國而租稅猶有

歷代之典制惟兩稅之法立古制然後掃地安得復古田制不定縱得薄斂如漢文帝之復田
租荀悅論豪民收民之資惟能惠有田之民不能惠無田之民田制不定雖欲復古其道無由
兵制不復古民既出稅賦又出養兵之費上之人雖欲權減兵又不可不養兵制不定此意亦
無由而成要之寓兵於農賦役方始定

通考田
賦考

右職役

唐制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總麻以上親內命婦一品以上親郡王及五品以上祖父兄弟職事
勳官三品以上有封者若縣男父子國子太學四門學生俊士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同籍者皆免
課役凡主戶內有課口者爲課戶若老及廢疾篤疾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視九品以上官不課
四夷降戶附以寬鄉給復十年奴婢縱爲良人給復三年沒外蕃人一年還者給復三年二年者給
復四年三年給復五年元宗初立求治蠲徭役者給蠲符以流外及九品京官爲蠲使歲再遣之

唐書
食貨
志

建中元年制諸任官應免課役者皆待蠲符至然後注免符雖未至驗告身灼然實者亦免其雜任
被解應附者皆依本司解時日月據徵諸春季附者課役並徵夏季附者免課從役秋季附者俱免
其詐冒隱避以免課役不限附之早晚皆徵當發年課役逃亡者附亦同之諸人居狹鄉樂遷就寬
鄉者去本居千里外復三年五百里外復二年三百里外復一年一遷之後不復更移請丁匠歲役

工二十日有閩之年加二日須留役者滿十五日免調二十日租調俱免

從日少者見
役日折免

通正役並不

過五十日正役謂二
十日庸也通典食貨典

右復除

權算 征商 鹽鐵 權沽 權茶 坑冶 雜征歛

唐武后長安二年鳳閣舍人崔融上議曰臣伏見有司稅關市事條不限工商但是行人盡稅者臣謹按周禮九賦其七曰關市之賦竊惟市縱繁雜關通未游欲令此徒止抑所以咸增賦稅夫關市之稅者唯歛出入之商賈不稅往來之行人何四海之廣九州之雜關必據險路市必憑要津若乃富商大賈豪宗惡少輕死重氣結黨連羣嗚則彎弓睚眦則挺劍小有失意且猶如此一旦變法定是相驚非唯流迸齊人亦自擾亂殊俗求利雖切爲害方深而有司上言不識大體徒欲益帑藏助軍國殊不知軍國益擾帑藏愈空且如天下諸津舟行所聚洪舸巨艦千軸萬艘交貨往還昧日承日今若江津河口置鋪納稅則檢覆檢覆則遲留此津纔過被鋪復止非爲國家稅錢更遭主司做賂何則關爲詰暴之所市爲聚人之地稅市則人散稅關則暴興暴興則起異圖人散則懷不軌汎澆風久扇變法爲難徒欲禁末游規小利豈知失元默亂大倫乎古人有言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廩商賈藏於篋惟陛下詳之必若師興有費國儲多窘卽請倍算商客加斂平人如此則國保富強人免憂懼天下幸甚德宗時趙贇請諸道津會置吏閱商賈錢每緡稅二十竹

木茶稅十之一以贍常平本錢帝納其策屬軍用迫蹙亦隨而耗竭不能備常平之積太和七年御史臺奏太和三年赦文天下除兩稅外不得妄有科配其擅加雜權率一切宜停令御史臺嚴加察訪者臣伏以方今天下無事聖政日躋務去煩苛與民休息臣昨因嶺南道擅置竹練場稅法至重害人頗深博訪諸道委知自太和三年準赦文兩稅外停廢等事旬月之內或以督察不嚴或以長吏更改依前卻置重困齊人伏望今後自太和三年準赦文所停兩稅外科配雜權等率復卻置者仰勅到後十日內具卻置事申聞奏仍申報臺司每有出使郎官御史令嚴加察訪苟有此色本判官重加懲責長吏奏聽進止旨依開成二年十二月武寧軍節度使辭元賞奏酒口稅場應是經過衣冠商客金銀羊馬斛斗見錢茶鹽綾絹等一物已上並稅令商量其雜稅物請停絕勅旨准泗通津向來京國自有率稅頗聞怨讎今依元賞所奏並停其所置官司所由悉罷所有酒口稅額準徐泗觀察使今年前後兩度奏狀內暨其得錢一萬八千五百五十五貫文內十驛一萬一千二百貫文委戶部每年以實錢逐近支付泗宿二州以度支上供錢賜充本軍用其他未贖委在才臣其息怨咨以奉行旅

通考征
權考

右征商

開元元年河中尹姜師度以安邑鹽池漸涸師度開拓疏決水道置爲鹽屯公私大收其利其年十二月左拾遺劉彤上表曰臣聞漢孝武爲政廩馬三十萬後宮數萬人外討戎夷內典宮室殫費之

甚實百當今而古費多而貨有餘今用少而財不足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民哉取山澤則
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民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故先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
禁發有時一則專農二則饒國濟人盛事也臣實爲今疑之夫煮海爲鹽採山鑄錢伐木爲室農餘
之單寒而無衣飢而無食傭貧自資者窮苦之流也若能以山海厚利資農之餘人厚歛重徭免窮
苦之子所謂損有餘而益不足帝王之道可不謂然乎臣願陛下詔鹽鐵本等官收典利貿遷於人
則不及數年府有餘儲矣然後下寬貸之令蠲窮獨之徭可以惠羣生可以柔荒服雖戎狄猾下堯
湯水旱無足虞也奉天適變惟在陛下行之上令宰臣議其可否咸以鹽鐵之利甚益國用遂令將
作大匠姜師度戶部侍郎強循俱攝御史中丞與諸道按察使檢責海內鹽鐵之課比令使人勾當
除此外更無別求在外不細委知如聞稱有侵刻宜令本州刺史上佐一人檢校依令式收稅如有
落帳欺沒仍委按察使糾覈奏聞元和十二年鹽鐵使程昇奏應諸州府先請置茶鹽店收稅伏準
今年正月一日敕文其諸州府因用兵已來或慮有權置職名及擅加科配事非常制一切禁斷者
伏以權稅茶鹽本資財賦贍濟軍鎮蓋是從權昨兵罷自台使停事久實爲重歛其諸道先所置店
及收諸色錢物等雖非擅加且異常制伏請準敕文勒停從之十四年鄆青兗三州各置權鹽院長
慶元年勅河朔初平人希德澤且務寬泰使之獲安其河北權鹽法且權停仍令度支與鎮冀魏博
等道節度審察商量如能約計課利錢數分付權鹽院亦任穩便自天寶末兵興以來河北鹽法獨

廉而已暨元和中皇甫鏐奏置稅鹽院同江淮兩池權利人苦犯禁戎鎮亦頻上訴故有是命其月
鹽鐵使王播奏揚州白沙兩處納榷場請依舊爲院又奏諸道鹽院糶鹽付商人請每斗加五十通
舊二百文價諸處煎鹽停場置小鋪糶鹽每斗加二十文通舊一百九十文價又奏應管煎鹽戶及
鹽商并諸鹽院停場官吏所由等前後制勅除兩稅外不許差役追擾今請更有違越者縣令刺史
貶黜罰俸從之二年詔曰兵革初寧亦資榷筦閩重困則可蠲除如聞淄青鄆三道往來糶鹽價
錢近取七十萬貫軍資給費優贖有餘自鹽鐵使收管已來軍府頓絕其利遂使經行陣者有停糧
之怨服隴畝者有加稅之嗟犯鹽禁者困鞭撻之刑理生業者乏爲醬之具雖縣官受利而郡府益
空俾人獲安寧我因節用其鹽鐵先於淄青兗鄆等道管內置小鋪糶鹽巡院納權起今年五月一
日已後一切並停仍各委本道約校比來節度使自收管充軍府遂急用度及均減管內貧下百姓
兩稅錢數至年終各具糶鹽所得錢并均減兩稅奏聞太和三年勅安邑解縣兩池權課以實錢一
百萬貫爲定額至大中二年勅但取匹段精好不必計舊額錢數及大中年度支奏納權利一百二
十一萬五千餘貫

舊唐書
食貨志

唐有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隸度支蒲州安邑解縣有池五總曰兩池歲得鹽萬斛以供京師鹽
州五原有烏池白池瓦池細項池靈州有溫泉池兩井池長尾池五泉池紅桃池回樂池宏靜池會
州有河池三州皆輸米以代鹽安北都護府有胡落池歲得鹽萬四千斛以給振武天德歙州有井

四十一成州嶺州并各一果閩開通井百二十三山南西院領之邛眉嘉有井十三劔南西川院領之梓遂縣合昌渝瀘資榮陵簡有井四百六十劔南東川院領之皆隨月督課幽州大同橫野軍有鹽屯每屯有丁有兵歲得鹽二千八百斛下者千五百斛負海州歲免租爲鹽二萬斛以輸司農青楚海滄棣杭蘇等州以鹽價市輕貨亦輸司農天寶至德間鹽每斗十錢乾元元年鹽鐵鑄錢使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窺近利之地置監院游民業鹽者爲亭戶免雜徭盜鬻者論以法及琦爲諸州權鹽鐵使盡權天下鹽斗加時價百錢而出之爲錢一百一十自兵起流庸未復稅賦不足供費鹽鐵使劉晏以爲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足用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以盡更多則州縣擾出鹽鄉因舊監置吏亭戶驅商人縱其所之江嶺去鹽遠者有常平鹽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糶民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貴晏又以鹽生霖潦則鹵薄曠旱則土溜墳乃隨時爲令遣吏曉諭倍於勸農吳越揚楚鹽廩至數千積鹽二萬餘石有漣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場嘉興海陵鹽城新亭臨平蘭亭永嘉太昌侯官富都十監歲得錢百餘萬緡以當百餘州之賦自淮北置巡院十三日揚州陳許汴州廬壽白沙淮西甬橋浙西宋州泗州嶺南兗鄆鄭滑捕私鹽者姦盜爲之衰息然請道加權鹽錢商人舟所過有稅晏奏罷州縣率稅禁壞埭遵以利者晏之始至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曆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官闈服御軍餼百官祿俸皆仰給焉明年而晏罷貞元四年淮西節度使陳少游奏加民賦自此江淮鹽每斗亦增二百爲錢三百一十其後復增六十河中兩池鹽每斗

爲錢三百七十江淮豪賈射利或時倍之官收不能過半民死怨矣劉晏鹽法旣成商人納絹以代鹽利者每緡加錢二百以備將士春服包估爲汴東水陸運兩稅鹽鐵使許以漆器瑋璋綾綺代鹽價雖不可用者亦高估而售之廣虛數以罔上亭戶冒法私鬻不絕巡捕之卒遍于州縣鹽估益貴商人乘時射利遠鄉貧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巡吏旣多官冗傷財當時病之其後軍費日增鹽價變貴有以穀數斗易鹽一升私糴犯法未嘗少息順宗時始減江淮鹽價每斗爲錢二百五十河中兩池鹽斗錢三百增雲安漢陽塗澮三監其後鹽鐵使李錡奏江淮鹽斗減錢十以便民未幾復舊方是時錡盛貢獻以固寵朝廷大臣皆餌以厚貨鹽鐵之利積于私室而國用耗屈榷鹽法大壞多爲虛估率千錢不滿百三十而已兵部侍郎李巽爲使以鹽利皆歸度支物無虛估天下糴鹽稅茶其贏六百六十五萬緡初歲之利如劉晏之季年其後則三倍晏時矣兩池鹽利歲收百五十餘萬緡四方豪商猾賈雜處解縣主以郎官其佐武皆御史鹽民田園籍於縣而令不得以縣民治之憲宗之討淮西也度支使皇甫鏘加劔南東西兩川山南西道鹽估以供軍貞元中盜鬻兩池鹽一石者死至元和中減死流天德五城鏘奏論死如初一斗以上杖背沒其車驢能捕斗鹽者賞千錢節度觀察使以判官州以司錄錄事參軍察私鹽漏一石以上罰課料鬻兩池鹽者坊市居邸主人市僧皆論坐盜刮讎一一斗比鹽一升州縣團保相察比於貞元加酷矣自兵興河北鹽法羈縻而已至皇甫鏘又奏置榷鹽使如江淮榷法犯禁歲多及田宏正舉魏博歸朝廷穆宗命河北罷榷鹽戶

部侍郎張平叔議權鹽法弊請糶鹽可以富國詔公卿議其可否中書舍人韋處厚兵部侍郎韓愈條詰之以爲不可平叔屈服是時奉天鹵池生水柏以灰一斛得鹽十二斤利倍鹵文宗時采灰一斗比鹽一斤論罪開成未詔私鹽月再犯者易縣令罰刺史俸十犯則罰觀察判官課料宣宗卽位茶鹽之法益密糶鹽少私盜多者譴觀察判官不計十犯戶部侍郎判度支盧宏止以兩池鹽法敝遣巡院官司與更立新法其課倍入遷權鹽使以壕籬者鹽池之隄禁有盜壞與鬻贓皆死鹽盜持弓矢者亦皆死刑兵部侍郎判度支周墀又言兩池鹽盜販者迹其居處保社按罪鬻五石市二石亭戶盜糶二石皆死是時江吳羣盜以所剽物易茶鹽不受者焚其室廬吏不敢枝梧鎮戍場鋪堰埭以關通致富宣宗乃擇嘗更兩畿輔望縣令者爲監院官戶部侍郎裴休爲監鐵使上鹽法八事其法皆施行兩池權課大增其後兵逼天下諸鎮擅利兩池爲河中節度使王重榮所有歲貢鹽三千車中官田令收募新軍五十四都鐔轉不足乃倡讓兩池復歸鹽鐵使而重榮不奉詔至舉兵反僖宗爲再出然而卒不能奪

唐書食貨志通考同

開元二十五年倉部格蒲州鹽池令州司監當租分與有力之家營種之課收鹽每年上中下畦通融收一萬石仍差官人檢校若陂渠穿穴所須功力先以營種之家人丁充若破壞過多量力不濟者聽役隨近人夫又屯田格幽州鹽屯每屯配丁五十人一年收率滿二千八百石以上準營田第一等二千四百石以上準第三等二千石以上準第四等大同橫野軍鹽屯配兵五十人每屯一年

收率千五百石以上準第一等千二百石以上準第三等九百石準第四等又成州長道縣鹽井一

所並節級有賞罰蜀道陵綿等十州鹽井總九十所每年課鹽都當錢八千五百八十八貫陵州鹽井一

當二千六十一貫綿州井四所都當錢二百九十二貫黃州井二十八所都當錢一千八百三十三貫

州井五所都當錢一千八百五十貫榮州井十三所都當錢四百貫梓州都當錢七百一十七貫遂

州四百一十五貫開州一千七百 貫普一百七貫果州二十六貫 若閏月共計加一月課隨月徵納任以錢糧兼納其銀兩別常以

右鹽鐵

二百價爲估其課依都數納官欠卽均徵竄戶自兵興上元以後天下出鹽各置鹽司 通典食

節級權利每歲所入九百餘萬貫文 貨典

唐初無酒禁乾元元年京師酒貴肅宗以廩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期以麥熟如初二年饑復禁酤

非光祿祭祀燕蕃客不御酒廣德二年敕天下州各量定酤酒戶隨月納稅此外不問公私一切禁

斷大曆六年量定三等逐月稅錢並充布絹進奉建中元年罷酒稅三年復制禁人酤酒官自置店

酤收利以助軍費斛收直三千州縣總領薄私釀者論其罪尋以京師四方所湊罷權貞元二年

復禁京城畿縣酒天下置肆以酤者每斗權百五十錢其酒戶與免雜差役獨淮南忠武宣武河東

權麴而已元和六年京兆府奏權酒錢除出正酒戶外一切隨兩稅青苗錢據實均率從之十二年

戶部奏準勅文如配戶出權酒錢處卽不得更置官店權酤其中或恐諸州府先有不配戶出錢者

卽須權酤請委州府長官據當處錢額約米麴時價收利應額足卽止太和八年遂罷京師權酤凡

天下權酒爲錢百五十六萬餘緡而釀費居三之一貧戶逃酤不在焉會昌六年勅揚州等八道州

縣

府置榷麴并置官店酤酒代百姓納榷酒錢并充資助軍用各有權許限揚州陳許汴州襄州河東五處榷麴浙西浙東鄂岳三處置官店酤酒如聞禁止私酤官司過爲嚴酷一人違犯連累數家閭里之閒不免咨怨宜從今以後如有百姓私酤及置私麴者但許罪止一身同謀容縱任據罪處分鄉井之內如有不知情並不得追擾兼不得沒入家產昭宗世以用度不足易京畿邊鎮麴法榷酒以贍軍鳳翔節度使李茂貞方顯其利按兵請入奏利害天子遽罷之

通考征榷考新舊唐書通典通志續通志諸書均畧

右榷酤

初德宗納戶部侍郎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爲常平本錢及出奉天乃悼誨下詔亟罷之穆宗卽位兩鎮用兵帑藏空虛禁中起百尺樓費不可勝計鹽鐵使王播圖寵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江淮浙東西嶺南福建荆襄茶播自領之兩川以戶部領之天下茶加斤至二十兩播又奏加取焉右拾遺李珣上疏諫曰權率起於養兵今邊境無虞而厚斂傷民不可一也茗飲人之所資重稅則價必增貧弱益因不可二也山澤之饒其出不訾論稅以售多爲利價騰踊則市者稀不可三也其後王涯判一使置榷茶使徙民茶樹於官場焚其舊積者天下大怨令狐楚代爲鹽鐵使兼榷茶使復令納榷加價而已李石爲相以茶稅皆歸鹽鐵復貞元之制武宗卽位鹽鐵轉運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稅是時茶商所過州縣有重稅或掠奪舟車露積雨中請道置邸以收稅

謂之塌地錢故私販益起大中初鹽鐵轉運使裴休著條約私鹽二犯皆三百斤乃論死長行羣旅茶雖心皆死雇載三犯至五百斤居舍僧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圍戶私鹽皆斤以上杖背二犯加重倍伐園失業者刺史縣令以縱私鹽論廬壽淮南皆加半稅私商給自首之帖天下稅茶增倍貞元江淮茶爲大摸一斤至五十兩諸道鹽鐵使于儆每斤增稅錢五謂之剩茶錢自是斤兩復舊

食貨志

貞元九年初稅茶先是諸道鹽鐵使張滂奏曰伏以去歲水災詔令減稅今之國用須有供備伏請於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時估每十稅一充所放兩稅其明年以後所得稅外貯之若諸州遭水旱賦稅不辦以此代之詔可之仍委滂具處置條奏自此每稅得錢四十萬貫然稅無虛歲遭水旱處亦未嘗以錢拯贖元和九年左僕射令狐楚奏新置榷茶使額伏以江淮間數年以來水旱疾疫凋傷頗甚愁歎未平今夏及秋稍校豐稔方須惠恤各使安存昨者忽奏榷茶實爲蠹政蓋是王涯破滅將至怨怒合歸豈有令百姓移茶樹就官場中裁摘茶葉於官場中造有同兒戲不近人情方有恩權無敢沮議朝班相顧而失色道路以目而吞聲今宗社降靈姦兇盡戮聖明垂佑黎庶各安微臣伏蒙天恩兼授使務官銜之內猶帶此名俯仰若驚夙宵知愧伏乞特廻聖聽下鑿愚誠速委宰臣除此使額緣國家之用或關山澤之利有遺許臣條疏續具奏聞諸探造欲及防廢爲虞前月內殿奏對之次鄭覃與臣同陳論訖伏望聖慈早賜處分一依舊法不用新條

惟納權之時須節級加價商人轉播必校稍貴卽是錢出萬國利歸有司既無害茶商又不攪茶戶
上以彰陛下愛人之德下以竭微臣憂國之心遠近傳聞必當咸悅詔可之先是鹽鐵使王涯表請使
茶山之人移植根本舊有貯積皆使焚棄天下怨之及是楚主之故奏罷焉大中六年鹽鐵轉運使
裴休請諸道節度觀察使置店停上茶商每斤收揚地錢并稅經過商人頗乖法理今請釐革橫稅
以通舟船商旅既安課利自厚今又正稅茶商多被私販茶人侵奪其利今請強幹官吏先於出茶
山口及廬壽淮南界內布置把捉曉諭招收量加半稅給陳首帖子令其所在公行從此通流更無
苛奪所冀招恤窮困下絕姦欺使私販者免犯法之憂正稅者無失利之歎欲尋究根本須舉綱條
勅旨依奏其年四月淮南及天平軍節度使并浙西觀察使皆奏軍用困竭伏乞且賜依舊稅茶勅
旨裴休條疏茶法事極精詳制置之初理須畫一並宜準今年正月二十六日勅處分

舊唐書
食貨志

右權茶

唐凡金銀鐵錫之冶一百八十六陝宣潤饒衢信五州銀冶五十八銅冶九十六鐵山五錫山二鉛
山四汾州礬山七麟德二年廢峽山銅冶四十八開元十五年初稅伊陽五重山銀錫德宗時戶部
侍郎韓滉建議山澤之利宜歸王者自是錄鹽鐵使元和初天下銀冶廢者四十歲采銀萬二千兩
銅二十六萬六千斤鐵二百七萬斤錫五萬斤鉛無常數二年禁采銀一兩以上者笞二十遞出本
界州縣官吏節級科罪開成元年復以山澤之利歸州縣刺史選吏主之其後諸州牟利以自殖舉

天下不七萬緡不能當一縣之茶稅及宣宗增河湟戍兵衣絹五十二萬餘匹裴休請復辟監鐵使以供國用增銀冶二鐵山七十一廢銅冶二十七鉛山一天下歲率銀二萬五千兩銅六十五萬五千斤鉛十一萬四千斤錫萬七千斤鐵五十三萬二千斤

通考征權考唐書同

右坑冶

高宗龍朔三年減百官一月俸賦雍同等十五州民錢作蓬萊宮

肅宗卽位時兩京限沒民物耗弊乃遣御史鄭叔清等籍江淮富商右族貲富什收其一謂之率貨諸道亦稅商賈以贍軍錢一千者有稅

德宗時朱泚王武俊田悅背叛國用不給陳京請借富商錢度支杜佑以爲軍費纔支數月幸得商錢五百萬緡可支半歲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代佑行借錢令約罷兵乃償之搜督甚峻民有自經者家若被盜然總京師臺人田宅奴婢之估纔得八十萬緡又取僦匱納質錢及粟麥糶於市者四取其一長安爲罷市遮道宰相哭訴乃以錢不及百緡粟米不及五十斛者免而所獲纔二百萬緡

唐貞觀初京司及州縣皆有公廨田供公私之費其後以用度不足京官有俸賜而已諸司置公廨本錢以番官貿易取息計員多少爲月料十二年罷諸司公廨本錢以天上下戶七千人爲胥士視防關制而收其課計官多少而給之十五年復置公廨本錢以諸司令史主之號捉錢令史每司九

人補於吏部所主纔五萬錢以下市肆販易月納息錢四千歲滿受官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言七十餘司更一二載捉錢令史六百餘人受職太學高第諸州進士拔十取五猶有犯禁罹法者況塵肆之人苟得無恥不可使其居職太宗乃罷捉錢令史復給京官職田開元十八年御史大夫李朝隱奏請籍百姓一年稅錢充本依舊令高戶及典正等捉隨月收利將供官人料錢並取情願自捉不得令州縣牽挽乾元元年勅長安萬年兩縣各備錢一萬貫每月收利以充和顧時祠祭及蕃夷賜宴別設皆長安萬年人吏主辦二縣置本錢配納質積戶收息以供費諸使捉錢者給牒免搖役有罪府縣不敢劾治民間有不取本錢立虛契子孫相承爲之嘗有歐人破首詣闕使納利錢受牒貨罪御史中丞柳公綽奏諸司捉錢戶府縣得捕役給牒者毀之自是不得錢者不納利矣竄應元年勅諸色本錢比來將放與人或府縣自取及貧人將捉非唯積利不納亦且兼本破除今請一切不得與官人及窮百姓并貧典吏揀擇當處富幹了者三五人均使翻轉回易仍放其諸色差遣庶得永存官物又冀免破人家貞元元年勅自今後應徵息利本錢除主保逃亡轉徵鄰近者放免餘並準舊徵收其所欠錢仍任各取當司關官職田量事驪貨充填本數元和二年宰臣上言聖政惟新事必歸本疏理五坊戶色役令府縣卻收萬人欣喜恩出望外臣等輒釐革舊弊率先有司其兩省納課陪廚戶及捉錢人總一百二十四人望令歸府縣色役從之元和十一年御史中丞崔從奏捉錢人等比緣皆以私錢添雜官本所防耗折裨補官吏近日訪聞商販富人投身要司依託

官本廣求私利可徵索者自充家業成逋欠者證是官錢非理逼迫爲弊非一今請許捉錢戶添放私本不得過官本錢勘責有剩並請沒官十四年御史中丞蕭俛奏諸司諸軍諸使公廩諸色本利錢等伏緣臣當司及祕書省等三十二司利錢準赦文至十倍者本利並放展轉攤保至五倍者本利並放緣前件諸司諸使諸軍利錢節文並不該及其中有納利百姓見臣稱訴納利已至十倍者未蒙一例處分求臣上達天聽伏以南北諸司事體無異納利百姓皆陛下赤子若恩澤均及則雨露無偏乞特賜準赦放免會昌元年正月赦節文每有過客衣冠皆求應接行李苟不供給必致怨尤刺史縣令但取虛名不惜百姓夫畜皆配民戶酒食科率所由蠹政害人莫斯爲甚宜爲本道觀察使條流量縣大小及道路要僻各置本錢逐月收利或前觀察使前任臺省官不乘館驛者許量事供給其錢便以留州留使錢充每至季終申觀察使如妄破官錢依前科配並同入已贖論仍委出使御史糾察以聞

按捉錢之事惟唐有之蓋以供諸司公用之費雖曰官出本錢令其營運納息非鑿空之橫歛及其久也民利非假官之勢則不請本錢白納利息官利於取民之財則所徵利息數倍本錢而其爲無藝甚矣故述其事附之雜征斂之後

通考
權考

右雜征斂

二十四史九通政典類要合編卷一百四十

唐十二

錢幣

隋末行五銖白錢天下盜起私鑄錢行千錢初重二斤其後愈輕不及一斤鐵葉皮紙皆以爲錢高祖入長安民間行綫環錢其製輕小凡八九萬纒滿半斛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得輕重大小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隸三體開元二十年千錢以重六斤四兩爲率每錢重二銖四參禁缺頓沙澀盪染白彊黑彊之錢首者官爲市之銅一斤爲錢八千二十二年宰相張九齡建議古者以布帛菽粟不可尺寸抄勺而均乃爲錢以通貿易官鑄所入無幾而工費多宜縱民鑄議下百官皆以縱民鑄爲不便於是下詔禁惡錢而已信安郡王禕復言國用不足請縱私鑄議者皆畏禕帝弟之貴莫敢與抗獨倉部郎中韋伯陽以爲不可禕議亦格二十六年宣潤等州初置錢監兩京用錢稍善米粟價益下其後錢又漸惡詔出銅所在置監鑄開元通寶錢京師庫藏皆滿天下盜鑄益起廣陵丹陽宣城尤甚京師權豪歲取之舟車相屬江淮偏鑄錢數十種雜以鐵錫輕漫無復錢形公鑄者號官鑄錢一以當偏鑄錢七八富商往往藏之以易江淮私鑄者兩京錢有鵝眼古文綫環之別每貫重不過三四斤至剪鐵而緡之宰相李林甫請出絹布三百萬匹平估收錢物價踊貴訴者日萬人兵部侍郎楊國忠欲招權以市恩揚鞭市門曰行當復之明日詔復行舊錢天寶十一載又出錢三十

萬緡易兩市惡錢出左藏庫排斗錢許民易之國忠又言錢非鐵錫銅沙穿穴古文皆得用之是時增調農人鑄錢既非所習皆不聊生內作判官韋倫請厚價募工繇是役用減而鼓鑄多天下鑪九十九絳州三十揚潤宣鄂蔚皆十益邠皆五洋州三定州一每鑪歲鑄錢三千三百緡役丁匠三十費銅二萬一千二百斤鐵三千七百斤錫五百斤每千錢費錢七百五十五天下歲鑄三十二萬七千緡肅宗乾元元年經費不給鑄錢使第五琦鑄乾元重寶錢徑一寸每緡重十斤與開元通寶參用以一當十亦號乾元十當錢先是諸鑪鑄錢窳薄鎔破錢及佛像謂之盤陀皆鑄爲私錢犯者杖死第五琦爲相復命絳州諸鑪鑄重輪乾元錢徑一寸二分其文亦曰乾元重寶背之外郭爲重輪每緡重十二斤與開元通寶錢並行以一當五十是時民間行三錢大而重稜者亦號重稜錢法既屢易物價騰踊米斗錢至七十餓死者滿道初有虛錢京師人人私鑄併小錢壞鍾像犯禁者愈眾鄭叔清爲京兆尹數月榜死者八百餘人肅宗以新錢不便命百官集議不能改上元元年減重輪錢以一當三十開元舊錢與乾元十當錢皆以一當十碾磴鑿受得爲實錢虛錢交易皆用十當錢由是錢有虛實之名史思明據東都亦鑄得一元寶錢徑一寸四分以一當開元通寶之百既而惡得一非長祚之兆改其文曰順天元寶代宗卽位乾元重寶錢以一當二重輪錢以一當三凡三日而大小錢皆以一當一自第五琦更鑄犯法者日數百州縣不能禁止至是人甚便之其後民間乾元重稜二錢鑄爲器不復出矣當時議者以爲自天寶至今戶九百餘萬王制上農夫食九人中農夫

七人以中農夫計之爲六千三百萬人少壯相均人食米二升日費米百二十六萬斛歲費四萬五千三百六十萬斛而衣倍之吉凶之禮再倍餘三年之儲以備水旱凶災當米十三萬六千八百八十萬斛以貴賤豐儉相當則米之直與錢均也田以高下肥瘠豐耗爲率一頃出米五十餘斛當田二千七百二十一萬六千頃而錢亦歲毀於棺瓶埋藏焚溺其間銅貴錢賤有鑄以爲器者不出十年錢幾盡不足周當世之用諸道鹽鐵轉運使劉晏以江嶺諸州任土所出皆重羸賤弱之貨輸京師不足以供道路之直於是積之江淮易銅鉛薪炭廣鑄錢歲得十餘萬緡輸京師及荆揚二州自是錢日增矣大厯七年禁天下鑄銅器建中初江淮多鉛錫錢以銅盪外不盈斤兩帛價益貴銷千錢爲銅六斤鑄器則斤得錢六百故銷鑄者多而錢益耗判度支趙贊採連州白銅鑄大錢一當十以權輕重貞元初駱谷散關禁行人以一錢出者諸道鹽鐵使張滂奏禁江淮鑄銅爲器惟鑄鑑而已十年詔天下鑄銅器每器一斤其直不得過百六十銷錢者以盜鑄論然而民間錢益少緡帛價輕州縣禁錢不出境商賈皆絕浙西觀察使李若初請通錢往來而京師商賈齋錢四方貿易者不可勝計詔復禁之二十年命市井交易以綾羅絹布雜貨與錢兼用憲宗以錢少復禁用銅器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京兆尹裴武請禁與商賈飛錢者庾索諸坊十人爲保元和六年貿易錢十緡以上者參用布帛蔚州三河冶距飛狐故監二十里而近河東節度使王鐔置鑪疏拒馬河水鑄錢工費尤省以刺史李聽爲使以五鑪鑄每

鑪月鑄錢三十萬自是河東錫錢皆廢自京師禁飛錢家有滯藏物價寢輕判度支盧坦兵部尙書判戶部事王紹鑿鐵使王播請許商人於戶部度支鹽鐵三司飛錢每千錢增給百錢然商人無至者復許與商人敵貫而易之然錢重帛輕如故憲宗爲之出內庫錢五十萬緡市布帛每疋加舊估十之一會吳元濟王承宗連衡拒命以七道兵討之經費屈竭皇甫鏞建議內外用錢每緡墊二十外復抽五十送度支以贍軍十二年復給京兆府錢五十萬緡市布帛而民間墊陌有至七十者鉛錫錢益多吏捕犯者多屬諸軍諸使誨集市人彊奪毆傷吏卒京兆尹崔元略請犯者本軍本使洫決帝不能用詔送本軍本使而京兆府遣人洫決穆宗卽位京師鬻金銀十兩亦墊一兩糴米鹽百錢墊七八京兆尹柳公綽以嚴法禁止之尋以所在用錢墊陌不一詔從俗所宜內外給用每緡墊八十寶曆初河南尹王起請銷錢爲佛像者以盜鑄錢論太和三年詔佛像以鉛錫土木爲之飾帶以金銀鋤石烏油藍鐵唯鑑磬釘鑲鈕得用銅餘皆禁之盜鑄者死是時峻鉛錫錢之禁告千錢者實以五千四年詔凡交易百緡以上者匹帛米粟居半河南府揚州江陵府以都會之劇約束如京師未幾皆罷八年河東錫錢復起鹽鐵使王涯置飛狐鑄錢院於蔚州天下歲鑄錢不及十萬緡文宗病幣輕錢重詔方鎮縱錢穀交易時雖禁銅爲器而江淮嶺南列肆鬻之鑄千錢爲器售利數倍宰相李珣請加鑪鑄錢於是禁銅器官一切爲市之天下銅坑五十歲采銅二十六萬六千斤及武宗廢浮屠法永平監官李郁彥請以銅像鍾磬鑪鐸皆歸巡院州縣銅益多矣鹽鐵使以工有常力

不足以加鑄許諸道觀察使皆得置錢坊淮南節度使李紳請天下以州名鑄錢京師爲京錢大小徑寸如開元通寶交易禁用舊錢會宣宗卽位盡黜會昌之政新錢以字可辨復鑄爲像昭宗末京師用錢八百五十爲貫每百纔八十五河南府以八十爲百云

唐書食貨志

高祖卽位仍用隋之五銖錢武德四年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釐積十文重一兩一千文重六斤四兩仍置錢監於洛井幽益等州秦王齊王各賜三鑪鑄錢右僕射裴寂賜一鑪敢有盜鑄者身死家口配沒五年又於桂州置監議者以新錢輕重大小最爲折衷遠近甚便之後盜鑄漸起而所在用錢濫惡顯慶五年勅以惡錢轉多令所在官私爲市取以五惡錢酬一好錢百姓以惡錢價賤私自藏之以候官禁之弛高宗又令以好錢一文買惡錢兩文弊仍不息至乾封元年封嶽之後又改造新錢文曰乾封泉寶徑一寸重二銖六分仍與舊錢並行新錢一文當舊錢之十周年之後舊錢並廢初開元錢之文給事中歐陽詢制詞及書時稱其功其字含八分及隸體其詞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讀之自上及左迴環讀之其義亦通流俗謂之開通元寶錢及鑄新錢乃同流俗乾字直上封字在左尋寤錢文之誤又緣改鑄商賈不通米帛增價乃議卻用舊錢二年正月下詔曰泉布之興其來自久實古今之要重爲公私之寶用年月旣深僞濫斯起所以採乾封之號改鑄新錢靜而思之將爲未可高祖撥亂反正爰創軌模太宗立極承天無所改作今廢舊造新恐乖先旨其開元通寶宜依舊施行爲萬代之法乾封新鑄之錢令所司貯納更不須鑄仍令天下置

鑄之處並鑄開元通寶錢既而私鑄更多錢復濫惡高宗嘗臨軒謂侍臣曰錢之爲用行之已久公私要便莫甚於斯比爲州縣不存檢校私鑄過多如聞荆潭宣衝犯法尤甚遂有將船楫宿於江中所部官人不能覺察自今嚴加禁斷所在追納惡錢一二年間使盡當時雖有約勅而姦濫不息儀鳳四年令東都出遠年糙米及粟就市給糶斗別納惡錢百文其惡錢令少府司農相知卽令鑄破其厚重徑合斤兩者任將行用時米粟漸貴議者以爲鑄錢漸多所以錢賤而物貴於是權停少府監鑄錢尋而復舊則天長安中又令懸樣於市令百姓依樣用錢俄又簡擇艱難交易留滯又降勅非鐵錫銅蕩穿穴者並許行用其有熟銅排斗沙澁厚大者皆不許簡自是盜鑄蜂起濫惡益眾江淮之南盜鑄者或就陂湖巨海深山之中波濤險峻人跡罕到州縣莫能禁約以至神龍先天之際兩京用錢尤濫其郴衡私鑄小錢纔有輪郭及鐵錫五銖之屬亦堪行用乃有買錫鎔銷以錢模夾之斯須則盈千百便費用之開元五年車駕往東都宋璟知政事奏請一切禁斷惡錢六年正月又切斷天下惡錢行三銖四銖錢不堪行用者並銷破覆鑄至二月又勅曰古者聚萬方之貨設九府之法以通天下以便生人若輕重得中則利可知矣若真僞相雜則官失其守頃者用錢不論此道深恐貧窶日困姦豪滋所以申明舊章懸設諸樣欲其人安俗阜禁止令行時江淮錢尤濫惡有官鑪偏鑪稜錢時錢等數色環乃遣監察御史蕭隱之充江淮使隱之乃令率戶出錢務加督責百姓乃以上青錢充惡錢納之其小惡者或沉之於江湖以免罪戾於是市井不通貨價騰起流聞京

師隱之貶官環因之罷相乃以張嘉貞知政事嘉貞乃弛其禁人乃安之二十二年中書侍郎張九齡初知政事奏請不禁鑄錢元宗令百官詳議黃門侍郎裴耀卿李林甫河南少尹蕭昊等皆曰錢者通貨有國之權是以歷代禁之以絕姦濫今若一啟此門但恐小人棄農逐利而監惡更甚於事不便左監門錄事參軍劉秩上議曰伏奉今月二十一日勅欲不禁鑄錢令百寮詳議可否者夫錢之興其來尙矣將以平輕重而權本末齊桓得其術而國以霸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諸載籍國之興衰實繫於是陛下思變古以濟今欲反經以合道而不即改作詢之芻蕘臣雖愚敢不薦其聞見古者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管仲曰夫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爨也舍之則非有損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與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是以人戴君如日月親君如父母用此術也是爲人主之權今之錢卽古之下幣也陛下若捨之任人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賤則傷農錢輕則傷買故善爲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於人其不可二也夫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惡不重禁之不足以懲息且方今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況啟其源而欲人之從令乎是設陷穽而誘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人去南畝者取去南畝者取則草不墾草不墾又隣於寒餒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則不可以賞

勸貧餒則不可以威禁法令不行人之不理皆由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鑄錢則貧者必不能爲臣恐貧者彌貧而服役於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昔漢文之時吳濞諸侯也富埒天子鄧通大夫也財侔王者此皆鑄錢之所致也必欲許其私鑄是與人利權而捨其柄其不可五也陛下必以錢重而傷本工費而利寡則臣願言其失以效愚計夫錢重者猶人日滋於前而鑪不加於舊又公錢重與銅之價頗等故盜鑄者破重錢以爲輕錢錢輕禁寬則行禁嚴則止止則棄矣此錢之所以少也夫鑄錢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在採用者眾夫銅以爲兵則不如鐵以爲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陛下何不禁於人禁於人則銅無所用銅益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鑄則公錢不破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末復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惟陛下熟察之時公卿羣官皆建議以爲不便事既不行但勅郡縣嚴斷惡錢而已至天寶之初兩京用錢稍好米價豐賤數載之後漸又濫惡府縣不許好者加價迴博好惡通用富商姦人漸收好錢潛將往江淮之南每錢貨得私鑄惡者五文假託官錢將入京私用京城錢日加碎惡鵝眼鐵錫古文繩環之類每貫重不過三四斤十一載勅錢貨之用所以通有無輕重之權所以禁踰越故周立九府之法漢備三官之制永言適便必在從宜如聞京師行用之錢頗多濫惡所資懲革絕其訛謬然安人在於存養化俗期於變通法若從寬事堪持久宜令所司卽出錢三數十萬貫分於兩市百姓間應交易所用錢不堪久行用者官爲換取仍限一月日內使盡庶單貧無患商旅必通其過限輒違死者一事已上並作條件處

分是時京城百姓久用惡錢制下之後頗相驚擾時又令於龍興觀南街開場出左藏庫內排斗錢許市人博換貧弱者又爭次不得俄又宣勅除鐵錫銅沙穿穴古文餘並許依舊行用久之乃定乾元元年詔曰錢貨之興其來久矣代有沿革時爲重輕周興九府實啟流泉之利漢造五銖亦弘改鑄之法必令小大兼適母子相權事有益於公私理宜循於通變但以干戈未息帑藏猶虛卜式獻助軍之誠宏羊興富國之算靜言立法諒在使人御史中丞第五琦奏請改錢以一當十別爲新鑄不廢舊錢冀實三官之資用收十倍之利所謂於人不擾從古有經宜聽於諸監別鑄一當十錢又曰乾元重寶其開元通寶著依舊行用所請採鑄捉搦處置即條件聞奏二年琦入爲相又請更鑄重輪乾元錢一當五十二斤按唐書作十二斤成貫詔可之於是新錢與乾元開元通寶錢三品並行尋而穀價騰貴乃擡舊開元錢以一當十減乾元錢以一當三十緣人厭錢價不定人聞擡加價錢爲虛錢長安城中競爲盜鑄人益無聊矣上元元年詔曰因時立制頃議新錢且是從權知非經久如聞官鑪之外私鑄頗多吞併小錢踰濫成弊抵罪雖眾禁奸未絕況物價益起人心不安事藉變通期於折衷其重稜五十價錢宜減作三十文行用其開元舊時錢宜一當十文行用其乾元十當錢宜依前行用仍令中京及畿縣內依此處分諸州待進止七月勅重稜五十價錢先令畿內減至三十價行其天下諸州並宜準此寶應元年改行乾元錢一以當三乾元重稜小錢亦以一當二重稜大錢以一當三尋又改行乾元大小錢並以一當一其私鑄重稜大錢不在行用之限大曆四年關

內道鑄錢等使戶部侍郎第五琦上言請於絳州汾陽銅原兩監增置五鑪鑄錢許之建中元年戶部侍郎韓洞上言江淮錢監歲共鑄錢四萬五千貫輸于京師度工用轉送之費每貫計錢二千是本倍利也今商州有紅崖冶出銅益多又有洛源監久廢不理請增工鑿山以取銅興洛源錢監置十鑪鑄之歲計出錢七萬二千貫度工用轉送之費貫計錢九百則利浮本也其江淮七監請皆停罷從之貞元九年張滂奏諸州府公私諸色鑄造銅器雜物等伏以國家錢少損失多門興販之徒潛將銷鑄錢一千爲銅六斤造寫器物則斤直六百餘有利既厚銷鑄遂多江淮之間錢實減耗伏請準從前勅文除鑄錢外一切禁斷元和三年鹽鐵使李巽上言得湖南院申郴州平陽高亭兩縣界有平陽冶及馬跡曲木等古銅坑約二百八十餘并差官檢覆實有銅錫今請於郴州舊桂陽監置鑪兩所採銅鑄錢每日約二十貫計一年鑄成七千貫有益於人從之其年六月詔曰泉貨之法義在通流若錢有所壅貨當益賤故藏錢者得乘人之急居貨者必損己之資今欲著錢令以出滯藏加鼓鑄以資流布使商旅知禁農桑獲安義切救時情非欲利若革之無漸恐人或相驚應天下商賈先蓄見錢者委所在長吏令收市貨物官中不得輒有程限逼迫商人任其貨易以求便利計周歲之後此法通行朕當別立新規設蓄錢之禁所以先有告示許有方圓意在他時行法不貸又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鑛銅者可資於鼓鑄銀者無益於生人權其重輕使務專一其天下自五嶺以北見採銀坑並宜禁斷恐所在坑戶不免失業各委本州府長吏勸課令其採銅助官中鑄作乃

委鹽鐵使條疏聞奏四年京城時用錢每貫頭除二十文陌內欠錢及有鉛錫錢等貞元九年勅陌內欠錢法當禁斷慮因捉搦或亦生姦使人易從切於不擾自今已後有因交關用欠陌錢者宜但令本行頭及居停主人牙人等檢察送官如有容隱兼許賣物領錢人糾告其行頭主人牙人重加科罪府縣所由祇承人等並不須干擾若非因買賣自將錢於街衢行者一切勿問其年六月勅五嶺已北所有銀坑依前任百姓開採禁見錢出嶺六年制公私交易十貫錢已上卽須兼用匹段委度支鹽鐵使及京兆尹卽具作分數條疏聞奏茶商等公私便換見錢並須禁斷七年戶部王紹度支盧坦鹽鐵王播等奏伏以京都時用多重見錢官中支計近日殊少蓋緣比來不許商人便換因茲家有滯藏所以物價轉高錢多不出臣等今商量伏請許令商人於三司任便換見錢一切依舊禁約伏以比來諸司諸使等或有便商人錢多留城中逐時收貯積藏私室無復流通伏請自今已後嚴加禁約從之八年勅以錢重貨輕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兩市收市布帛每端匹估加十之一十二年勅泉貨之設故有常規將使重輕得宜是資斂散有節必通其變以利於人今繒帛轉賤公私俱弊宜出見錢五十萬貫令京兆府揀擇要便處開場依市價交易選清強官吏切加勾當仍各委本司先作處置條件聞奏必使事堪經久法可通行又勅近日布帛轉輕見錢漸少皆緣所在壅塞不得通流宜令京城內自文武官僚不問品秩高下并公郡縣主中使等下至士庶商旅寺觀坊市所有私貯見錢並不得過五千貫如有過此許從勅出後限一月內任將市別物收貯如錢數校

多處置未了任於限內於地界州縣陳狀更請限縱有此色亦不得過兩箇月若一家內別有宅舍店鋪等所貯錢並須計用在此數其兄弟本來異居曾經分析者不在此限如限滿後有違犯者白身人等宜付所司決痛杖一頓處死其文武官及公主等並委有司聞奏當重科貶戚屬中使亦具名銜聞奏其贖貯錢不限多少並勒納官數內五分取一分充賞錢止於五千貫此外察獲及有人論告亦重科處分并量給告者時京師里閭區肆所積多方鎮錢王鏐韓宏李惟簡少者不下五十萬貫於是競買第屋以變其錢多者竟里巷備儲以歸其直而高賞大賈者多依倚左右軍官錢爲名府縣不得窮驗法竟不行十四年勅應屬諸軍諸使更有犯時用錢每貫除二十文足陌內欠錢及有鉛錫錢者宜令京兆府柳項收禁牒報本軍本使府司差人就軍及看決二十如情狀難容復有違拒者及令府司聞奏十五年中書門下奏伏準羣官所議鑄錢或請收市人聞銅物令州郡鑄錢當開元以前未置鹽鐵使亦令州郡勾當鑄造令若兩稅納匹段或慮兼要通用見錢欲令諸道公私銅器各納所在節度團練防禦經略使便據元勅給與價直并折兩稅仍令本處軍人鎔鑄其鑄本請以留州留使年支未用物充所鑄錢便充軍府州縣公用當處軍人自有糧賜亦校省本所資取力并收眾銅天下併功速濟時用待一年後鑄器物盡則停其州府有出銅鉛可以開鑄處具申有司便令同諸監冶例每年與本充鑄其收市銅器期限并禁鑄造買賣銅物等待議定便令有司條疏聞奏其上都鑄錢及收銅器續處分將欲頒行尙資周慮請令中書門下兩省御史臺并諸

司長官商量重議聞奏從之長慶元年勅泉貨之義所貴通流如聞比來用錢所在除陌不一與其禁人之必犯未若從俗之所宜交易往來務令可守其內外公私給用錢從今以後宜每貫一例除整八十以九百二十文成貫不得更有加除及陌內欠少太和二年中書門下奏準元和四年勅應有鉛錫錢並合納官如有人糾得一錢賞百錢者當時勅條貴在峻切今詳事實必不可行只如告一錢賞百錢則有人告一百貫錫錢須賞一萬貫銅錢執此而行事無畔際今請以鉛錫錢交易者一貫已下以州府常行決脊杖二十貫已下決六十徒三年過十貫已上所在集眾決殺其受鉛錫錢交易者亦準此處分其用鉛錫錢仍納官其能糾告者每一貫賞五千文不滿貫者準此計賞累至三百千仍且取當處官錢給付其所犯人罪不死者徵納家資充填賞錢可之四年勅應私貯見錢家除合貯數外一萬貫至十萬貫限一周年內處置畢十萬貫至二十萬貫以下者限二周年處置畢如有不守期限安然蓄積過本限即任人糾告及所由覺察其所犯家錢並準元和十二年勅納官據數五分取一分充賞糾告人賞錢數止於五千貫應犯錢法人色目決斷科貶並準元和十二年勅處分其所由覺察亦量賞一半事竟不行五年鹽鐵使奏湖南管内諸州百姓私鑄造到錢伏緣衝道數州連接嶺南山洞深邃百姓依模監司錢樣競鑄造到脆惡錢轉將賤價博易與好錢相和行用其江西鄂岳桂管鑄監錢並請委本道觀察使條疏禁絕勅旨宜依會昌六年勅緣諸道鼓鑄佛像鐘磬等新錢已有次第須令舊錢流布絹帛價稍增文武百寮俸料宜起三月一日

並給見錢其一半先給虛估匹段對估價支給勅比緣錢重幣輕生人坐困今加鼓鑄必在流行通
變救時莫切於此宜申先甲之令以誠居貨之徒京城及諸道起今年十月以後公私行用並取新

錢其舊錢權停三數年如有違犯同用鉛錫惡錢例科斷其舊錢並納官事竟不行

舊唐書
食貨志

開元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勅布帛不可以尺寸爲交易菽粟不可以抄勺買有無古之爲錢以
通貨幣頃雖官鑄所入無幾約工計本勞費又多公私之間給用不贍永言其幣豈無變通往者漢
文之時已有放鑄之令雖見非於賈誼亦無廢於賢君古往今來時移事異亦欲不禁私鑄其理如
何公卿百僚詳議可否祕書監崔沔議曰夫國之有錢時所通用若許私鑄人必競爲各徇所求小
如有利漸忘本業大計斯貧是以賈生之陳七福規於更漢令太公之創九府將以殷貧人況依法
則不成違法乃有利謹按漢書文帝雖除盜鑄錢令而不得雜以鉛鐵爲他巧者然則雖私鑄不容
姦錢錢不容姦則鑄者無利鑄者無利則私鑄自息斯則除之與不除爲法正等能謹於法而節其
用則令行而詐不起事變而姦不生斯所以稱賢君也今若聽其私鑄嚴斷惡錢官必得人人皆知
禁誡則漢政可侔猶恐未若皇唐之舊也今若稅銅折役則官冶可成計估度庸則私錢無利易而
可久簡而難誣謹守舊章無越制度且夫錢之爲物貴以通貨利不在多何待私鑄然後足用也又
勅貨幣兼通將以利用而布帛爲本錢刀是末賤本貴末爲弊則深法敦之閱宜有變革自今以後
不以莊宅口馬交易並先用絹布綾羅絲綿等其餘市買至一千以上亦令錢物兼用違者科罪建

中二年八月諸道鹽鐵使包佶奏江淮百姓近日市肆交易錢交下粗惡揀擇納官者三分纔有二分餘並鉛錫銅盪不數斤兩致使絹價騰貴惡錢漸多訪聞諸州山野地窖皆有私錢轉相貨易姦

究漸深今後委本道觀察使明立賞罰切加禁斷

通考錢幣考餘見新舊唐書

永淳元年五月敕私鑄錢造意人及句合頭首者並處絞仍先決杖一百從及居停主人加役流各決杖六十若家人共犯坐其家長老疾不坐者則罪歸以次家長其鑄錢處鄰保配徒一年里正坊正村正各決六十若有糾告者即以所鑄錢毀破并銅物等賞糾人同犯自首免罪依例酌賞開元十一年制曰古者作錢以通有無之鄉以平小大之價以全服用之物以濟單貧之資錢之所利人之所急然絲布財穀人民爲本若本賤末貴則人棄賤而務貴故有盜鑄者冒嚴刑而不悔藏鏹者非倍息而不出今天下泉貨益少幣帛頗輕欲使天下流通焉可得也且銅者餒不可食寒不可衣既不堪於器用不同於寶物唯以鑄錢使其流布宜令所在加鑄委按察使申明格文禁斷私賣銅錫仍禁造銅器所在采銅鉛官爲市取勿抑其價務利於人二十年九月制曰綾羅絹布雜貨等交易皆合通用如聞市肆必須見錢深非道理自今以後與錢貨兼用違法者准法罪之天寶十一載二月勅泉貨之用所以通有無輕重之權所以禁踰越故周立九府之法漢備三官之制永言適便必在隨宜如聞京城行用之錢頗多濫惡所資懸革絕其訛謬然安人在於存養化俗期於變通法若從寬事堪持久宜令所司卽出錢三數十萬貫分於兩市百姓間應交易所用不堪久行用者官

爲換取仍限一月日內使盡庶單貧無患商旅必通其過限輒敢違犯者一事以上並作條件處分是時京城百姓久用惡錢制下之後頗相驚擾

通典食貨志餘見新舊唐書

右錢幣

平準倉儲
宮市 和糴平糶

武德元年置社倉貞觀二年四月尙書左丞戴胄上言曰水旱凶災前聖之所不免國無九年儲畜禮經之所明誠今喪亂之後戶口凋殘每歲納租未實倉廩隨時出給糴供當年若有凶災將何賑卹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多爲社倉終於文皇得無饑饉及大業中年國用不足並貨社倉之物以充官費故至末塗無以支給今請自王公已下爰及眾庶計所墾田稼穡頃畝至秋熟準其見在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粟稻麥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爲立義倉若年穀不登百姓飢饉當所州縣隨便取給太宗曰旣爲百姓預作儲貯官爲舉掌以備凶年非朕所須橫生賦歛利人之事深是可嘉宜下所司議立條制戶部尙書韓仲良奏王公已下墾田畝納二升其粟麥粳稻之屬各依土地貯之州縣以備凶年可之自是天下州縣始置義倉每有飢饉則開倉賑給以至高宗則天數十年間義倉不許雜用其復公私窮迫漸貸義倉支用自中宗神龍之後天下義倉費用向盡永徽二年勅義倉據地收稅實是勞煩宜令率戶出粟上上戶五石餘各有差六年京東西二市置常平倉明慶二年京常平倉置常平署官員開元四年詔諸州縣義倉本備飢年賑給近年已來每

三年一度以百姓義倉糴米遠赴京納仍勒百姓私出脚錢自今已後更不得義倉變造七年勅關內隴右河南河北五道及荆揚襄夔綿益彭蜀漢劍茂等州並置常平倉其本上州三千貫中州二千貫下州一千貫元和元年制歲時有豐歉穀價有重輕將備水旱之虞在權聚歛之術應天下州府每年所稅地子數內宜十分取二分均充常平倉及義倉仍各逐穩便收貯以時出糶務在救人賑貸所宜速奏六年二月制如聞京畿之內舊穀已盡宿麥未登宜以常平義倉粟二十四萬石貸借百姓諸道州府有乏少糧種處亦委所在官長用常平義倉米借貸淮南浙西宣歙等道元和二年四月賑貸並且停徵容至豐年然後填納九年詔出太倉粟七十萬石開六場糶之并賑貸外縣百姓至秋熟徵納於外縣收貯以防水旱十二年詔諸道應遭水州府河中澤潞河東幽州江陵府等管內及鄭滑滄景易定陳許晉隰蘇襄復台越唐隨鄧等州人戶宜令本州厚加優恤仍各以當處義倉斛斗據所損多少量事賑給長慶四年制曰義倉之制其來日久近歲所在盜用沒入致使小有水旱生人坐委溝壑永言其弊職此之由宜令諸州錄事參軍專主勾當苟爲長吏迫制卽許驛表上聞考滿之日戶部差官交割如無欠負與減一選如欠少者量加一選欠數過多戶部奏聞節級科處大中六年四月戶部奏諸州府常平義倉斛斗本防水旱賑貸百姓其有災沴州府地遠申奏往復已至流亡自今已後諸道遭災旱請委所在長吏差清強官審勘如實有水旱處便任先從貧下不支濟戶給貸從之

舊唐書
食貨志

唐制凶荒則有社倉賑給不足則徙民就食諸州尚書左丞戴胄建議自王公以下計墾田秋熟所在爲義倉歲凶以給民太宗善之乃詔畝稅二升粟麥杭稻土地所宜寬鄉斂以所種狹鄉據青苗簿而督之田耗十四者免其半耗十七者皆免商賈無田者以其戶爲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五斗爲差下下戶及夷獠不取歲不登則以賑民或貸爲種至秋而償其後洛相幽徐齊并秦蒲州又置常平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溼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於令開元二十二年勅應給貨糧本州錄奏待敷到三口以下給米一石六口以下兩石七口以下三石給粟準米計折二十五年定式王公以下每年戶別據所種田畝別稅粟二升以爲義倉其商賈戶若無田及不足者上上豆稅五石上中以下遞減各有差諸出給雜種準粟者稻穀一斗五升當粟一斗其折納糙米者稻三石折納糙米一石四斗二十八年敕諸州水旱皆待奏報然後賑給道路悠遠往復淹遲宜令給訖奏聞元和十二年詔諸道應遭水州府以當處義倉斛斗據所損多少量事賑給訖具數聞奏開成元年戶部奏應諸州府所置常平義倉伏請今後通公私田畝別納粟一升逐年添貯義倉斂之至輕事必通濟歲月稍久自致盈充縱逢水旱之災永絕流亡之慮從之太和閒以天下回殘錢置常平義倉本錢歲增市之非遇水旱不增者判官罰俸書下考州縣假借以枉法論

通考市
權考

右倉儲

武德元年詔曰特建農圃本督耕耘思俾齊民既康且富鍾庾之量冀同水火宜置常平監官以均

天下之貨市肆騰踊則減價而出田穡豐美則增糴而收庶使公私俱濟家給人足抑止兼并宣通
堪滯五年廢常平監官開元二年勅天下諸州今年稍熟穀價全賤或慮傷農常平之法行之自古
宜令諸州加時價三兩錢糴不得抑斂仍交相付領勿許懸欠蠶麥時熟穀米必貴卽令減價出糴
豆穀等堪貯者熟亦準此以時出入務在利人其常平所須錢物宜令所司支料奏聞十六年勅自
今歲普熟穀價至賤必恐傷農加錢收糴以實倉廩縱逢水旱不慮阻飢公私之間或亦爲便宜令
所在以常平本錢及富處物各於時價上量加三錢百姓有糴易者爲收糴事須兩和不得限數配
糴訖具所用錢物及所糴物數申所司仍令上佐一人專勾當天寶六載太府少卿張瑄奏準四載
并五載勅節文至貴時賤價出糴賤時加價收糴若百姓未辦錢物者任準開元二十年勅量事賒
糴至粟麥熟時徵納臣使司商量且糴舊糴新不同別用其賒糴者至納錢日若粟麥雜種等時價
甚賤恐更迴易艱辛請加價便與折納廣德二年第五琦奏每州常平倉及庫使司商量置本錢隨
當處米物時價賤則加價收糴貴則減價糴賣建中元年勅夫常平者常使穀價如一大豐不爲之
減大儉不爲之加雖遇災荒人無菜色自今已後忽米價貴時宜量出官米十萬石麥十萬石每石
量付兩市行人下價糴貨三年戶部侍郎趙贊上言曰伏以舊制置倉儲粟名曰常平軍興已來此
事闕廢或因凶荒流散餓死相食者不可勝紀古者平準之法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千室之
邑必有千鍾之藏春以奉耕夏以奉耘雖有大賈富家不得豪奪吾人者蓋謂能行輕重之法也自

陛下登極以來許京城兩市置常平官糴鹽米雖經頻年少雨米價騰貴此乃即日明驗實要推而廣之當興軍之時與承平或異事須兼儲布帛以備時須臣今商量請於兩都并江陵東都揚汴蘇洪等州府各置常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貫下至數十萬貫隨其所宜量定多少唯置斛斗疋段絲麻等候物貴則下價出賣物賤則加價收糴權其輕重以利疲人從之贊於是條奏諸道要都會之所皆置吏閱商人財貨計錢每貫稅二十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十一稅之以充常平時國用稍廣常賦不足所稅亦隨時而盡終不能為常平本貞元八年勅諸軍鎮和糴貯備共三十三萬石價之外更量與優饒其粟及麻據米數準折虛價直委度支以停江淮運腳錢充並支綾絹純綿勿令折估所糴粟等委本道節度使監軍同勾當貯貯非承特勅不得給用十四年詔以米價稍貴令度支出官米十萬石於兩街賤糴其年九月以歲飢出太倉三十萬石出糴是歲冬河南府穀貴人流令以含嘉倉粟七萬石出糴十五年以久旱歲飢出太倉粟十八萬石於諸縣賤糴元和十二年詔出粟二十五萬石分兩街降估出糴十三年戶部侍郎孟簡奏天下州府常平義倉等斛斗請準舊例減估出糴但以石數奏申有司更不收管內州縣得專達利百姓從之長慶四年勅出太倉陳粟三十萬石於兩街出糴太和四年勅今年秋稼似熟宜於關內七州府及鳳翔府和糴一百萬石

舊唐書食貨志

貞觀開元後邊土西舉高昌龜茲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緣邊數十州戍重兵營田及地租

不足以供軍於是初有和糴牛仙客爲相有彭果者獻策廣關輔之糴京師糧粟益羨自是元宗不復幸東都天寶中歲以錢六十萬緡賦諸道和糴斗增三錢每歲短遞輸京倉者百餘萬斛米賤則少府加估而糴貴則賤價而糴貞元初吐蕃劫盟召諸道兵十七萬戍邊關中爲吐蕃蹂躪者二十年北至河曲人戶無幾諸道代兵月給粟十七萬斛皆糴於關中宰相陸贄以關中穀賤請和糴可至百餘萬斛計諸縣船車至太倉穀價四十餘米價七十則一年和糴之數當轉運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當和糴之五斗減轉運以實邊存轉運以備時要江淮米至河陰者罷八十萬斛河陰米至太原倉者罷五十萬太原米至東渭橋者罷二十萬以所減米糴江淮水災州縣斗減時價五十以救之京城東渭橋之糴斗增時估三十以利農以江淮糴米及減運直市絹帛遺上都帝乃命度支增估糴粟三十三萬斛然不能盡用贄議四年詔京兆府於時價外加估和糴差清強官先給價直然後貯納續令所司自般運載至太原先是京畿和糴多被抑配或物估踰於時價或先斂而後給直追集停攤百姓苦之及聞是詔皆忻便樂輸

憲宗卽位之初有司以歲豐熟請畿內和糴當時府縣配戶督限有稽違則追蹙鞭撻甚於稅賦號爲和糴其實害民白居易上疏曰和糴之事以臣所觀有害無利何者凡曰和糴則官出錢人出穀兩和商量然後交易今則不然配戶督限蹙迫鞭撻甚於稅賦何名和糴今若令有司出錢開場自糴比時價稍有優饒利之誘人人必情願且本請和糴惟圖利人人若有利自然願來今若除前之

弊行此之便是眞爲和糴利人之道又必不得已則不如折糴折糴者折青苗稅錢使納斗斛免令
賤糴別納見錢在於農人亦眞爲利況度支比來所支和糴價錢多是雜色匹段百姓又須轉賣然
後將納稅錢至於給付不免侵偷貨易不免損折所失過本其弊可知今若量折稅錢使納斗斛則
既無賤糴麥粟之費又無轉賣匹段之勞利歸於人美歸於上則折糴之便豈不昭然由是而論則
配戶不如開場和糴不如折糴亦甚明矣臣久處村閒曾爲和糴之戶親被迫蹙實不堪命臣近爲
畿尉曾領和糴之司親自鞭撻所不忍聞伏望宸衷俯賜詳察元和七年戶部奏今年冬諸州和糴
貯粟澤蔡四十萬石鄭滑易定各一十五萬石夏州八萬石河陽一十萬石太原二十萬石靈武七
萬石振武豐北鹽州各五萬石凡一百三十萬石令於時價每斗加十文所冀人知勸農國有常備
長慶元年以京北京西和糴擾人罷之四年詔於關內關外折糴和糴一百五十萬石用備饑款實
應元年以兩京河西大稔委度支和糴二百萬斛以備災沴

通考市糴考憲宗以
上與唐書食貨志同

敬宗開成元年戶部奏諸州府所置常平義倉伏請今後通公私田畝別納粟一升逐年添貯義倉
欽之至輕事必通濟歲月稍久自致盈充從之

續通志
食貨略

右和糴平糶

德宗時宮中取物於市以中官爲宮市使置白望數十百人以藍敞衣絹帛尺寸分裂酬其直又索
進奉門戶及脚價錢有齋物入市而空歸者每中官出沽漿賣餅之家皆徹肆塞門諫官御史言其

樊而中官言京師百姓賴宮市以養帝以爲然順宗卽位乃罷之

按京師百姓賴宮市以養之語出於中官之口此輩逢君之惡豈能顧義理之是非生民之休戚然王莽之五均介甫之易市亦皆以爲便百姓而行之且舉周官泉府之法以緣飾其事然則名爲效周公而識見乃此闖之流耳

通考市
雜考

右宮市

二十四史九通政典類要合編卷一百四十一

唐十三

平準

酒運

百官俸料錢
歲計
廢浮屠法附

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遭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自高宗以後歲益增多而功利繁興民亦罹其弊矣初江淮漕租米至東都輸含嘉倉以車或馱陸運至陝而水行來遠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故其率一斛得八斗爲成勞而陸運至陝纔三百里率兩斛計庸錢千民送租者皆有水陸之直而河有三門底柱之險顯慶元年苑西監褚朗議鑿三門山爲梁可通陸運乃發卒六千鑿之功不成其後將作大匠楊務廉又鑿爲棧以輓漕舟輓夫繫二瓠於胷而繩多絕輓夫輒墜死則以逃亡報因繫其父母妻子人以爲苦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朝集京師元宗訪以漕事耀卿條上便宜元宗初不省二十一年耀卿爲京兆尹京師雨水穀踊貴元宗將幸東都復問耀卿漕事耀卿因請罷陝陸運而置倉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輸粟於倉而去縣官雇舟以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輸其東倉而陸運以輸西倉復以舟漕以避三門之水險元宗以爲然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栢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元宗大悅拜耀卿爲黃門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轉運使以鄭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蕭炅爲副使益漕晉絳魏漢邢貝濟博之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備錢二十按唐書作四十萬緡是時

民久不罹兵革物力豐富朝廷用度亦廣不計道里之費而民之輸送所出水陸之直增以函鄜營窖之名民間傳言用斗錢運斗米其糜耗如此及耀卿罷相北運頗銀米歲至京師纔百萬石二十五年遂罷北運而崔希逸爲河南改運使歲運百八十萬石其後以太倉積粟有餘歲減漕數十萬石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砥柱爲門以通漕開其山顛爲輓路燒石沃醴而鑿之然棄石入河激水溢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其水漲以人輓舟而上天子疑之遣宦者按視齊物厚賂使者還言便齊物入爲鴻臚卿以長安令韋堅代之兼水陸運使堅治漢隋運渠起關門抵長安通山東租賦乃絕灑澆並渭而東至永豐倉與渭合又於長樂坡瀨苑墻鑿潭於望春樓下以聚漕舟堅因使諸舟各揭其郡名陳其土地所產寶貨諸奇物於楸上先時民間唱俚歌曰得休紇那邪其後得寶符於桃林於是陝縣尉崔成甫更得休歌爲得寶宏農野堅命舟人爲吳楚服大笠廣袖芒履以歌之成甫又廣之爲歌辭十闕自衣闕後綠衣錦半臂紅抹額立第一船爲號頭以唱集兩縣婦女百餘人鮮服靚粧鳴鼓吹笛以和之舳舻以次輾樓下天子望見大悅賜其潭名曰廣運潭是歲漕山東粟四百萬石自裴耀卿言漕事進用者常兼轉運之職而韋堅爲最初耀卿興漕路請罷陸運而不果廢自景雲中陸運北路分八遞雇民車牛以載開元初河南尹李傑爲水陸運使運米歲二百五十萬石

而八遞用車千八百乘耀卿罷久之河南尹裴迴以八遞傷牛乃爲交場兩遞濱水處爲宿場分官總之自龍門東山抵天津橋爲石堰以遏水其後大盜起而天下墮矣肅宗末年史朝義兵分出宋州淮運於是阻絕租庸鹽鐵沂漢江而上河南尹劉晏爲戶部侍郎兼句常度支轉運鹽鐵鑄錢使江淮粟帛絲繭漢越商於以輸京師及代宗出陝州關中空窘於是盛轉輸以給用廣德二年廢句常度支使以劉晏領東都河南淮西江南東西轉運租庸鑄錢鹽鐵轉輸至上都度支所領諸道租庸觀察使凡漕事亦皆決於晏晏卽鹽利雇傭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繇潤州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繇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爲歇艍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爲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堰關船米斗減錢九十調巴蜀襄漢麻棗竹篾爲綯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棄者未十年人人習河險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江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輕貨自揚子至汴州每駄費錢二千二百減九百歲省十餘萬緡又分官吏主丹陽湖禁引溉自是河漕不涸大厯八年以關內豐穰減漕十萬石度支和糴以優農晏自天寶末掌出納監歲運知左右藏主財穀三十餘年矣及楊炎爲相以舊惡罷晏轉運使復歸度支凡江淮漕米以庫部郎中崔河圖主之及田悅李惟岳李納梁崇義拒命舉天下兵討之諸軍仰給京師而李納田悅兵守渦口梁崇義搃襄鄧南北漕引皆絕

京師大恐江淮水陸轉運使杜佑以秦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絕蔡河至陳州而合自隋鑿汴河官漕不通若導流培岸功用甚寡疏雞鳴岡首尾可以通舟陸行纔四十里則江湖黔中嶺南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繇白沙趣東關歷潁蔡涉汴抵東都無濁河沂淮之阻減故道二千餘里會李納將李洧以徐州歸命淮路通而止戶部侍郎趙贊又以錢貨出淮迂緩分置汴州東西水陸運兩稅鹽鐵使以度支總大綱貞元初關輔宿兵米斗千錢太倉供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釀酒以飛龍駝負永豐倉米給禁軍陸運牛死殆盡德宗以給事中崔造敢言爲能立事用爲相造以江吳素嫉錢穀諸使頴利罔上乃奏諸道觀察使刺使選官部送兩稅至京師廢諸道水陸轉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以度支鹽鐵歸尙書省宰相分判六尙書事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侍郎吉中孚判度支諸道兩稅增江淮之運浙江東西歲運米七十五萬石復以兩稅易米百萬石江西湖南鄂岳福建嶺南米亦百二十萬石詔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淮南節度使杜亞運至東西渭橋倉諸道有鹽鐵處復置巡院歲終宰相計課最佳造厚元琇而韓滉方領轉運奏國漕不可改帝亦雅器滉復以爲江淮轉運使元琇嫉其剛不可共事因有隙琇稱疾罷而滉爲度支諸道鹽鐵轉運使於是崔造亦罷滉遂劾琇常餽米淄青河中而李納懷光倚以構叛貶琇雷州司戶參軍尋賜死是時汴宋節度使春夏遣官監汴水察盜灌漑者歲漕經底柱覆者幾半河中有山號米堆運舟入三門雇平陸人爲門匠執標指麾一舟百日乃能上諺曰古無門匠募謂皆溺死

也陝鏡觀察使李泌益雲集津倉山西運爲運道屬于三門倉治上路以迴空車費錢五萬緡下路減半又爲入渭船方五板輸東渭橋太倉米至凡百三十萬石遂罷南路陸運其後諸道鹽鐵轉運使張滂復置江淮巡院及浙西觀察使李錡領使江淮堰埭隸浙西者增私路小堰之稅以副使潘孟陽王上都留後李異爲諸道轉運鹽鐵使以堰埭歸鹽鐵使罷其增置者自劉晏後江淮米至渭橋寢減矣至異乃復如晏之多初揚州疏太子港陳登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輒復堰塞淮南節度使杜亞乃濬渠蜀岡疏句城湖愛敬陂起隄貫城以通大舟河益庫水下走淮夏則舟不得前節度使李吉甫築平津堰以洩有餘防不足漕流遂通然漕益少江淮米至渭橋者纔二十萬斛諸道鹽鐵轉運使盧坦繹以備一歲之費省冗職八十員自江以南補署皆剽屬院監而漕米亡耗於路頗多刑部侍郎郁王播代坦建議米至渭橋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其後判度支皇甫鏞議萬斛亡三百斛者償之千七百斛者流塞下過者死盜十斛者流三十斛者死而覆船敗輓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挾爲姦榜笞號苦之聲聞于道路禁錮連歲赦下而獄死者不可勝數其後貸死刑流天德五城人不畏法運米至者十七七八鹽鐵轉運使柳公綽請如王播議加重刑太和初歲旱河涸培沙而進米多耗抵死甚眾不待覆奏秦漢時故漕輿成堰東達永豐倉咸陽縣令韓遵請疏之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可以罷車輓之勞宰相李固言以爲非時文宗曰苟利於人陰陽拘忌非朕所顧也議遂決堰成罷輓車之牛以供農耕關中賴其利故事州縣官充綱送輕貨四萬書上考開

成初爲長定綱州擇清強官送兩稅至十萬運一官往來十年者授縣令江淮錢積河陰轉輸歲費十七萬餘緡行綱多以盜抵死判度支王彥威置縣遞郡畜萬三千三百乘使路傍民養以取備日役一驛省費甚博而宰相亦以長定綱命官不以材江淮大州歲授官者十餘人乃罷長定綱送五萬者書上考七萬者減一選五十萬減三選而已及戶部侍郎裴休爲使以河瀕縣令董漕事自江達渭運米四十萬石居三歲米至渭橋百二十萬石凡漕達于京師而足國用者大略如此其他州縣方鎮漕以自資或兵所征行轉運以給一時之用者皆不足紀

唐書食貨志

武德八年水部郎中姜行本請於隴州開五節堰引水通運許之神龍三年滄州刺史姜師度於薊州之北漲水爲溝以備奚契丹之寇又約舊渠傍海穿漕號爲平虜渠以避海難運糧開元二年河南尹李傑奏汴州東有梁公堰年久堰破江淮漕運不通發汴鄭丁夫以濬之省功速就公私深以爲利十五年令將作大匠范安及檢行鄭州河口斗門先是洛陽人劉宗器上言請塞汜水舊汴河口於下流築澤界開梁公堰置斗門以通淮汴擢拜左衛率府胄曹至是新漕塞行舟不通貶宗器焉安及遂發河南府懷鄭汴滑三萬人疏決兼舊河口旬日而畢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事條曰江南戶口稍廣倉庫所資惟出租庸更無征防緣水陸遙遠轉運艱辛功力雖勞倉儲不益竊見每州所送租及庸調等本州正二月上道至揚州入斗門卽逢水淺已有阻礙須留一月已上至四月已後始渡淮入汴多屬汴河乾淺又般運停留至六七月始至河口卽逢黃河水漲不得入

河又須停一兩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卽漕路乾淺船艘隘關船載停滯備極艱辛計從江南至東都停滯日多得行日少糧食既皆不足欠折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習河水皆轉顧河師水手更爲損費伏見國家舊法往代成規擇制便宜以垂長久河口元置武牢倉江南船不入黃河卽於倉內便貯鞏縣置洛口倉從黃河不入漕洛及於倉內安置爰及河陽倉栢崖倉太原倉永豐倉渭南倉節級取便例皆如此水通則隨近運轉不通卽且納在倉不滯遠船不憂久耗比於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今若且置武牢洛口等倉江南船至河口卽却還本州更得其船充運并取所減脚錢更運江淮變造義倉每年剩得一二百萬石卽望數年之外倉廩轉加其江淮義倉下濕不堪久貯若無船可運三兩年色變卽給貨費散公私無益疏奏不省至二十一年耀卿爲京兆尹京師雨水害稼穀價踊貴元宗以問耀卿奏稱昔貞觀永徽之際祿廩未廣每歲轉運不過二十萬石便足今國用漸廣漕運數倍猶不能支從都至陝河路艱險旣用陸運無由廣致若能兼河漕變陸爲水則所支有餘動盈萬計且江南租船候水始進吳人不便漕輒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旣淹遂生竊盜臣望於河口置一倉納江東租米便放船歸從河口卽分入河洛官自雇船載運三門之東置一倉三門旣水險卽於河岸開山車運十數里三門之西又置一倉每運至倉卽般下貯納水通卽運水細便止自太原倉汜河更無停留所省鉅萬前漢都關中年月稍久及隋亦在京師緣河皆有舊倉所有國用常贍上深然其言至二十二年置河陰縣及河陰倉河西栢崖倉三門東集津倉三門

西鹽倉開三門山十八里以避湍險自江淮而沂鴻溝悉納河陰倉自河陰送納含嘉倉又送納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于渭以實關中上大悅尋以耀卿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江淮河南轉運都使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陸運之傭四十萬貫舊制東都含嘉倉積江淮之米載以大輿而西至于陝三百里率兩斛計傭錢十此耀卿所省之數也明年耀卿拜侍中而蕭昺代焉二十五年運米一百萬石實應元年朝議以寇盜未戢關東漕運宜有倚辦遂以通州刺史劉晏爲戶部侍郎京兆尹度支鹽鐵轉運使鹽鐵兼漕運自晏始也二年拜吏部尚書同平章事依前充使晏始以鹽利爲漕備自江淮至渭橋率十萬斛備七千緡補綱吏督之不發丁男不勞郡縣蓋自古未有也自此歲運米數千萬石自淮北列置巡院搜擇能吏以主之廣牢盆以來商賈凡所制置皆自晏始大曆十四年天下財賦皆以晏掌之建中初宰相楊炎用事尤惡劉晏炎乃奪其權詔曰朕以徵稅多門郡邑凋耗聽于羣議思有變更將致時雍宜遵古制其江淮米準旨轉運入京者及諸軍糧儲宜令庫部郎中崔河圖權領之今年夏稅以前諸道財賦多輸京者及鹽鐵財貨委江州刺史包佶權領之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委中書門下簡兩司郎官準格式條理尋貶晏爲忠州刺史晏旣罷黜天下錢穀歸尙書省旣而出納無所統乃復置使領之炎尋殺晏于忠州自兵興以來凶荒相屬京師米斛萬錢官厨無兼時之貧百姓在畿甸者拔穀按穗以供禁軍泊晏掌國計復江淮轉運之制歲入米數十萬斛以濟關中代第五琦領鹽務其法益密初年入錢六十萬季年則

十倍其初大厯未通天下之財而計其所入總一千二百萬貫而鹽利過半李靈耀之亂河南皆爲盜據不奉法制賦稅不上供州縣益減晏以羨餘相補人不加賦所入仍舊議者稱之貞元五年度支轉運鹽鐵奏比年自揚子運米皆分配緣路觀察使差長綱發遣運路既遠實爲勞人今請當使諸院自差綱節級般運以救邊食從之大中五年以戶部侍郎裴休爲鹽鐵轉運使明年八月以本官平章事依前判使始者漕米歲四十萬斛其能至渭倉者十不三四漕吏狡蠹敗濁百端官舟之沉多者歲至七十餘隻緣河姦犯大素晏法休使寮屬按之委河次縣令董之自江津達渭以四十萬斛之備計緡二十八萬悉使歸諸漕吏巡院胥吏無得侵牟舉之爲法凡十事奏之上大悅詔可其奏由是三歲漕米至渭濱集一百二十萬斛無升合沉棄焉

舊唐書食貨志

貞元初陸贄上奏言邦畿之稅給用不充東方歲運租米冒淮湖風浪之險沂河渭湍險之艱費多而益寡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煩費損故有用斗錢運斗米之言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慮者則曰每至秋成但令畿內和糴既易集事又足勸農何必轉輸徒耗財用臣以兩家之論互有短長各申偏執之懷俱昧變通之術若國家理安錢穀俱富烝黎蕃息力役靡施然後常以羨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適資貧人貞元之始巨盜初平太倉無兼月之儲關輔遇連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省脚錢至使郊畿煙火殆絕餒殍相望斯所謂觀近利而不防遠患者也近歲關輔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麥公儲委積足給數年農家猶苦穀賤今夏

江淮水潦漂損田苗米價倍貴流庸頗多闕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以勸稼穡江淮以穀貴民困宜減價糴米以救凶災今宜糴之處則無錢宜糴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所謂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米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入渭橋每斗船腳又約用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總當錢三百五十文其米既糴且陳尤爲京邑所賤據市司月估每斗只糴得錢三十七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今約計一年和糴之數可當轉運二年一斛轉運之資足以和糴五斛比較即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臣竊慮停運則舟船無用壞爛莫修倘遇凶災復須轉漕臨時鳩集理必淹遲臣今欲減所轉之數以實邊儲其江淮諸道運米至河陰河陰運米至太原倉太原運米至東渭橋來年各請停所運三之二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於水災州縣糴之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餼直六十九萬緡請令戶部先以二十萬緡付京兆令糴米以補渭橋倉之闕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糴十萬人一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糴之價其江淮米錢餼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絁綿以輪上都償先貸戶部錢如此則不擾一人無廢百事但於常用之內收其枉費之資百萬贏糧坐實邊鄙又有勸農振乏之利存乎其間矣

通考市糴考

咸通元年南蠻陷交趾徵諸道兵赴南嶺詔湖南水運自湘江至潯粟并江西水運以饋行營諸軍泝運艱難軍屯廣州乏食潤州人陳礪石誦闕言海船至福建往來大船一隻可致千石自福建不

一月至廣州得船數十艘便可得三五萬石勝於江西湖南溯流運糧又引劉裕海路進軍破盧循故事乃以礮石爲鹽鐵巡官往揚子縣專督海運於是軍不闕供元和十一年始置淮頰水運揚子等諸院其功比汴運較省實歷二年鹽鐵使王播奏開揚州古七里港通舊官河以濟運續通志食貨略

右漕運

武德元年京師及州縣皆有公廩田供公私之費其後以用度不足京官有俸賜而已諸司置公廩本錢以番官貿易取息計員多少爲月料永徽元年以天下租腳直爲京官俸料其後又薄斂一歲稅以高戶主之月收息給俸尋續以稅錢給之歲總十五萬二千七百二十緡一品月俸八千食料一千八百雜用一千二百二品月俸六千五百食料一千五百雜用一千三品月俸五千一百雜用九百四品月俸三千五百食料雜用七百五品月俸三千食料雜用六百六品月俸二千食料雜用四百七品月俸一千七百五十食料雜用三百五十八品月俸一千三百食料三百雜用二百五十九品月俸一千五十食料二百五十雜用二百行署月俸一百四十食料三十開府儀同三司特進光祿大夫同職事官公廩雜用不給員外官檢校判試知祿料食糧之半散官勳官衛官減四之一致仕五品以上給半祿解官充侍亦如之四夷宿衛同京官天下置公廩本錢以典史主之收贏十之七以供佐史以下不賦粟者常食餘爲百官俸料京兆河南府錢三百八十萬太原及四大都督府二百七十五萬中都督府上州二百四十二萬下都督中州一百五十四萬下州八十八萬京

兆河南府京縣一百四十三萬太原府京縣九十一萬三千京兆河南府畿縣八十二萬五千太原府畿縣諸州上縣七十七萬中縣五十五萬中下縣下縣二十八萬五千折衝上府二十萬中府減四之一下府十萬乾封元年京文武官視職事品給防閑庶僕百官俸出於租調運送之費甚廣公廩出舉典史有徹垣墉鬻田宅以免責者又以雜職供薪炭納直倍於正丁儀鳳三年王公以下率口出錢以充百官俸食光宅元年以京官八品九品俸薄詔八品歲給庶僕三人九品二人開元二十四年令百官防閑庶僕俸食雜用以月給之總稱月俸一品錢三萬一千二品二萬四千三品萬七千四品萬一千五百六十七五品九千二百六品五千三百七品四千一百八品二千四百七十五九品千九百一十七天寶初給員外郎料天下白直歲役丁十萬有詔罷之計數加稅以供用人皆以爲便自開元後置使甚眾每使各給雜錢宰相楊國忠身兼數官堂封外月給錢百萬幽州平盧節度使安祿山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兼使所給亦不下百萬十四載兩京九品以上月給俸加十之二同正員加十之一兵興權臣增領諸使月給厚俸比開元制祿數倍至德初以用物不足內外官不給料錢郡府縣官給半祿及白直品子課乾元年亦給外官半料及職田京官給手力課而已大歷二年權臣月俸有至九十萬者刺史亦至十萬楊綰常袞爲相增京官正員官及諸道觀察使都團練使副使以下料錢初檢校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月給錢十二萬至是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諸同正官從高而給之文官一千八百五十四員武官九百四十二員月俸二十六萬緡而

增給者居三之一建中三年復減百官料錢以助軍李泌爲相又增百官及畿內官月俸復置手力
資課歲給錢六十一萬六千餘緡文官千八百九十二員武官八百九十六員左右衛上將軍以下
又有六雜給一曰糴米二曰鹽三曰私馬四曰手力五曰隨身六曰春冬服私馬則有芻豆手力則
有資錢隨身則有糧米鹽春冬服則有布絹繩綢綿射身神策軍大將軍以下增以鞋比大厯置祿
又厚矣州縣官有手力雜給錢然俸最薄者也李泌以度支有兩稅錢鹽鐵使有筭權錢可以擬經
費中外給用每貫墊二十號戶部除栢錢復有關官俸料職田錢積戶部號戶部別貯錢御史中丞
專掌之皆以給京官歲費不及五十五萬緡京兆和糴度支給諸軍冬衣亦往往取之自李泌增百
官俸當時以爲不可朘削矣然有名存而職廢額去而俸在者宰相李吉甫建議減之遂爲常法唐
世百官俸錢會昌後不復增減今著其數太師太傅太保錢二百萬太尉司徒司空百六十萬侍中
百五十萬中書令門下中書侍郎左右僕射太子太師太保太傅百四十萬尙書御史大夫太子少
師少保少傅百萬節度使三十萬都防禦使副使監軍十五萬觀察使十萬左右丞侍郎散騎常侍
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祕書殿中內侍監御史中丞太常中正大理司農太府鴻臚太僕光祿
衛尉卿國子祭酒將作少府監太子賓客詹事諸府尹大都督府長史都團練使副使上州刺史八
萬太常宗正少卿太子左右庶子節度副使刺史知軍事七萬六軍統軍諸府少尹少監少卿國子
司業少詹事六萬五千左右衛金吾衛上將軍六軍大將軍六萬左右驍衛武衛威衛領軍衛監門

衛千牛衛上將軍上州別駕五萬五千郎中司天監太子左右諭德家令寺僕寺率更寺令親王傅
別敕判宮觀察團練判官掌書記上州長史司馬五萬左右衛金吾衛大將軍懷化大將軍諸府大
都督司錄參軍事緇赤縣令四萬五千員外郎起居郎通事舍人起居舍人著作郎內常侍侍御史
殿中侍御史太常宗正殿中祕書丞大理正國子博士京都宮苑總監監都水使者太子中舍中允
王府長史歸德將軍節度推官支使防禦判官上州錄事參軍事畿縣上縣令四萬懷化中郎將三
萬七千左右驍衛武衛威衛領軍衛監門衛千牛衛殿前左右射生軍神策軍大將軍左右衛金吾
衛將軍三萬六千補闕殿中侍御史諸府大都督府判官赤縣丞三萬五千懷化郎將三萬二千拾
遺司天少監六局奉御內常侍監察御史御史臺主簿太常博士陵署令大理司直中書主書門下
錄事太子贊善典內洗馬司議郎王府司馬驍衛武衛威衛領軍衛監門衛六軍射生神策軍將軍
歸德中郎將觀察防禦團練推官巡官鵠赤縣丞兩赤縣主簿尉上州功曹參軍以下上縣丞三萬
城門郎祕書郎著作佐郎六局直長十六衛六軍諸府十率府長史懷化司階畿縣丞鵠赤縣主簿
尉二萬五千歸德司階二萬二千五官正太常寺協律郎陵署丞諸寺監主簿國子太學廣文助教
都水監丞詹事府司直太子通事舍人文學三寺丞五局郎正府諮議參軍友讖縣上縣主簿尉二
萬懷化中候萬八千十六衛六軍十率府率副率中郎中郎將萬七千二百五十歸德中候萬七千
四門助教十六衛佐祕書省崇文引文館校書郎正字太常寺奉禮郎太祝郊社太樂鼓吹署令四門

助教京都宮苑總監副監九成宮總監監主事十六衛六軍衛佐尚書省都事萬六千十六衛六軍中候太子內率府千牛六千一百七十四內寺伯懷化司戈諸府大都督府參軍事文學博士錄事上州參軍事博士萬五千歸德司戈萬四千十六衛六軍十率府左右郎將親王府典軍副典軍萬三千八百司戈內率府備身僕寺進馬二千七百一十二符寶郎內謁者監九寺諸監詹事府丞太醫署令太學廣文四門博士中書門下主事太子文學侍醫諸府都督府醫博士法道兩赤縣錄事上州錄事市令萬三千懷化執戟長上萬一千門下省典儀侍御醫司天臺丞都水監主簿率府衛佐諸司主事御史臺主事萬二千司醫太醫署丞歸德執戟長上一萬醫佐大理寺評事太常宗正寺詹事府主簿寺監內侍省司天臺左右春坊詹事府錄事主事八千司階千牛備身左右七千九百九十京都園苑四面監監兩京諸市中尚武庫武成王廟署令王府掾屬主簿記室錄事參軍事七千司天臺主簿靈臺郎保章正上局署令七品陵廟令京都宮苑總監丞司竹溫泉監監太子內坊丞王府功曹以下參軍事親王國令公主邑司令六千奚官內僕內府局令司竹溫泉副監五千書算律學博士內謁者中局署令上局署丞五官畢壺正京都園苑四面監九成宮總監副監醫針博士醫監陵廟令司竹溫泉監丞太子藥藏局丞王府參軍事王國大農公主邑司丞四千獄丞國子監直講掌客司儀中局署丞監膳監作監事食醫尚輦進馬奉乘主乘典乘司庫司廩十六衛十率府錄事親勳翊府兵曹參軍事司天臺司辰司厯監候內坊典直宮教博士樂正醫正卜正按摩

呪禁卜博士針醫卜書算助教陵廟太樂鼓吹署丞京都園苑四面監九成宮總監丞諸總監主簿太子典膳內直典設宮門局丞三寺主簿親王國尉丞三千十六衛六軍十率府執戟長上左右中郎將二千八百五十

唐書食貨志

右百官俸料錢

至德二年宣諭使侍御史鄭叔清奏承前諸使下詔納錢物多給空名告身雖假以官賞其惠義猶未盡才能今皆量文武才藝兼情願穩便據條格擬同申奏聞便寫告身諸道士女道士僧尼如納錢請準敕迴授餘人并情願還俗授官勳邑號等亦聽如無人迴授及不願還俗者準法不合畜奴婢田宅資財既助國納錢不可更拘常格其所有資財能率十分納三分助國餘七分並任終身自蔭身歿之後亦任迴與近親又準敕納錢百千文與明經出身如曾受業粗通帖策修身慎行鄉曲所知者蠶減二十千文如先經舉送到省落第灼然有憑帖策不甚寥落者減五十千文若粗識文字者準元敕處分未曾讀學不識文字者加三十千應授職事官并勳階號及贈官等有合蔭子孫者如戶內兼蔭丁中三人以上免課役者加一百千文每加一丁中累加三十千文其商賈準在收稅如能據所有資財十分納四助軍者便與終身優復如於敕條外有悉以家產助國嘉其竭誠待以非次如先出身及官資並量資歷好惡各據本條格例節級優加擬授如七十以情願授致仕官者每色內量十分減二分錢

時屬歲寇內侮天下多虞軍用不充權爲此制尋卽停罷 通典食貨典通志同

右齋齋

武宗卽位廢浮屠法天下毀寺四千六百招提蘭若四萬籍僧尼爲民二十六萬五千人奴婢十五萬人田數千萬頃大秦穆護祇二千餘人上都東都每街留寺二每寺僧三十人諸道留僧以三等不過二十人腴田鬻錢送戶部中下田給寺家奴婢丁壯者爲兩稅戶人十畝以僧尼旣盡兩京悲田養病坊給寺田十頃諸州七頃主以耆壽

唐書食貨志

右廢浮屠法附

二十四史九通政典類要合編卷一百四十二

唐十四

禮儀篇目 吉禮事例 祭祀儀節 壇壝制度 神位次序
尊爵 玉幣 邊豆 簠 簋 鉶 牲牢 祝版 南北郊

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欲無限極禍亂生焉聖人懼其邪放於是作樂以和其性制禮以檢其情俾俯仰有容周旋中矩故肆覲之禮立則朝廷尊郊廟之禮立則人情肅冠婚之禮立則長幼序喪祭之禮立則孝慈著蒐狩之禮立則軍旅振享宴之禮立則君臣篤是知禮者品彙之璿衡人倫之繩墨失之者辱得之者榮造物以還不可須臾離也五帝之時斯爲治本類帝禋宗吉禮也遏音陶瓦凶禮也班瑞肆覲賓禮也誅苗殛鯀軍禮也釐降嬪虞嘉禮也故曰脩五禮五王堯舜之事也時代猶淳節文尙簡及周公相成王制五禮六樂各有典司其儀大備暨幽厲失道平王東遷周室浸微諸侯侮法男女失冠婚之節野鷹之刺興焉君臣廢朝會之期踐土之譏著矣墜則奢儉無算軍則狙詐不仁數百年間禮儀大壞雖仲尼自衛返魯而有定禮之言蓋舉周公之舊章無救魯邦之亂政仲尼之世禮教已亡遭秦燔煬遺文殆盡漢興叔孫通草定止習朝儀至於郊天祀地之文配祖禋宗之制拊石鳴球之備物介丘璧水之盛猷語則有之未遑措思及世宗禮重儒術屢訪賢良河間博洽古文大搜經籍有周舊典始得周官五篇士禮十七篇王又鳩集諸子之說爲禮書一百四十篇后倉一戴因而刪擇得四十九篇此曲臺集禮今之禮記是也然數百

載不見舊儀諸子所書止論其意百家縱胸臆之說五禮無著定之文故西漢一朝曲臺無刺郊上帝於甘泉祀后土於汾陰宗廟無定主樂懸缺金石巡狩非助華之典封禪異陶匏之音光武受命始詔儒官草定儀注經邦大典至是粗備漢末喪亂又淪沒焉而禘宏應仲遠王仲宣等掇拾遺散裁志條目而已東京舊典世莫得聞自晉至梁繼令條續鴻生鉅儒銳思綿絕江左學者髣髴可觀隋氏平陳賡區一統文帝命太常卿牛宏集南北儀注定五禮一百三十篇煬帝在廣陵一聚學徒修江都禮集餘是周漢之制僅有遺風神堯授禪未遑制作郊廟宴享悉用隋代舊儀太宗皇帝踐祚之初悉興文教乃詔中書令房元齡秘書監魏徵等禮官學士修改舊禮定著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六篇國恤五篇總一百三十八篇分爲一百卷元齡等始與禮官述議以爲月令禘祭唯祭天宗謂日月而下近代禘五天帝人帝五地極皆非古典今並除之又依禮有益於人則祀之神州者國之所託餘八州則義不相及近代通祭九州今除八州等八座唯祭皇地祇及神州以正祀典又漢建武中封禪用元封時故事封泰山於圓臺上四面皆立石闕並高五丈有方石再累藏玉牒書石檢十枚於四邊檢之東西各三南北各二外設石封高九尺上加石蓋周設石距十八如碑之狀去壇二步其下石附入地數尺今案封禪者本以成功告於上帝天道貴質故藉用稊稂以瓦甃此法不在經誥又乖醇素之道定議除之又案梁甫是梁陰何代設壇於山上乃乖處陰之義今定禪禮改壇位於山北又皇太子入學及太常行山陵天子大射

合朔陳五兵於太社農隲講武納皇后行六禮四孟月讀時令天子上陵朝廟養老於辟雍之禮皆周所闕凡增多二十九條餘並準依古禮旁求異代擇其善者而從之太宗稱善頒于內外行焉哀宗初議者以貞觀禮節文未盡又詔太尉長孫無忌中書令杜正倫李義府中書侍郎李友益黃門侍郎劉祥道許圜師太子賓客許敬宗太常少卿韋琨太學博士史道元符璽郎孔志約太常博士蕭楚才孫自覺賀紀等重加緝定勒成一百二十卷至顯慶二年奏上之增損舊禮并與令式參會改定高宗自爲之序時許敬宗李義府用事其所損益多涉希旨行用已後學者紛議以爲不及貞觀上元三年下詔令依貞觀年禮爲定儀鳳二年又詔顯慶新脩禮多有事不師古其五禮並依周禮行事自是禮司益無憑準每有大事皆參會古今禮文臨時撰定然貞觀顯慶二禮皆行用不廢時有太常卿裴明禮太常少卿韋萬石相次參掌其事又前後博士賀跋賀紀韋叔夏裴守眞等多所議定則天時以禮官不甚詳明特詔國子博士祝欽明及叔夏每有儀注皆令參定叔夏卒後博士唐紹專知禮儀博學詳練舊事議者以爲稱職先天二年紹爲給事中以講武失儀得罪被誅其後禮官張星王琇又以元日儀注乖失詔免官歸家學問開元十年詔國子司業韋綸爲禮儀使專掌五禮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岳上疏請改撰禮記削去舊文而以今事編之詔付集賢院學士詳議右丞張說奏曰禮記漢朝所編遂爲歷代不刊之典今去聖久遠恐難改易今之五禮儀注貞觀顯慶兩度所脩前後頗有不同其中或未折衷望與學士等更討論古今刪改行用制從之初令學士右散

騎常侍徐堅及左拾遺李銳太常博士施敬本等檢撰歷年不就銳卒後蕭嵩代爲集賢院學士始奏起居舍人王仲邱撰成一百五十卷名曰大唐開元禮二十年九月頒所司行用焉

舊唐書禮儀志

貞元中太常禮院脩撰王湮考次歷代郊廟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號而圖其壇屋陟降之序爲郊祀錄十卷元和十一年秘書郎修撰韋公肅又錄開元已後禮文損益爲禮闕新儀三十卷十三年太常博士王彥威爲曲臺新禮三十卷又採元和以來王公士民昏祭喪葬之禮爲續曲臺禮三十卷嗚呼考其文記可謂備矣以之施於貞觀開元之間亦可謂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而意不在焉此所謂禮樂爲虛名也哉

唐書禮樂志

右禮儀篇目

古禮大祀天地宗廟五帝及追尊之帝后中祀社稷日月星辰岳鎮海瀆帝社先蠶七祀文宣武成王及古帝王贈太子小祀司中司命司人司錄風伯雨師靈星山林川澤司寒馬祖先牧馬社馬步州縣之社稷釋奠而天子親祠者一十有四三歲一禘五歲一禘當其歲則舉其餘二十有二一歲之間不能編舉則有司攝事其非常祀者有時而行之而皇后皇太子歲行事者各一其餘皆有司行事凡歲之常祀二十有二至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昊天上帝于圓丘季秋大享于明堂臘蜡百神于南郊春分朝日于東郊秋分夕月于西郊夏至祭地祇于方丘孟冬祭神州地祇于北郊仲春仲秋上戊祭于太社立春立夏夏季夏之土王立秋立冬祀五帝于西郊孟春孟夏孟秋孟冬臘

李于太廟孟春吉亥享先農遂以耕籍唐書禮樂志

右吉禮事例

祭祀之節有六一曰卜日凡大祀中祀無常日者卜小祀則筮皆于太廟卜日前祀四十有五曰卜于廟南門之外布卜席闔西闕外太常卿立門東太卜正占者立門西卜正奠龜於席西首灼龜之具在龜北乃執龜立席東北向太卜令進受龜詣卿示高卿受視已令受龜少退俟命卿曰皇帝以某日祇祀於某令曰諾遂還席西向坐命龜曰假而太龜有常典投卜正負東扉坐作龜典令進受龜示卿卿受反之令復位東向占之不釋龜進告於卿曰某日從乃以龜還卜正凡卜日必舉初旬不吉卽繇中及下如初儀若筮日則卜正啓轅出策兼執之受命還席以轅擊策述命曰假爾太筮有常乃釋轅坐策執卦以示如卜儀小祀筮日則太卜令莅之日吉乃用遇廢務皆勿避二曰齋戒其別有三曰散齋曰致齋曰清齋大祀散齋四日致齋三日中祀散齋三日致齋二日小祀散齋二日致齋一日大祀前期七日太尉誓百官於尙書省曰某日祀某神祇于某所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於是乃齋皇帝散齋于別殿致齋其二日于太極殿一日于行宮前致齋一日尙舍奉御設御幄於太極殿西序及室內皆東向尙舍直長張帷於前楹下致齋之日質明諸衛勒所部屯門列仗晝漏上水一刻侍中版奏請中嚴諸衛之屬各督其隊入陳於殿庭通事舍人引文武五品以上袴褶陪位諸侍衛之官服其器服諸侍臣齋者結佩詣閣奉迎一刻侍中版奏外辦三刻皇帝服

袞冕結佩乘輿出自西房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即御座東向侍臣夾侍一刻頃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就齋室皇帝降座入室文武侍臣還本司陪位者以次出凡豫祀之官散齋理事如舊唯不弔喪問疾不作樂不判署刑殺文書不行刑罰不預穢惡致齋唯行祀事其祀官已齋而闕者攝其餘清齋一日三日陳設其別有五有侍事之次有卽事之位有門外之位有牲器之位有席神之位前祀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衛尉設文武侍臣之次於其前左右相向設祀官次於東壝之外道南從祀文官九品於其東東方南方朝集使又於其東蕃客又於其東重行異位北向西上介公鄴公於西壝之外道南武官九品於其西西方北方朝集使又於其西蕃客又於其西東上其喪聖侯若在朝位於文官三品下設陳饌幔於內壝東西門之外道北南向北門之外道東西向明日奉禮郎設御位於壇之東南西向望燎位當柴壇之北南向祀官公卿位於內壝東門之內道吉分獻之官於公卿之南執事者又於其後異位重行西向北上御史位於壇下一在東南西向一在西南東向奉禮郎位於樂縣東北贊者在南差退皆西向又設奉禮郎贊者位於燎壇東北西向皆北上協律郎位於壇上南陛之西東向太樂令位於北縣之間當壇北向從祀文官九品位於執事之南東方南方朝集使又於其南蕃客又於其南西向北上介公鄴公位於中壝西門之內道南武官九品又於其南西方北方朝集使又於其南蕃客又於其南東向北上所以卽而行事也又設祀官及從祀羣官位於東西壝門之外如設次所以省牲及祀之日將入而序立也設牲勝於東壝

之外當門西向蒼牲一居前又蒼牲一又青牲一在北少退南上次赤牲一次黃牲一白牲一玄牲一又赤牲一白牲一在南少退北上願儀令位於牲西南祝史陪其後皆北向請太祝位於牲東各當牲後祝史陪其後西向太常卿位於牲前少北御史位於其西皆南向又設酒尊之位上帝太尊著尊犧尊山壘各二在壇上東南隅北向象尊壺尊山壘各二在壇下南陛之東北向俱西上配帝著尊犧尊象尊山壘各二在壇上於上帝酒尊之東北向西上五帝日月各太尊二在第一等內官每陛間各象尊二在第二等中官每陛間各盞尊二在第三等外官每道間各概尊二於下壇衆星每道間各散尊二於內壇之外凡尊設於神座之左而右向尊皆加勺嘉五帝日月設御洗於午陛以上皆有坩以置爵也東南亞獻終獻同洗於卯陛之南皆北向壘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也分獻壘洗篚各於其方陛道之左內向執樽壘篚者各立於其後玉幣之篚於壇上下尊坩之所前祀一日晡後大史令郊社令各常服帥其屬升設昊天上帝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稟秸高祖神堯皇帝神座於東方西向席以莞五方帝日月於壇第一等青帝於東陛之北赤帝於南陛之東黃帝於南陛之西白帝於西陛之南黑帝於北陛之西大明於東陛之南夜明於西陛之北席皆以稟秸五星十二辰河漢及內官五十有五於第二等十有二陛之間各依其方席皆內向其內官有北辰座於東陛之北曜魄寶於北陛之西北斗於南陛之東天一太一皆在北斗之東五帝內座於曜魄寶之東皆差在前二十八宿及中宮一百五十有九於第三等其二十八宿及帝座七公日星帝席大角攝提

太徽太子明堂軒轅三台五車諸王月星織女建星天紀等一十有七皆差在前外官一百有五於內壇之內衆星三百六十於內壇之外各依方次十有二道之間席皆以莞若在宗廟則前享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廟東門之外道北南向守公設文武侍臣次於其後文左武右俱南向設諸享官九廟於孫於齋坊內道東近南西向北上文官九品又於其南東方南方蕃客又於其南西向北上介公鄴公於廟西門之外近南武官九品於其南西方北方蕃客又於其南東向北上前享一日奉禮即設御位於廟東南西向設享官公卿位於東門之內道南執事者位於其後西向北上御史位於廟堂之下一在東南西向一在西南東向令史各陪其後奉禮郎位於樂縣東北贊者一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協律郎位於廟堂上前楹之間近西東向太樂令位於北縣之間北向設從享之官位九廟子孫於享官公卿之南昭穆異位文官九品以上又於其南東方南方蕃客又於其南西向北上介公鄴公位於西門之內道南武官九品於其南少西西方北方蕃客又於其南東向北上設牲勝於東門之外如郊之位設尊彝之位於廟堂之上下每座筓彝一黃彝一犧尊象尊著尊山壘各二在堂上皆於神座之左獻祖太祖高祖高宗尊彝在前楹間北向懿祖太祖太宗中宗睿宗尊彝在戶外南向各有坩焉其壺尊二太尊二山壘四皆在堂下階間北向西上籩飴蓬豆在堂上俱東側階之北每座四籩居前四籩次之六登次之六鉶次之籩豆爲後皆以南爲上屈陳而下御洗在東階東南亞獻又於東南俱北向蠡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享日未明五刻大廟令服其服布

昭穆之座於戶外自西序以東獻祖太祖高祖高宗皆北廂南向懿祖太祖太宗中宗睿宗南廂北
向每座黼屨裳席粉純藻席畫純次席黼純左右凡四曰省牲器省牲之日午後十刻去壇二百步
所禁行人晡後二刻郊社令丞帥府史三人及齋郎以尊坩鬯洗篚鬯入設於位三刻謁者贊引各
引祀官公卿及牲皆就位謁者引司空贊引引御史入詣壇東陞升行掃除於上降行樂縣於下初
司空將升謁者引太常卿贊引引御史入詣壇東陞升視滌濯降就省牲位南向立廩犧令少前曰
請省牲太常卿省牲廩西令北面舉手曰臚諸太祝各循牲一匝西向舉手曰充諸太祝與廩犧令
以次牽牲詣廚授太官謁者引光祿卿詣廚省鼎鑊申視濯漑祀官御史省饌具乃還齋所祀日未
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各置於饌所遂烹牲其于廟亦如之五曰
奠玉帛祀日未明三刻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尊壘太祝以玉幣置於篚太官令帥進饌者
實諸籩豆簋蓋於饌幔未明二刻奉禮郎帥贊者先入就位贊者引御史博士諸太祝及令史祝史
與執事者入自東門壇南北向西上奉禮郎曰再拜贊者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執尊壘篚鬯者各
就位贊者引御史諸太祝升壇東陞陞御史一人太祝二人行掃除於上及第一等御史一人太祝七
人行掃除於下未明一刻謁者贊引各引羣臣就門外位太樂令帥工人二舞以次入文舞陳於縣
內武舞立於縣南謁者引司空入奉禮郎曰再拜司空再拜升自東陞行掃除於上降行樂縣於下
謁者贊引各引羣臣入就位初未明三刻諸衛列大駕仗衛侍中版奏請中嚴乘黃令進王輅於行

宮南門外南向未明一刻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裘冕乘輿以出皇帝升輅如初黃門侍郎奏請進
登至大次門外南向侍中請降輅皇帝降輅乘輿之次半刻頃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大次外當
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質明皇帝服大裘而冕博士引大常卿太常卿引皇帝至中壇門外殿中監
進大珪尙衣奉御又以鎮珪授殿中監以進皇帝搢大珪執鎮珪禮部尙書與進侍者從皇帝至版
位西向立太常卿前奏請再拜皇帝再拜奉禮郎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太常卿前曰有司謹
具請行事協律郎跪俛伏舉麾樂舞六成偃麾曼啟樂止太常卿前奏請再拜皇帝再拜奉禮郎曰
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諸太祝跪取玉幣於篚各立於尊所皇帝升壇自南陞北向立太祝以玉
幣授侍中東向以進皇帝搢鎮珪受之跪奠於昊天上帝俛伏與少退再拜立於西方東向太祝以
幣授侍中以進皇帝受幣跪奠於高祖神堯皇帝俛伏與拜降自南陞復于位皇帝將奠配帝之幣
謁者七人分引獻官奉玉幣俱進跪奠於諸神之位祝史齋郎助奠初衆官再拜祝史各奉毛血之
豆入各由其陞升諸太祝迎取於壇上奠之退立於尊所若宗廟曰晨裸享白未明四刻太廟令良
醴令各帥其屬入實尊壺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盪豆盪蠶未明三刻奉禮郎帥贊者先入就位贊
者引御史博士宮闈令太祝及令史祝史與執事者入自東門當階間北向西上奉禮郎曰再拜御
史以下皆再拜執尊壺篚者各就位贊者引御史諸太祝升自東階行掃除於堂上令史祝史行
掃除於下太廟令帥其屬陳瑞物太階之西上瑞爲前列次瑞次之下瑞爲後又陳伐國寶器亦如

之皆北向西上藉以席未明一刻陳饗輿於東階之東每室各二皆西向北上饗者引太廟令太祝
宮闈令帥內外執事者以饗輿升自東階入獻祖室開壇室太祝宮闈令奉神主各置於輿出置於
座次出懿祖以下神主如獻祖饗駕將至謁者贊者各引享官通事舍人分引從享羣臣九廟子
孫諸方客使皆就門外位饗駕至大次門外回輅南向將軍降立於輅右侍中請降輅皇帝降輅乘
輿之大次通次舍人引文武五品以上從享之官皆就門外位太樂令帥工人二舞入謁者引司空
入就位奉禮郎曰再拜司空再拜升自東階行掃除於堂上降行樂縣於下初司空行樂縣謁者贊
引各引享官通事舍人分引九廟子孫從享羣官諸方客使入就位皇帝停大次半刻頃侍中版奏
外辨皇帝出太常卿引皇帝至廟門外殿中監進鎮珪皇帝執鎮珪近侍者從入皇帝至版位西向
立太常卿前曰再拜皇帝再拜奉禮郎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太常卿前曰有司謹具請行事
協律郎舉應鼓祝樂舞九成偃麾受敵樂止太常卿曰再拜皇帝再拜奉禮郎曰衆官再拜在位者
皆再拜皇帝詣壘洗侍中跪取匱興沃水又跪取盤興承水皇帝搢珪盥手黃門侍郎跪取巾於匱
興以帨受巾跪奠於匱又取瓚於匱興以進皇帝受瓚侍中酌水奉盤皇帝洗瓚黃門侍郎授巾如
初皇帝拭瓚升自阼階就獻祖尊彝所執尊者舉尊侍中贊酌鬱酒進獻祖神座前北向跪以鬯裸
地奠之俛伏興少退北向再拜又就懿祖尊彝所執尊者舉尊侍中取瓚於玷以進皇帝受瓚侍中
贊酌鬱酒進懿祖神座前南向跪以鬯裸地奠之次裸太祖以下皆如懿祖皇帝降自阼階復于版
位初羣官已再拜祝史各奉毛血及肝膋之豆立於東門外齋郎奉爐炭蕭稷黍各立於其後以次

入自正門升自太階諸太祝各迎取毛血肝膋於階上進奠於神座前祝史退立於尊所齋郎奉爐炭置於神座之左其蕭稷黍各置於其下降自阼階以出諸太祝取肝膋燔於爐還尊所六曰進熟皇帝既升奠玉幣太官令帥進饌者奉饌各陳於內墻門外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昊天上帝之俎太官令引饌入門各至其陛祝史俱進跪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陛以出諸太祝迎饌於壇上司徒太官令俱降自東陛以出又進設外官衆星之饌皇帝詣壘洗盥手洗爵升壇自南陛司徒升自東陛立於尊所齋郎奏俎從升立於司徒後皇帝詣上帝尊所執尊者舉羣侍中贊酌汎齊進昊天上帝前北向跪奠爵興少退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右東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皇帝再拜詣醮帝酒尊所執尊者舉羣侍中取爵於坫以進皇帝受爵侍中贊酌汎齊進高祖神堯皇帝前東向跪奠興少退立太祝持版進於左北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曾孫開元神武皇帝臣某敢昭告于高祖神堯皇帝皇帝再拜進昊天上帝前北向立太祝各以爵酌上尊福酒合置一爵太祝持爵授侍中以進皇帝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俛伏興太祝各帥齋郎進俎太祝減神前胙肉共置一俎授司徒以進皇帝受以授左右皇帝跪取爵遂飲卒爵侍中進受虛爵復於坫皇帝俛伏興再拜降自南陛復于位文舞出武舞入初皇帝將復位謁者引太尉詣壘盥手洗匏爵自東陛升壇詣昊天上帝著尊所執尊者舉羣太尉酌醴齊進昊

天上帝前北向跪奠爵興再拜詣配帝犧尊所取爵於坫酌醴齊進高祖神堯皇帝前東向跪奠爵興再拜進昊天上帝前北向立詣太祝各以爵酌福酒各置一爵進于右西向立太尉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虛爵復於坫太尉再拜降復位初太尉獻將畢謁者引光祿卿詣壘洗盥手洗匏爵升酌盞齊終獻如亞獻太尉將升獻謁者七人分引五方帝及大明夜明等獻官詣壘洗盥手洗匏爵各由其陞升酌汎齊進跪奠於神前初第一等獻官將升謁者五人次引獻官各詣壘洗盥洗各由其陞升壇詣第二等內官酒尊所酌汎齊以獻贊者四人次引獻官詣壘洗盥洗詣外官酒尊所酌清酒以獻贊者四人次引獻官詣壘洗盥洗詣衆星酒尊所酌昔酒以獻其祝史齋郎酌酒取奠皆如內官上下詣祝各進跪徹豆還尊所奉禮郎曰賜胙贊者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太常卿前奏請再拜皇帝再拜奉禮郎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作一成太常卿前奏請就望燎位皇帝就位南向立上下詣祝各執篚取玉幣祝版禮物以上齋郎以俎載牲醴稷黍飯及爵酒各由其陞降壇詣柴壇自南陞登以幣祝版饋物置於柴上戶內諸祝又以內官以下禮幣皆從燎奉禮郎曰可燎東西面各六人以炬燎火半柴太常卿前曰禮畢皇帝還大次出中壇門殿中監前受鎮珪以授尙衣奉御殿中監又前受大珪皇帝入次謁者贊引各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祀羣官諸方客使以次出贊者引御史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奉禮郎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出工人一舞以次出若宗廟曰饋食皇帝既升裸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於東門之外西向南上謁

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獻祖之俎太官引饌入自正門至于太階祝史俱進徹毛血之豆降自
阼階以出諸太祝迎饌於階上設之乃取蕭稷黍播於脂燔於爐太常卿引皇帝詣疊洗盥手洗爵
升自阼階詣獻祖尊彝所執尊者舉鬯侍中贊酌汎齊進獻祖前北向跪奠爵又詣尊所侍中取爵
於坩以進酌汎齊進神前北向跪奠爵退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右東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
朔日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某敢昭告于獻祖宣皇帝祖妣宣莊皇后張氏皇帝再拜又再拜奠詣
懿祖尊彝酌汎齊進神前南向跪奠爵少西俛伏興又酌汎齊進神前南向跪爵少東退立祝史西
而跪讀祝文皇帝再拜又再拜次奠太祖代祖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皆如懿祖乃詣東序西向
立司徒升自阼階立於前楹間北面東上諸太祝各以爵酌上尊福酒合置一爵太祝持爵授侍中
以進皇帝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俛伏興諸太祝各帥齋郎進俎太祝減神前三牲胙肉共置
一俎上以黍稷飯共置一遵授司徒以進太祝又以胙肉授司徒以進皇帝每受以授左右乃跪取
爵飲卒爵侍中進受虛爵以授太祝復於坩皇帝降自阼階復于版位文舞出武舞入初皇帝將復
位太尉詣疊洗盥手洗爵升自阼階詣獻祖尊彝所酌醴齊進神前北向跪奠爵少東興再拜又取
爵於坩酌醴齊進神前北向跪奠爵少西北向再拜次奠懿祖太祖代祖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
如獻祖乃詣東序西向立諸太祝各以爵酌福酒合置一爵太祝持爵進於左北向立太尉再拜受
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於坩太尉興再拜復于位初太尉獻將畢謁者引光祿卿詣疊

洗盥洗升酌盞齊終獻如亞獻諸太祝各進徹豆還尊所奉禮部曰賜胙贊者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太常卿前奏請再拜皇帝再拜奉禮部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一成止太常卿前曰禮畢皇帝出門殿中監前受鎮珪通事舍人謁者贊引各引享官九廟子孫及從享羣官諸方客使以次出贊引御史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奉禮部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以出工人二舞以次出太廟令與太祝宮闈令帥醫輿升納神主其祝版燔於齋坊

唐書禮樂志

右祭祀儀節

凡壇塙略依古四成而成高八尺一寸下成廣二十丈而五減之至于五丈而十有二陸者圓丘也八觚三成成高四尺上廣十有六步設八陸上陸廣八尺中陸一丈下陸丈有二尺者方丘也高廣皆四丈者神州之壇也其廣皆四丈而高八尺者青帝七尺者赤帝五尺者黃帝九尺者白帝六尺者黑帝之壇也廣四丈高八尺者朝日之壇也爲坎深三尺縱廣四丈壇於其中高一尺方廣四丈者夕月之壇也廣五丈以五土爲之者社稷之壇也高尺廣丈蜡壇也高五尺周四十步者先農先蠶之壇也其高皆三尺廣皆丈者小祀之壇也嶽鎮海瀆祭於其廟無廟則爲之壇於坎廣一丈四向爲陸者海瀆之壇也廣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出陸者古帝王之壇也廣一丈高一丈二尺戶方六尺者大祀之燎壇也廣八尺高一丈戶方三尺者中祀之燎壇也廣五尺戶方二尺者小祀之燎壇也皆開上南出瘞坎皆在內壝之外壬地南出陸方深足容物此壇塙之制也

唐書禮樂志

右壇場制度

凡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高祖神堯皇帝配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白方黑帝汁光紀及大明夜明在壇之第一等天皇大帝北辰北斗天一太一紫微五帝座並差在行位前餘內官諸座及五星十二辰河漢四十九座在第二等十有二陛之一間中官市垣帝座七公日星帝席大角攝提太微五帝太子明堂軒轅三台五車諸王月星織女建星天紀十七座及二十八宿差在前列其餘中官一百四十二座皆在第三等十二陛之間外官一百五在內壇之內衆星三百六十在內壇之外正月上辛祀穀祀昊天上帝以高祖神堯皇帝配五帝在四方之陛孟夏雩祀昊天上帝以太宗文武聖皇帝配五方帝在第一等五帝在第二等五官在壇下之東南季秋祀昊天上帝以睿宗大聖真皇帝配五方帝在五室五帝各在其左右五官在庭各依其方立春祀青帝以太皞氏配歲星三辰在壇下之東北七宿在西北句芒在東南立夏祀赤帝以神農氏配熒惑三辰七宿祀融氏之位如青帝季夏土王之日祀黃帝以軒轅氏配鎮星后土氏之位如赤帝立秋祀白帝以少昊氏配太白三辰七宿蓐收之位如赤帝立冬祀黑帝以顓頊氏配辰星三辰七宿元冥氏之位如白帝蜡祭百神大明夜明在壇上神農伊耆各在其壇上后稷在壇東五官田畷各在其方五星十二次二十八宿五方之岳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井泉各在其方之壇龍鱗朱鳥騶虞元武麟羽羸毛介水壩坊郵表嘏於菟菑各在其方壇之後夏至

祭皇地祇以高祖配五方之岳鎮海瀆原隰丘陵墳衍在內地之內各居其方而中岳以下在西南
孟冬祭神州地祇以太宗配社以后土稷以后稷配吉亥祭神農以后稷配而朝日夕月無配席尊
者以稷秸卑者以莞此神位之序也

唐書禮樂志
並見禮唐書

右神位次序

凡祀以太尊實汎齊著尊實醴齊犧尊實益齊山壘實酒皆二以象尊實醴齊壺尊實汎齊皆一山
壘實酒四以祀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地祇以著尊實汎齊犧尊實醴齊象尊實益齊山壘實酒皆
二以祀配帝以著尊二實醴齊以祀內官以犧尊一實益齊以祀中官以象尊二實醴齊以祀外官
以壺尊二實昔酒以祀衆星日月以上皆有拈迺氣五方帝五人帝以六尊惟山壘皆減上帝之半
五方帝大享於明堂太尊著尊犧尊山壘各二五方帝從祀於圓丘以太尊實汎齊皆二五人帝從
享於明堂以著尊實醴齊皆一日月以太尊實醴齊著尊實益齊皆二以山壘實酒一後祀於圓丘
以太尊二實汎齊神州地祇從祀於方丘以太尊二實汎齊五官五星三辰后稷以象尊實醴齊七
宿以壺尊實汎齊皆二蜡祭神農伊耆氏以著尊皆一實益齊田峻龍鱗朱鳥騶虞元武以壺尊實
汎齊鱗羽羸毛介邱陵墓衍原隰井泉水塘坊郵表嘷虎貓昆蟲以散尊實汎酒皆二嶽鎮海瀆以
山尊實醴齊山林川澤以履尊實汎齊皆二伊耆氏以上皆有拈太社以太壘實醴齊著尊實益齊
皆一山壘一太稷后稷氏亦如之其餘中祀皆以犧尊實醴齊象尊實益齊山壘實酒皆二小祀皆

以象尊一實醜齊宗廟祫享室以罍奠實明水黃彝實鬯皆一犧尊實汎齊象尊實醴齊著尊實益齊山罍實酒皆二設堂上壺尊實醜齊太尊實沈齊山罍實酒皆二設堂下禘享雞彝鳥彝一時享春夏室以雞彝鳥彝一秋冬以罍彝黃彝一皆有坩七祀及功臣配享以壺尊二實醜齊別廟之享春夏以雞彝實明水鳥彝實鬯皆一犧尊實醴齊象尊實益齊山罍實酒皆二秋冬以罍彝黃彝皆一著尊壺尊山罍皆二太子之廟以犧尊實醴齊象尊實益齊山罍實酒皆二凡祀五齊之上尊必皆實明水山罍之上尊必皆實明酒小祀之上尊亦實明水此尊爵之數也

唐書禮樂志并見舊唐書

右尊爵

凡冬至祀昊天上帝以蒼璧上辛明堂以四圭有邸與配帝之幣皆以蒼內官以下幣如方色皇地祇以黃琮與配帝之幣皆以黃青帝以青圭赤帝以赤璋黃帝以黃琮白帝以白琥黑帝以黑璜幣如其玉日以圭璧幣以青月以圭璧幣以白神州社稷以兩圭有邸幣以黑嶽鎮海濱以兩圭有邸幣如其方色神農之幣以赤伊耆以黑五星以方色先農之幣以青先蠶之幣以黑配坐皆如之它視幣皆以白其長丈八尺此玉幣之制也

唐書禮樂志

右玉幣

凡冬至祀圓丘昊天上帝配帝還十二豆十二簋一簋一瓿一俎一五方上帝大明夜還八豆八簋一盞一瓿一俎一五星十二辰河漢及內官中官還二豆二簋一盞一俎一外官衆星還豆簋瓿俎

各一正月上辛新穀圖丘昊天配帝五方帝如冬至孟夏雩祀圖丘昊天配帝五方帝如冬至五人
帝遵四豆四簋一簋一俎一五官遵二豆二簋一簋一俎一季秋大享明堂如雩祀立春祀青帝及
太昊氏遵豆皆十二簋一簋一俎一歲星三辰句芒七宿遵二豆二簋一簋一俎一其赤帝黃
帝白帝黑帝皆如之蜡祭百神大明夜明遵十豆十簋一簋一俎一神農伊耆遵豆各四簋簋
甗各一五星十二辰后稷五方田峻岳鎮海瀆二十八宿五方山林川澤遵豆各二簋簋俎各一丘
陵墳衍原隰龍鱗朱鳥白虎玄武鱗羽毛介於菟等遵豆各一簋簋俎各一又井泉遵豆各一簋簋
俎各一春分朝日秋分夕月遵十豆十簋一簋一俎一四時祭風師兩司靈星司中司命司人
司祿遵八豆八簋一簋一俎一夏至祭方丘皇地祇及配帝遵豆皆十二簋一簋一俎一神州
遵四豆四簋一簋一俎一其五嶽四鎮四海四瀆及五方山川林澤遵二豆二簋簋俎各一孟
冬祭神州及配帝遵豆皆十二簋一簋一俎一春秋祭太社太稷及配坐遵豆皆十簋一簋一
鉶三俎三四時祭馬祖馬社先牧馬步遵豆皆八簋一簋一俎一時享太廟每室遵豆皆十二簋二
簋二俎三鉶三俎三七祀遵二豆二簋一簋一俎二祫享功臣配享如七祀孟春祭帝社及配坐遵
豆皆十簋一簋二俎三鉶三俎三季春祭先蠶遵豆皆十簋一簋二俎三鉶三俎三孟冬祭司寒遵
豆皆八簋一簋一俎一春秋釋奠於孔宣父先聖先師遵豆十簋一簋一俎三鉶三俎三若從祀遵
豆皆二簋一簋一俎一春秋釋奠於齊太公留侯遵豆皆十簋二簋二俎三鉶三俎三仲春祭五龍

遷豆皆八簋一簋一四時祭五岳四鎮四海四瀆各遷豆十簋二簋二俎三三年祭先代帝王及配
坐遷豆皆十簋二簋二俎三州縣祭社稷先聖釋奠於先師遷豆皆八簋二簋二俎三遷以石鹽棗
魚棗栗榛菱芡之實鹿脯白餅黑餅糗餌粉養豆以菹菹醢醢菁菹鹿醢芹菹兔醢筍菹魚醢脾析
菹豚胎施食糝食中祀之遷無糗餌粉養豆無施食糝食小祀之遷無白餅黑餅豆無脾析菹豚胎
凡用皆四者遷以石鹽棗實栗黃鹿脯豆以芹菹兔醢菁菹鹿醢用皆二者遷以栗黃牛脯豆以葵
菹鹿醢用皆一者遷以牛脯豆以鹿醢用牛脯者迺以羊凡蕪蕪皆一者蕪以稷蕪以黍用皆二者
蕪以黍稷蕪以稻粱實甌以大羹鉶以肉羹此遷豆蕪蕪甌鉶之實也

唐書禮樂志
並見舊唐書

右遷豆蕪蕪甌鉶

凡祀昊天上帝蒼犢五方帝方色犢大明青犢夜明白犢神州地祇黑犢配帝之犢天以蒼地以黃
神州以黑皆一宗廟太社太稷帝社先蠶古帝王嶽鎮海瀆皆太牢社稷之牲以黑五官五星三辰
七宿皆少牢蜡祭神農氏伊耆氏少牢后稷及五方十二次五官五田峻五嶽四鎮海瀆日月方以
犢二星辰以降方皆少牢五井泉皆羊一非順成之方則闕風師雨師靈星司中司命司人司祿馬
祖先牧馬社馬步皆羊一司寒黑牲一凡牲在滌大祀九旬中祀三旬小祀一旬養而不卜無方色
用純必有副焉省牲而犢鳴兔之而用副禁其捶拊死則瘞之創病者請代犢告祈之牲不養凡祀
皆以其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力割牲祝史以豆歛毛血置饌所祭則奉之以入遂享

之肉載以俎皆升右胖體十一前節三肩臂膈後節二肱胙正脊一臠脊一橫脊一正爲一短脊
一代薦一皆並骨別祭用太牢者酒二斗脯一段醢四合用少牢者酒減半此唐書五牢之別也

禮樂志

右牲牢

凡祝版其長一尺一分廣八寸厚二分其木梓欸凡大祀中祀署版必拜皇帝親祠至大次郊社令以祝版進署受以出奠於圻宗廟則太廟令進之若有司攝事則進而御署皇帝北向再拜侍臣奉版郊社令受以出皇后親祠則郊社令預送內侍享前一日進署后北向再拜進侍奉以出授內侍送享所享白之平明女祝奠於圻此冊祝之制也唐書禮樂志

右祝版

武德初定令每歲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景帝配其壇在京城明德門外道東二里每祀則昊天上帝及配帝設位于平座藉用棗秸器用陶匏五方上帝日月內宮中官外官及衆星並皆從祀夏至祭皇地祇于方丘亦以景帝配其壇在宮城之北十四里每祀則地祇及配帝設位於壇上神州及五嶽四鎮四瀆四海五方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並皆從祀孟春辛日祇穀祀感帝于南郊元帝配孟冬祭神州於北郊景帝配貞觀初昭奉高祖配圓丘及明堂北郊之時元帝專配感帝自餘悉依武德顯慶二年禮部尚書許敬宗與禮官等奏議據祠令及新禮並用鄴元六天之議圓丘

祀昊天上帝南郊祭太微感帝明堂祭太微五帝謹按鄭元此義唯據緯書所說六天皆謂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屬穹蒼故注月令及周官皆謂圓丘所祭昊天上帝爲北辰星曜魄寶又說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及明堂嚴父配天皆爲太微五帝考其所說舛謬特深按周易云日月麗於天百穀草木麗於地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足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毛詩傳云元氣昊大則稱昊天遠視蒼蒼則稱蒼天此則蒼昊爲體不入星辰之例且天地各一是曰兩儀天尙無二焉得有六是以王肅羣儒咸駁此議又檢太史圓丘圖昊天上帝座外別有北辰座與鄭義不同得太史令李淳風等狀昊天上帝圖位在壇上北辰自在第二等與北斗並列爲星官內座之首不同鄭元據緯書所說此乃羲和所掌觀象制圖推步有微相沿不謬又按史記天官書等大微宮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五星所奉以其是人主之象故況之曰帝亦如房心爲天王之象豈是天乎周禮云兆五帝於四郊又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惟稱五帝皆不言天此太微之神本非穹昊之祭又孝經惟云郊祀后稷無別祀圓丘之文王肅等以爲郊卽圓丘圖丘卽郊猶王城京師異名同實符合經典其甚明而今從鄭說分爲兩祭圓丘之外別有南郊違棄正經理深未允且檢吏部式惟有南郊陪位更不別載圓丘式文旣遵王肅祠令仍行鄭義令式相乖理宜改革又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下文卽云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是上帝卽是明堂所祀正在配天而以爲但祭星官反違明義又按月令孟春之月祈穀於上帝左傳亦云凡祀啓蟄而郊而後耕故郊祀后稷以祈農

事然則啓蟄郊天自以祈穀謂爲感帝之祭事甚不經今請憲章姬孔考取王鄭四郊迎氣存太微五帝之祀南郊明堂廢緯書六天之義其方丘祭地之外別有神州謂之北郊分地爲二旣無典據理又不通亦請合爲一祀以符古義仍並條附式令永垂後則詔並可之遂附于禮令乾封初高宗東封週又詔依舊祀感帝及神州司禮少常伯敘處俊等奏曰顯慶新禮廢感帝之祀改爲祈穀昊天上帝以高祖太武皇帝配檢舊禮感帝以世祖元皇帝配今旣奉敕依舊復祈穀爲感帝以高祖太武皇帝配神州又高祖以新禮見配圓丘昊天上帝及方丘皇地祇若更配感帝神州便恐有乖古禮按禮記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殷人禘嚳而郊冥周人禘嚳而郊稷鄭元注云禘謂祭上帝於南郊又按三禮義宗云夏正郊天者王者各祭所出帝於南郊卽大傳所謂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此則禘須遠祖郊須始祖今若禘郊同用一祖恐於典禮無所據其神州十月祭者十月以陰用事故以此時祭之依檢更無故實按春秋啟蟄而郊鄭元注禮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又三禮義宗云祭神州法正月祀於北郊請依典禮以正月祭者請集奉常博士及司成博士等總議定奏聞其靈臺明堂檢舊禮用鄭元義仍祭五方帝新禮用王肅義又下詔依鄭元義祭五天帝其雩及明堂並準勅祭祀於是奉常博士陸遵楷張統師權無二許子儒等議稱北郊之月古無明文漢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咸和中議北郊同用正月然皆無指據武德來禮令卽用十月爲是陰用事故於時祭之請依舊十月致祭則天臨朝垂拱元年年有

司議圓丘方丘及南郊明堂嚴配之禮成均助教孔元義奏議曰謹按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明配尊大昊天是也物之大者莫若於天推父比天與之相配行孝之大莫過於此以明尊配之極也又易云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鄭注上帝天帝也故知昊天之祭合祖考並配請奉太宗文武聖皇帝高宗天皇大帝配昊天上帝於圓丘義符孝經周易之文也宗堯皇帝肇基王業應天順人請配感帝於南郊義符大傳文又祭法云祖文主而宗武王祖始也宗尊也所以名祭爲尊始者明一祭之中有此二義又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文王言祖而云宗者亦是通武王之義故明堂之祭配以祖考請奉太宗文武聖皇帝高宗天皇大帝配祭於明堂義符周易及祭法之文也太子右諭德沈伯儀曰謹按禮有虞氏禘皇帝而郊魯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皇帝而郊蘇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魯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魯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元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圓丘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伏尋嚴配之文於此最爲詳備虞夏則退顓頊而郊魯殷人則捨契而郊冥去取旣多前後乖次得禮之序莫尙於周禘魯郊稷不間於二王明堂宗祀始兼於兩配咸以文王父子殊別文王爲父上主五帝武王對父下配五神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嚴父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理未齊於配祭旣稱宗祀義獨主於尊嚴雖同兩祭終爲一主故孝經緯曰后稷爲天地主太王爲五帝宗也必若一神兩祭便則五祭

十祠薦獻頻繁神虧於數此則神無一主之道禮崇一配之義竊尋貞觀永徽共尊專配顯慶之後始創兼尊必以順古而行實謂從周爲美高祖神堯皇帝請配圓丘方澤太宗文武聖皇帝請配南郊北郊高宗天皇大帝德邁九皇功開萬寓制禮作樂告禋昇中率土共休普天同賴竊惟莫大之孝理當總配五天鳳閣舍人元萬頃范履冰等議曰伏惟高祖神堯皇帝鑿乾機象闢土闢基太宗文武聖皇帝紹統披元循機闡極高宗天皇大帝宏祖宗之大業廓文武之宏規三聖重光千年接巨神功叙德馨圖牒而難稱盛烈鴻猷超古今而莫擬豈徒錙銖堯舜標紙般周而已哉謹案見行禮昊天上帝等祠五所咸奉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帝兼配今議者引祭法周易孝經之文雖近稽古之辭殊失因心之旨但子之事父臣之事君孝以成志忠而順美竊以兼配之禮特稟先聖之懷爰取訓於前規遂申情於大孝詩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易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敬尋厥旨本合斯義今若遠摭遺文近乖成典拘常不變守滯莫通便是臣黜於君遽見郊丘之位下非於上虞遵弓劒之心豈所以申太后哀感之誠狗皇帝孝思之德慎終追遠良謂非宜嚴父配天寧當若是伏據見行禮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今既先配五祠理當依舊無改高宗天皇大帝齊尊曠曠等遂合樞闡三葉之宏基開萬代之鴻基重規疊矩在功烈而無差享帝郊天豈祀配之有別請奉高宗天皇大帝歷配五祠制從萬頃議自是郊丘諸祠皆以三祖配及則天革命天冊萬歲元年加號爲天冊金輪大聖皇帝親享南郊合祭天地以武氏始祖周文王追尊爲始祖文皇

帝后考應國公追尊爲無上孝明高皇帝亦以二祖同配如乾封之禮其後長安年又親享南郊合祭天地及諸郊丘並以配焉景龍二年親祀南郊初將定儀注國子祭酒祝欽明希旨上言后亦合助祭遂奏議曰謹按周禮天神曰祀地祇曰祭宗廟曰享又內司服職掌王后之六服凡祭祀供后之衣服又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據此諸文卽知皇后合助皇帝祀天神祭地祇明矣望請別修注祭儀注同進上令宰相與禮官議詳其事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建議云皇后南郊助祭於禮不合但欽明所執是祭宗廟禮非祭天地禮按漢魏晉宋及後魏齊梁隋等歷代史籍興王令主郊天祀地代有其禮史不闕書並不見皇后助祭之事又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高宗天皇大帝南郊祀天並無皇后助祭之禮尙書右僕射韋巨源又協同欽明之議上遂以皇后爲亞獻仍補大臣李曠等女爲齋娘執籩豆焉時十一月十三日乙丑冬至陰陽人盧雅侯藝等請奏促冬至就十二日甲子以爲吉會時右臺侍御史唐紹奏曰禮所以冬至侍圓丘於南郊夏至祭方澤於北郊者以其日行躔次極於南北之際也日北極當暑度循半日南極當暑度環周是日一陽又生爲天地交際之始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卽冬至卦象也一歲之內吉莫大焉甲子但爲六旬之首一年之內隔月常遇旣非大會暑運未周唯總六甲之辰助四時而成歲今欲避環周以取甲子是背大吉而就小吉也太史令傅孝忠奏曰準漏經南陸北陸並日校一分若用十二日卽欠一分未南極卽不得爲至上曰俗諺云冬至長於歲亦不可改竟依紹議以十三日乙丑祀圓丘太極

元年將有事南郊有司立議惟祭昊天上帝而不設皇地祇位諫議大夫賈胥上表曰微臣詳據典禮謂宜天地合祭謹按禮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饗夏后氏禘黃帝而郊蘇傳曰大祭曰禘然則郊之於廟俱有禘祭禘廟則祖宗之主俱合於太祖之廟禘郊則地祇羣望俱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皆有事而大祭異於常祀之義禮大傳曰不王不禘故知王者受命必行禘禮虞書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此則受命而行禘禮者也言格于文祖則餘廟之享可知矣言類于上帝則地祇之合可知矣且山川之祀皆屬於地羣望尙徧况地祇乎周官以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神祇以和邦國以諧萬人又凡六樂者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此則禘郊合天神地祇人鬼而祭之樂也三輔故事漢祭圓丘儀昊天上帝位正南面后去位兆亦南面而少東又東觀漢記云光武卽位爲壇於鄜之陽祭告天地採用元始故事二年於洛陽城南依鄜爲圓壇天地位其上皆南向西上按兩漢時自有后土及北郊祀而此已於圓丘設地位明是地祭之儀又春秋說云王者一歲七祭天地合食於四孟別於分至此復天地自常有同祭之義王肅云孔子言兆圓丘於南郊南郊卽圓丘圓丘卽南郊也又云祭天而地配此亦郊祀合祭之明說惟鄭康成不論禘當合祭而分昊天上帝爲一神專憑維文事非經見又其注大傳不王不禘義則云正歲之首祭感帝之精以其祖配注周官大司樂圓丘則引大傳五禘以爲冬至之祭通相矛盾未足可依伏爲陛下膺錄居尊繼文在曆自臨宸極未親郊祭今之南郊正當禘禮地固宜

合祀天地咸秩百神答受命之符彰致敬之道豈可不從盛禮同彼常郊使地祇無位未從禘享今請備設皇地祇并從祀等座則禮得稽古義合緣情然郊丘之祀國之大事或失其情精禋將闕臣術不通經識慙博古徒以昔謬禮職今忝諫曹正議是司敢陳忠議事有可採惟斷之聖慮制令宰臣召禮官詳議可否禮官國子祭酒褚无量國子司業郭山惲等咸請依會所奏時將親享北郊寢請會之表元宗卽位開元十一年親享圓丘時中書令張說爲禮儀使衛尉少卿韋縉爲副說建議請以高祖神堯皇帝配祭始罷三祖同配之禮寶應元年杜鴻漸爲太常卿禮儀使員外郎薛頴歸崇敬等議以神堯爲受命之主非始封之君不得爲太祖以配天地太祖景皇帝始受封於唐卽殷之契周之后稷也請以太祖景皇帝祀配天地告請宗廟亦太祖景皇帝酌獻諫議大夫黎幹議以太祖景皇帝非受命之君不合配享天地二年幹進議狀爲十詰十難曰集賢校理潤州別駕歸崇敬議狀及禮儀使判官水部員外郎薛頴等稱禘謂冬至祭天於圓丘周人則以遠祖帝嚳配今欲以景皇帝爲始祖配昊天於圓丘臣幹詰曰國語曰有虞氏夏后氏俱禘黃帝商人禘舜周人禘嚳俱不言祭昊天於圓丘一也詩商頌曰長發大禘也又不言祭昊天於圓丘二也詩周頌曰雍禘太祖也又不言祭昊天於圓丘三也禮記祭法曰有虞氏夏后氏俱禘黃帝般人周人俱禘嚳又不言祭昊天於圓丘四也禮記大傳工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不言祭昊天於圓丘五也爾雅釋文曰禘大祭也又不言祭昊天於圓丘六也家語云凡四代帝王之所郊皆以

配天也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也又不言祭昊天於圓丘七也盧植云禘祭名祿者帝也事尊明禘故曰禘又不言祭昊天於圓丘八也王肅云禘謂於五年大祭之時又不言祭昊天於圓丘九也郭璞云禘五年之大祭又不言祭昊天於圓丘十也臣幹謂禘是五年宗廟之大祭詩禮經傳文義昭然今略舉十詰以明之臣惟見禮記大傳商頌長發等三處鄭元注或稱祭昊天或云祭靈威仰臣精詳典籍更無以禘爲祭昊天於圓丘及郊祭天者審如禘是祭之最大則孔子說孝經爲萬代百王法稱周公大孝何不言禘祭帝魯於圓丘以配天而反言郊祀后稷以配天是以五經俱無其說聖人所以不言輕議大典亦何容易猶恐不悟今更作十難其一難曰周頌雍禘祭太祖也鄭元箋云禘大祭太祖文王也商頌云長發大禘也元又箋云大禘祭天也夫商周之頌其文互說或云禘太祖或云大禘俱是五年宗廟之大祭詳覽典籍更無異同惟鄭元箋長發乃稱是郊祭天詳玄之意因此商頌禘如大禘云大祭如春秋大事于太廟爾雅禘大祭雖云大祭亦是宗廟之祭可得便稱祭天乎若如所說大禘卽云郊祭天稱禘卽是祭宗廟又祭法說虞夏商周禘皇帝與魯大禘不王不禘禘上俱無大字元何因復稱祭天乎又長發文亦不歌魯與感生帝故知長發之禘而非禘魯及郊祭天明矣殷周五帝之大祭羣經衆史及鴻儒碩學自古立言著論序之詳矣俱無以禘爲祭天何祭周孔之法言獨取康成之小注便欲違經非聖經亂祀典謬哉其一難曰大傳稱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者此說王者則當禘其謂祭法虞夏殷

周禘黃帝及魯不王則不禘所當禘其祖之所自出謂虞夏出黃帝殷周出帝嚳以近祖配而祭之
自出之祖既無宗廟卽是自外至者故同之天地神祇以祖配而祀之自出之說非但於父在母亦
然左傳子產云陳則我周之自出此可得稱出於太微五帝乎故曰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
出以其祖配之謂也及諸侯之禘則降於王者不得祭自出之祖只及太祖而已故曰諸侯及其太
祖此之謂也鄭元錯亂分禘爲禘爲三注祭法云禘謂祭昊天於圓丘一也注左傳稱郊祭天以后
稷配靈威仰雩商頌又稱郊祭天二也注周頌云禘大祭大於四時之祭而小於禘太祖謂文王王
也禘是一祭元析之爲三顛倒錯亂皆率胸臆會無典據何足可憑其三難曰虞夏殷周以前禘祖
之所自出其義昭然自漢魏晉已遷千餘歲其禮遂闕又鄭元所說其言不經先儒棄之未會行用
愚以爲錯亂之義廢棄之注不足以正大典其四難曰所稱今三禮行於代者皆是鄭元之學請據
鄭學以明之曰雖云據鄭學今欲以景皇帝爲始祖之廟以配天復與鄭議相乖何者王制云天子
七廟元云此周禮也七廟者太祖及文武之祧與親廟四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據鄭
學夏不以蘇及顓頊昌意爲始祖昭然可知也而欲引稷契爲例其義又異是爰稽遠古洎今無以
人臣爲始祖者惟殷以契周以稷夫稷契者皆天子元妃之子感神而生昔帝嚳次妃簡狄有娥氏
之女吞元鳥之卵因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大功舜乃命契作司徒百姓既和遂封於商故詩曰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此之謂也后稷者其母有邰氏之女曰姜嫄爲帝嚳妃出野履巨

跡歆然有孕生稷稷長而勤於稼穡堯聞舉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大功舜封於郟號曰后稷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故詩曰履帝武敏歆居然生子卽有郟家室此之謂也舜禹有天下稷契在其間量功比德抑其次也舜投職則播百穀敷五教禹讓功則平水土宅百揆故國語曰聖人之制祀也功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契爲司徒而人輯睦稷勤百穀而死皆居前代祀典子孫有天下得不尊而祖之乎其五難曰旣遵鄭說小德配寡德以後稷只配一帝尙不德全配五帝今以景皇帝特配昊天於鄭義可乎其六難曰衆難臣云上帝典五帝一也所引春官祀天旅上帝祀夫旅四望旅訓衆則上帝是五帝臣曰不然旅雖訓衆出於爾雅及爲祭名春官訓陳注有明文若如所言旅上帝便成五帝則季氏旅於泰山可得便是四鎮耶其七難曰所云據鄭學則景皇帝親盡廟主合祧却欲配祭天地錯亂祖宗夫始祖者經綸草昧體大則天所以正元氣廣大萬物之宗尊以長至陽氣萌動之始日俱祀於南郊也夫萬物之始天也人之始祖也日之始至也掃地而祭質也器用陶匏性也牲用犢誠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至尊至質不敢同於先祖禮也故白虎通曰祭天歲一何天至尊至質事之不敢褻黷故因歲之陽氣始達而祭之今國家一歲四祭之黷莫大焉上帝五帝其祀遂闕怠亦甚矣黷與怠皆禮之失不可不知夫親有限祖有常聖人制禮君子不以情變易國家重光累聖歷祀百數豈不知景皇帝始封于唐當時通儒議功德德尊神堯克配彼太宗太宗以配上帝神有定主爲日已久今欲黜神堯配合樞紐以太宗配上帝則紫微五精上帝佐也

以子先父豈禮異乎非止神祇錯位亦以祖宗乖序何以上稱皇天祖宗之意哉若夫神堯之功大宗之德格于皇天上帝臣以爲郊祀宗祀無以加焉其八難曰欲以景皇帝爲始祖既非造我區寓經綸草昧之主故非夏始祖禹殷始祖契周始祖稷漢始祖高帝魏始祖武帝晉始祖宣帝國家始祖神堯皇帝同功比德而忽昇于宗祀圓丘之上爲昊天匹曾謂圓丘不如林放乎其九難曰昨所言魏文帝不以武帝操爲始祖晉武帝炎也擁天下之強兵挾漢魏之微主專制海內令行草偃以宣帝懿爲始祖者夫孟德仲達者皆人傑於道左名雖爲臣勢實凌君後主因之而業帝前王由服喪冕陳軒懸天子決事於私第公卿列拜曰所引商周魏晉旣不當矣則景皇帝不爲始祖明矣之而禪代子孫尊而祖之不亦可乎其十難塗炭則夏虞之勲不足多成帝業於數年之間則漢祖我神堯拔出羣雄之中廓清隋室拯生人於始祖則我唐以神堯爲始祖法夏則漢於義何嫌今欲之功不足比夏以大禹爲始祖漢以高帝爲斯曾無按據一何寡陋不愧于心不畏于天乎以前奉革皇天之祀易太祖之廟事之大者莫大於官以諫爲名以直見知以學見達不敢不罄竭以裨萬詔令諸司各據禮經定議者臣幹桑竊朝列與臣論難所難臣者以臣所見獨異莫不騰辭飛辯競一昨十四日具以議狀呈宰相宰相令朝臣典之疑滯子指傳之乖謬事皆歸根觸物不礙但臣言欲碎臣理鉗臣口剖析毫釐分別異同序墳引鄭學欲蕪祀典臣爲明辯迷而不復臣輒作十詰十有宗爾豈辯者之流也又歸崇敬薛頊等援難援據墳籍昭然可知庶郊禘事得其真嚴配不失其

序皇靈降祉天下蒙賴臣亦何故不踰鼎鑊謹敢聞達伏增悚越議奏不報至二年

按通考通典俱作永泰二年

春夏享事者云太祖景皇帝追封於唐高祖實受命之祖百神受職合依高祖今不得配享天地所以神不降福以致愆陽代宗疑之詔百寮會議太常博士獨孤及獻議曰禮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受命始封之君皆爲太祖繼太祖已下六廟則以親盡迭毀而太祖之廟雖百代不遷此五帝三王所以尊祖敬宗也故受命于神宗禹也而夏后氏祖顓頊而郊鯀繼禹黜夏湯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則明自古必以首封之君配昊天上帝唯漢氏崛起豐沛豐公太公無位無功不可以爲祖宗故漢以高皇帝爲太祖其先細微也非足爲後代法伏惟太祖景皇帝以柱國之任翼周弼魏肇啓王業建封于唐高祖因之以爲有天下之號天所命也亦如契之封商后稷之封邰禘郊祖宗之位宜在百代不遷之典郊祀太祖宗祀高祖猶周之祖文王而宗武王也今若以高祖創業當躋其祀是棄三代之令典尊漢氏之末制黜景皇帝之太業同豐公太公之不祀反古違道失孰大焉夫追尊景皇廟號太祖高祖太宗所以崇尊之禮也若配天之位既異則太祖之號宜廢祀之不修廟亦當毀尊祖報本之道其墜于地乎漢制擅議宗廟以大不敬論今武德貞觀憲章未改國家方將敬祀事和神人禘郊之間恐非所宜臣謹稽禮文參諸往制請仍舊典竟依歸崇敬等議以太祖配享天地貞元元年德宗親祀南郊有司進圖勅付禮官詳酌博士柳冕奏曰開元定禮垂之不刊天寶改作起自權制此皆方士謬妄之說非禮

典之文請一准開元禮從之六年十一月有事于南郊詔以皇太子爲亞獻親王爲終獻上問禮官亞獻終獻合受誓誠否吏部郎中柳冕曰準開元禮獻官前七日於內受誓誠辭云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今以皇太子爲亞獻請改舊辭云各揚其職肅奉常儀從之元和十五年將有事於南郊穆宗問禮官南郊卜日否禮院奏伏準禮令祠祭皆卜自天寶以後凡欲郊祀必先朝太清宮次日饗太廟又次日祀南郊相循至今並不卜日從之及明年正月南郊禮畢有司不設御榻上立受羣臣慶賀及御樓仗退百寮復不於樓前賀乃受賀於興下宮二者闕禮有司之過也

舊唐書禮儀志

開元三年左拾遺張九齡上表曰臣伏以天者百神之君而五者之所由受命也自古繼統之君必有郊配之義蓋以敬天之命以報所受故於郊義則不以德上末洽年穀不登凡事之故而闕其禮孝經云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成王幼冲周公居攝猶用其禮明不暫廢漢丞相匡衡亦云帝王之事莫重乎郊祀董仲舒又云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序且逆於禮故春秋非之陛下御極以來於今五載既光太平之業未行大報之禮竊考經傳義或未通况郊祀常典猶闕其儀有若怠於事天臣恐不可以訓伏望以迎至之日展燔柴之禮則聖朝典則可謂無遺矣二十一年詔夏日至祀皇地祇於方丘以高祖配立冬祭神州於北郊以太宗配天寶元年二月敕凡所祀享必在躬親其皇地祇宜就南郊合祭是月十八日親享元元皇帝於新廟十九日親享太廟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自後有事圖丘皆天地合祭若冊命大事告圖丘有司行事亦如之五載詔皇王之典聿修於百代

郊祭之義允屬於三靈聖人既因時以制宜王者亦緣情以革禮且尊莫大於天地禮莫崇於祖宗嚴配昭升豈宜異數今忝嘗之獻既著於常式南北之郊未展於時享自今已後每歲四時孟月先擇吉日祭昊天上帝其皇地祇合祭以次日祭九宮壇令宰臣行禮奠祭務崇觸潔稱朕意焉元和二年正月拜郊將及大禮陰氣凝閉浹旬不開羣有司慮降雪不克展禮宰臣議請改日上曰郊廟重事吾齋戒有日豈以將雨雪而廢乎洎至大禮方饗獻之次景物澄霽及饗興就次則微雪大駕將動則又止焉翌日御樓宣赦纔畢陰雲復結瑞雪盈尺衆情歡悅咸爲聖心昭感致焉

通考郊社考

右南北郊